

潮流

作者: 洪力

Powered by [紙言](#)

一 踌躇满志的新一届市委

一 踌躇满志的新一届市委

持续一周的党代会显得漫长而又让人备受煎熬，在差额选举的压力下，部分候选人一方面要遵守表面的选举纪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想尽办法争取选票。尽管这是一次党内的民主选举，但毕竟迈开了中原省隆中市民主选举的第一步。以往那种等额选举加领导事先关照的做法，从一开始就被代理书记郑国风否决了，先前的市委常委会上，常务副市长张国栋就曾暗示，如果差额选举把你这代书记选下去了怎么办，郑国风当即表态如果自己不当选，照样走人，决不搞做代表工作再重新选的丑剧。郑国风深知，以现在的民间舆论形势，再搞一个不痛不痒的党委换届选举，老百姓甚至连看党代会新闻的兴趣都没有，作为一个新的市委书记，他至少要让老百姓看到他与往届书记的不同，进而从他身上看到一点希望。

主持完新常委会的第一次会议后，郑国风总算长舒一口气，脚步轻快地回到市委招待所的家。当初刚来挂职副书记时，因市委大院的一帮老干部不肯搬走，偌大市委大院里居然找不到一套给副书记的房子，倒是郑国风本人主动要求住市委招待所，因他是个挂职干部，又是一个人，大家也没觉得特别不妥，就这样安排了。起先他自己也没打算在这个地方多留，以为两三年也就回北京了。招待所把一个贵宾套房改成客厅、卧室另加一个小书房的结构，在套房的走廊对面又留了一个小厨房和保姆房。市委办副主任孙淑珍把一个招待所的临时工亲戚安排给了郑国风做生活保姆，小姑娘叫唐婉蓉，大眼睛圆脸，皮肤也白，高挑匀称，乖巧很讨人喜欢。头一回见面，小姑娘喊他郑书记，郑国风觉得别扭，就对她说，我是副书记不是正书记。小姑娘忙笑着改口，那就叫您老板吧。郑国风一时也想不出其他的合适称呼，也就默认了。唐婉蓉做事勤快、人也聪明，很快熟悉了他的生活规律，洗衣做饭，端茶送水，郑国风渐渐也有了点家的感觉，起初小姑娘是在自己屋里吃饭，给他做个两菜一汤或三菜一汤，郑国风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菜，觉得浪费了可惜，就让小姑娘一道吃，并说美女陪着吃饭可以多吃点。唐婉蓉最初是红着脸坐到桌子上的，后来见郑国风很随和没官架子，虽然说话俏皮点，但她却是规规矩矩的，后来也就自然起来了。唐婉蓉下午打郑国风秘书李晓成的电话，李晓成说老板晚上没安排，她就准备了晚饭。

郑国风看桌子上多了两个菜，还摆了瓶红酒，就故意问：“这是有客人哪还是犒劳我呀？”

“庆祝新书记当选呗！”唐婉蓉兴奋的说，“外面的老百姓可在传了，说你是个办实事的人，又清廉，隆中有希望了。”

“我倒是想办点实事，就怕是愿望很好，能力有限，结果很差，最后卷铺盖走人。”郑国风自嘲道。

“我才不管你办不办什么事呢，反正我又可以跟着老板继续打工了。”唐婉蓉很满足眼下这份差事。

当初因为家中的经济原因，学习还不错的唐婉蓉连高考都放弃了。一方面是为了县城中学读高一的弟弟能继续读下去，因为弟弟的学习成绩比她好，又在县一中，能考个好大学；另一方面，她看到同乡有个学姐大学毕业竟然又回到村里当什么村官，而且还让那个花八万块钱买官的村支书使唤得团团转，让人觉得恶心，自己就觉得这个大学可上可不上了。

外面打工漂泊了几年，后来靠着舅妈那边的关系进了市委招待所，呆了一年多还是临时工。直到碰到郑国风，她的自认为苍白的人生才有了起色，先是转成了合同工，接着又去隆中师范读在职委培生。更为实惠的是，郑国风外出开会视察什么的，经常带回一些购物卡之类的丢给唐婉蓉，这让唐的实际工资翻了一翻还多。在给上大学的弟弟汇款时，她也逐渐大方起来，跟弟弟通电话时也不再重复要节约用钱之类的穷得酸酸的让自己都觉得反胃的话。时间一长，招待所有些人开始议论她和郑国风的关係，传到市委办公室时，市委办副主任孙淑珍很不屑的对办公室里人讲，瞧她走路，还是个姑娘呢！这话一传出去，招待所关于两个人的议论就少了很多。

唐婉蓉吃完饭后去了学校，郑国风一个人静静的泡在浴缸里，微微发烫的水以及水面上泛起的薄雾，使他如入梦乡般自然恬静，就这么光着身子躺在水里，他常常想起那句“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的佛家偈语。当年这个刚来北方科大的农村少年，从来没有奢望自己有朝一日做一方诸侯；然而命运的安排使他成了今天的市委书记，但是他并没有洋洋得意于自己在官场上的进步，面对这个乱象频出的国家局面，反而有一丝不安。

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四轮汽车的时代，而我们的国家治理还停留在两轮自行车时代。臃肿的官僚机构里养着一群傲慢而又目光短浅的政客，他们只知道玩弄权术、弄虚作假，整个社会被警察和军队维持着表面的和谐。而我们的上层建筑对于国家改革的认识还局限于小平时代经济领域的逐步放开，政治上依然是党绝对领导，党控制一切，不允许任何人提反对党的意见，否则就是跟中央不一致，会被扣上“妄议中央”的罪名。他们相信通过运动式的教育宣传可以让干部自律，而不是通过投票和监督来实现干部自律；他们沉湎于每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潮水般的掌声，沉湎于党报日报上通篇累牍的新闻报道，沉湎于自娱自乐式的人民群众满意度的调查……

隆中市地处中原省西南，东西两面都是崇山峻岭，市中心有一条隆阳河由南而北穿过整个市区。河东是老城区，是解放后慢慢发展起来的。街道狭小，居民小区不规则的簇拥在一起，中间还夹杂着解放前的几条青石板路，路两边是一些传统的手艺人小店铺，修锁配钥匙的、口腔拔牙的、配眼镜的、修补衣服的应有尽有。

河西是新城，九十年代设立经济开发区就在河西，政府为了鼓励居民搬到河西，还在河西配套了许多花园式住宅小区，后来又特地在隆阳河上修起了一座钢丝悬索大桥，两边的桥墩高耸几百米，成了隆中的标志性建筑。

最初的几年里，河东的居民为了节省过隆阳大桥的5元钱收费，就是不肯搬到河西，尽管当时河西的房价才两千出头，固执的河东原住居民就是宁要河东一张床不要河西一套房，毕竟隆中的商业中心还是在河东。十多年后，河西的房价已经涨到两万元一个平方，猛然觉醒的河东居民掂量着自己几千元的工资，一个个悔青了肠子。

虽然郑国风本人的仕途成长得益于党内选拔制度，但他并不想用这种方式来选拔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上的干部队伍。去年副市长赵雅兰发表在中原大学学报上的一篇博士论文，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文中对政府现在的治理模式进行了大胆的质疑：认为改革开放几十年来，重心始终在经济上，现在除了国有企业这个败家子的包袱没有甩开外，其他基本是市场经济模式下运行了，再深入改革的空间已经不大；现在应该把改革的重心移到政府职能上来，最重要的是党政分开，党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以往有了成绩是党的，出现失误是政府的，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政府不是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吗？还有就是政府职能部门交叉重叠太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应该大幅精简。

郑国风对这些深有体会，国企这一块就不必说了，他从一个技术员干到总经理，要不是把它当作自己的私人企业那样管理，那几万员工早就下岗喝西北风了！至于政府机构，他刚从国务院下属的权力机构出来，自己下面一个小处长就能傲慢到对一个副省长指手画脚，卡着人家几百亿的项目不放手，官僚的无知和傲慢可见一斑。

郑国风很想让这位想象力丰富的副市长与他搭档在隆中试行一些大的政府改革，但是现实情况是，等着接老市长班的是地方实力派选手常务副市长张国栋。张家是隆中的第一政治家族，现在位的最高领导是省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张治平，张氏家族在隆中担任的处级以上干部就有几十人，隆中民间笑称，张国栋跺跺脚，隆中要震三震。如何压一压张国栋，把自己心仪的美女副市长扶正，是他接下来一段时间里要费点心思的事。

当然，赵雅兰本人也不简单，她的公公是前任省委书记，现在还挂着省人大主任的衔，而她自己的爷爷是开国将军，虽然已经过世，但家族在北京也有着深厚人脉。郑国风的思路是不跟张国栋闹僵，挑起赵雅兰，借赵的力踹张国栋一脚，让他原地踏步或者平调他乡。当然，消除地方家族政治势力，

只是郑国风计划中治理隆中的一步棋，他计划中的事情很多，如打击地方非法豪绅，治理房地产市场，治理医疗教育的乱收费等等。这些事情虽然多，但处理起来并不太难，找主管部门能办点实事的人，召集几个业内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搞出几条既有针对性又可操作的条条框框，再认真推行一把，大致就能把事情办了。

最让他担心的是政府改革，面对这些既得利益者，使他想起小时候的捅马蜂窝，一竿子下去，马蜂窝虽然掉了，但一下子失去依靠急红眼的马蜂会冲着你拼命，结果往往是伤敌没几个，自己全身被蛰开了花。郑国风自忖不是个沽名钓誉者，也不是贪恋权力者，但是为了能点起政府改革这把火，并顺势烧起来，他必须尽量去找些支持，事情也要做得有点节奏。不管怎么说，他保住市委书记这位置是实现所有美好愿望的最基本前提。

常务副市长张国栋的心情很沉重，他本是信心满满的等着接市长的班的，然而自打前年来了郑国风，他心里就有了疙瘩。当时省城的叔叔告诉他，这个郑国风虽然有来头，但就是下来镀镀金，一两年就回北京了，跟他好好处，以后对你有帮助。张国栋虽然宽了点心，但还是小心翼翼的暗自打量着郑国风。他很快了解到，郑国风当过国企老总，后来直接就进了国务院，而且是实权部门的实职，据说是郑国风的妻家背景深厚。这让张国栋有点微微的看不起郑国风，搞半天也是沾老婆光的泥腿子，哪像自己出身世家。

张国栋从小集万千宠爱一身，虽不及北京的那帮公子哥显赫，但他自以为是、骄横跋扈的公子气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仗着老叔的影响，他甚至都不把前任市委书记放在眼里，当然这里也有前任市委书记得到他家不少经济关照的原因。

自从前任书记因经济原因倒台，郑国风代理书记后，张国栋显得有些不安和烦躁。他也曾经想在经济上把郑国风拉下水，但他的叔叔告诉他不行，郑国风当国企老总时是几百万的年薪，他的老婆担任大型基金经理数年，收入不在郑之下，估计他们夫妻的身家都有几千万。后来，张国栋请郑国风吃饭，故意拉了两个电视台美女主持作陪，郑国风却是话风流人不风流，应付过场。起初张国栋还以为郑国风是因为防着他才故意端着，后来时间一长，他发现郑是确实管住了自己。于是张国栋猜测，要么郑的身体有些问题，要么妻管严比较厉害。然而，不管怎么说，虽然没把郑国风拉下水，却也是跟他混了个称兄道弟，表面关系算是做足。

张国栋唯一担心的竞争对手是赵雅兰，这个从团省委过来的副市长，顶着个博士的帽子，在隆中这两年做得中规中矩，虽没什么亮眼的政绩，但民声颇佳。张国栋知道，赵雅兰家里有个出色的政治老师，加上她本人的勤奋，能力和见识自然是进步飞快。这个美女市长在一群男人当中，也算是应付自如。从小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练就了她跟男人打交道的本领，有时候她甚至主动拿郑国风开涮，而郑国风似乎也不反感，有时候还要打情骂俏式的回应几句。这让张国栋有些紧张，郑国风不好色，不代表他对赵雅兰没想法，两个孤男寡女在隆中，要是他们有些什么，自己的胜算可就小多了。不过这也只限于猜疑，他当然知道，郑国风就是这样没有所谓官架子的人，哪怕是扫地的阿姨跟他说话，他也会搭讪几句。但凡出身农村，后来从政的，大都象郑国风这样，因为他们骨子里就是农民，你硬是让他端起架子，他会像戴着镣铐般不自由。

副市长赵雅兰的家安在省城，这边市府给了一套三居室，位于隆中风景最好的雨山湖边的政府家属大院里，上班时她住在隆中，周末就回省城。因为隆中的教学质量好，有时儿子来隆中找老师辅导，她家先生也一道来度周末。虽说今天是周五，但因新常委会开晚了，只好第二天走。跟老公和儿子通过视频后，赵雅兰便一边看电视一边梳理自己的思绪，郑国风不露声色的把她带进了常委，并且暗示她更大的进步，一向淡定的她有些心潮起伏。

作为一个女人，她有着近乎完美的家。丈夫田维军是省建筑设计院院长，正局级。儿子乐乐上初中，小家伙无论是学习还是性格都令人满意，老师和同学也喜欢和他交朋友。身为公共管理学博士，赵雅兰的内心还是希望在政府管理上有些作为的。但是到隆中的三年里，除了开会和应酬，她这个副市长就只能做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露露脸，赚赚人气。更气人的是张国栋还不时盛气凌人的对她指手画脚的。

郑国风代理书记后，赵雅兰与他有过几次广泛而深入的交谈。在整个市委班子里，赵雅兰对郑国风有着充分的好感和信任。她知道，一个能把濒临倒闭的大型国企拉出泥潭的人，决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凭关系升迁的官僚。她常常想，一个在国企里大刀阔斧改革而又能获得成功的人，他该是怎样的权谋者和野心家，想象中该是个看上去城府极深的人，或者完全霸气外露的人，然而郑国风不是，他是个看上去淳朴而自然的乡村文化人，尽管拿过高薪，出过国喝过洋墨水，他身上没有一样称得上名牌的东西，穿着打扮更谈不上时髦。

郑国风对她始终是友好而尊重的，上次交谈中赵雅兰也就开门见山的提出，换一下分管领域。她现在分管的文化卫生这块，卫生局长是张国栋的堂姐夫，教育局长是他叔叔当年的秘书，他们对张国栋惟命是从，但却对赵雅兰阳奉阴违。赵雅兰在下面调研，发现了许多问题，也想了不少点子，可是就是实施不起来，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论文里实现她的改革设想。郑国风意味深长的回应她，你已经忍了三年，不妨再忍一段时间嘛，你以为换个分管领域就能展开工作？你就能保证其他人不跟张家有关系，即使不跟张家有关系，也可能跟其他领导有关系。隆中需要改变的是整个官场，不是你个人的分工。

接下来他们谈到了即将到来的市府换届，谈到了官员腐败，谈到了利益阶层，谈到了民主建设。赵雅兰已经隐隐约约的感受到了郑国风即将展开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府改革，郑国风的意愿中政府一把手搭档显然不是张国栋而是她赵雅兰，想到此，躺在床上的赵雅兰辗转难眠，充满了期待。

二 村民上访后的农村自治改革

二 村民上访后的农村自治改革

市委换届后隆中市政府领导的分工也相应有了一些改动。老市长钱运良年满59岁，知道明年政府换届要退下来，工作主动性也不大了，张国栋的分工是协助市长全面管理政府事务；赵雅兰从张国栋手里接管了国土、市政建设，原来的文教卫生仍归她；副市长许忠仁兼市委副书记，分管了工商税务和财政。这个看似正常的安排，其中另有玄机，张国栋虽然协助市长全面管理，实际上什么也管不了，毕竟市长还没有退休；赵雅兰却实实在在地扩张了地盘，这两年房产大热，大笔的土地收入又投入到旧城改造和修桥造路，她可以借此机会聚敛人气，同时还可以从以往的项目里找些张国栋留下的问题；许忠仁是省长周子文的前秘书，让他兼副书记，又从分管生产安全转到税务财政也算是进了一步。

周一的清晨，郑国风照例要进行半小时的羽毛球运动，秘书李晓成陪练，唐婉蓉则在一边准备着毛巾和水，看他们打球，中途唐也会替他们中间一个打一会儿。八点未到，郑国风的手机忽然响起来，唐婉蓉一看电话，是张国栋的，赶忙把手机拿给郑国风。电话那头张国栋的声音有点急：“国风，金凤县的农民把县政府围了，县公安局警力不够，请求市局支援，你看咋办？”

“不要出警，那会越闹越大，让金凤县委先安抚群众，市府派个人去与群众对话，让他们先把局势稳住，不要对群众动武。”

“负责农村口子的徐长平不在，我上午还有个外事接待，赵雅兰和许忠仁在，你看谁去？”

“许忠仁去，他当过县长，有经验。”

“好的，我马上通知忠仁。”

“你跟金凤的陶汉君了解一下情况，我马上过来，市委会议室见。”

郑国风换上唐婉蓉递过来的衣服，吩咐李晓成通知其他常委，自己则早早的赶往办公室。等他到了会议室，张国栋已经等在那里。事情也了解得基本有了个轮廓：金凤县的慕云镇前段时间因为扩建水道和新建开发区，征了很多农民的地。当时县政府答应按标准补偿的，可是后来县上面拨下来的钱被镇里扣了。没了地的农民先是到镇里讨说法，镇政府就说县里没给，于是不甘心的农民就跑到县里，县政府办公室说给了，让他们回镇里要。被来回踢了几次皮球后，村民觉得被政府耍了，这回索性把县政府堵了，十几个村的上千号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乘着拖拉机就这样进了城。

市委常委们陆陆续续在八点半后进了会议室，郑国风开始了会议：“今天金凤那边出了群体事件，大家可能都听说了，我们先请国栋同志把事情讲一件，然后借此机会深入讨论一下当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张国栋接着介绍：“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早上，金凤那边有十几个村的村民围堵了县政府，原因是没及时拿到土地补偿款。金凤公安的警力已经全部出动，正在维持秩序，忠仁同志已经出发去现场，估计一会儿就能到了。市府办随时跟他保持联系，有新情况我再向大家通报。现在的老百姓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这么点小事就敢围政府！”

宣传部长冯占魁刚从金田县委书记任上转到市委，郑国风就点了他的名。

冯占魁清了清嗓子，说：“我是从镇长一路做上来的，农村情况有些了解，现在的老百姓确实跟前不一样了，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多了，上至国家大政方针下至地方惠民政策措施，没有不知道的，有些人出门打工，不仅赚了钱而且见了世面，你想糊弄或者吓唬他们，根本不管用。要他们信服政府，信服村干部，就得把工作做实了，做明了。但事实上，没有一个村一个镇能做到这样，上面拨下来的

款，经过一级单位就得扒一层皮，有些经费最后到村一级的单位，原来几万块的经费可能就够村干部到镇上小酒店吃一顿饭。

我曾经到过一個村里调研，看着这个村欠镇里几百万，我就想着这个钱是怎么花的，结果到村里串门，跟老乡聊聊天，终于弄明白了。村长村支书家里几乎从来不开伙，镇里小酒店成了他们饭馆，账面上一年招待费一百多万。村里集资修桥修路，有一大半钱到了私人口袋没花在路上桥上，于是这些路桥就是年年修年年坏。这回金凤农民闹事，肯定又是补偿款被镇里和村里扣了。”

“一个小小的村支书都可以胆大妄为到这样，让人深思啊？玉祥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组织部长马玉祥听到郑国风点自己的名，便也打开话匣子说下去：“基层政府治理确实是出了很大问题，民主和监督都留在形式上。选人大代表应该很严肃吧，可是村里楞是几个村干部就把上千人的选票填了，老百姓呢，也没人在乎这些事。别说选人大代表，就是选村长也没兴趣。有那么几个村曾经认认真真的选了回村长，满以为选出来的村长应该为老百姓做点事吧，结果不是那回事。选出来的村长说话不算数，上面任命的村支书处处与他过不去，于是这些选出来的村长们要么向村支书投降，要么撂挑子走人。而这些村支书的官是怎么得来的，民间有个传说，十万村支书，二十万换镇长。而那些镇长、书记，则不是单纯能买的，你得是本地的皇亲国戚，至少也是有亲密关系的，然后才能有门路进贡，打点各路神仙，然后得到这顶帽子。听说某些地方，镇书记居然能传三代，而且这第三代是个花花公子，镇里的地痞流氓都是他的打手，搞得镇里乌烟瘴气，人人敢怒不敢言。”

“马部长，有点过了吧，基层个别人可能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当上干部的，但你不能以点概面嘛！”张国栋明显不同意马的说法，更怕这个话题扯到他们张家头上。

“是啊，虽说有个别人损坏了干部形象，但咱们的主流还是积极的，向上的。”市长钱运良也跟着张国栋开始打哈哈。

“我相信我们的干部队伍总体是健康的，但是对那些不健康的现象我们要有足够的重视，而且要有组织上的监督手段来杜绝那些不健康的東西。”赵雅兰不愿得罪张国栋和钱运良，但也把自己的意思表达了。她知道，冯占魁和马玉祥是新晋的常委，他们肯定是了解了郑国风的意图才出来放炮的，而她只要委婉的表明态度就行。

副市长兼副书记许忠仁去了金凤，纪委书记去省城开会，军分区政委一般不参加此类会议。来会常委基本都有了发言，郑国风终于亮出了底牌：

“同志们，我们今天议题主要是讨论农村及基层工作中的问题，然后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至于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还是个别现象，暂且放一边，不争论。雅兰同志刚才说得好，有问题我们就要重视，更要用组织手段和民主监督来杜绝它。对于村一级的自治组织，我看是否这样考虑，既然村长可以由村民直选，那就让村长成为一把手，村支书既然不是民选的，就不再直接参与村里的事务管理，或者担任二把手；村支书的职能由直接管理改为间接参与，村支书和党支部行使监督职能，如果发现选出来的村长有徇私舞弊，可以向镇党委和人大汇报。大家看看，这个思路是否可行，觉得不行和行的都讲讲理由，当然今天还有两位常委不在，这个议题也是初步讨论，等有了眉目，常委会再正式表决。”

“国风同志，这涉及到党的基层组织，是不是向上面请示一下？”钱运良市长一脸的不解，他觉得党管政府是几十年的传统，郑国风轻描淡写的说改就改未免太轻率了。到了他这年纪，就想着平平安安的退休，不想在这大是大非问题上跟着受牵连。

“是啊，这可能会涉及党的领导问题，弄不好大家都要挨批的。”张国栋也跟着说。

“不要那么紧张嘛，我只是个提议，现在不搞一言堂，大家同意就做，不同意就罢。即使真的做，我们也只做不说，不宣传不扩大，只看效果。至于向上面汇报，一个地级政府就村级政权改革的事还要向省里汇报，那省里要研究讨论多少事啊？再说，我们也只是试点嘛，又没有取消农村党支部，犯不着上纲上线吧！”郑国风不无揶揄的回敬钱运良和张国栋。

郑国风本意让赵雅兰出招的，因为这个想法早就跟赵交流过，让赵说出来可能更自然点，因为她的

博士研究就是政府改革。这个事赵说起来还可以有一大套理论来证明这个做法。但看到赵今天的表态，以及张、钱二人有同盟倾向，索性自己量牌了。

大家在办公室等了一会儿，金凤那边也有消息传来了。许忠仁到现场后，亮明身份讲了话，并承诺不解决村民问题就不回市里。村民见来了一位副市长，又承诺解决问题，情绪稍微平息了一些。许副市长又让县里准备了早餐和会议厅让村民就餐，趁村民就餐的时间，跟金凤县委书记陶汉君了解情况。

陶汉君汇报说：“这次村民应得土地补偿总共三千多万，县里已经拨下去伍佰万，但都被镇政府挪用了，下面汇报说都用在工业区的三通一平上了，县里也没有核查，因为这两年经济大形势不好，县财政也很困难，实在拿不出钱了。”

许忠仁皱皱眉头，问：“开发区的地都卖出去没有？”

“一块都没有，原先一家上市公司准备来办一个生化厂，土地出让金都交了。可是后来，他们去交易所增发股票圈钱没批下来，据说是这家上市公司连续几年大幅亏损，现在又伸手向股民要钱，吃相太难看，这事儿被否了。”

“那三通一平进展到啥地步了？地暂时卖不出去，可以还给农民吗？”

“不清楚，估计大部分地还是没动。”

“马上打开开发区负责人和镇长电话，了解三通一平准确数据，要快！”许忠仁对这个矮墩墩的油头粉面的陶汉君有些恼火，这种场面，他这个县委书记居然连事情也没有摸清楚。

陶汉君转过身，掏出手机急吼吼打那几个给他惹事的下属电话。十几分钟后，他怯怯的跑到许忠仁身边汇报：“这帮狗日的糊弄我，三通一平就是把镇政府大楼周边的路修了一下，原定属于开发区的八百多亩地都没动，可以还给农民。”

用完早餐的村民很快选出了他们的代表，代表们跟着许忠仁副市长一道走进了县委会议室，县委书记、县长、镇书记、镇长等大大小小领导也来了十几个。

待大家坐定后，许忠仁站起来向村民代表先鞠了一躬，说：“村民朋友们，首先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家道歉，是我们工作没做好，才导致今天的后果。我本人也来自农村，我知道，农民失去了地就像城里人失去了工作，生活也会没着落。但是，请大家也要理解一下，镇政府搞开发区也是为了发展经济。这两年经济形势不好，开发区搞得不是时候。我刚了解到，这八百多亩地暂时还没动，只是空置了一年，还可以种庄稼。因为县里财政也紧张，一下子拿几千万非常困难。我提一个方案，大家看看能不能接受。开发区八百亩地还给大家，由政府赔偿大家一年的损失；开发河道占用的土地，占多少赔多少。村民朋友，你们看看怎样？”

“我们也做不了大家的主，得回去商量一下。”

“当然没问题，你们商量一下吧。”

一个高高瘦瘦的村民代表领着几个人走出会议室，那边等消息的村民其实也没什么主见，眼看着钱拿不到，但毕竟土地回来了，于是也就同意了。村民代表随后又回到会议室。

“土地退给我们没意见，赔偿标准怎么定，什么时候赔，给个准话？”

“那帮狗日的村干部把挖河道出来的土都私下卖了，这个收入怎么分给我们？”

“我们村好多人没了土地都出去打工了，现在你把土地退给他们，你叫他们大老远的赶回来种地，来得及吗？”

许忠仁转过头看看陶汉君，“确实还有不少细节问题要考虑，汉君同志有什么办法？”

陶汉君捋捋光头说：“农民兄弟们，我提个赔偿标准，大家参考，大家的地参照种棉花或者水稻的收成，一亩一年大概是近两千的收入，政府按照三千的标准赔你们，当然这里面包含了一些政府的违约赔偿。河道占地赔偿，按原定标准一道赔，至于啥时赔，县财政局明天即和镇政府核对每家每户的赔偿金额。一周后，县财政局把储蓄存折直接送到村里，你们亲自来领。好不好？至于部分家庭出去打工，可电话联系他们，愿意收回地的，人赶不回来的，由村里组织人员帮助种地，不愿收回地的，可以转租村里有富余劳力人家种，承租方付一定租金。刚才还有人说村干部私下里卖了河道土，我们也

去调查，如果入账的，算村集体财产，没入账的，叫那帮王八蛋吐出来，撤他们的职，判他们的刑。”

“这个方案我们接受，但谁保证一周后我们拿到钱。”

“是啊，你们官官相护，谁能相信啊？”

许忠仁也怀疑一周的时间，问道：“陶书记，一周有把握嘛？”

“一周就一周，干不完就加班，加班干不好就不要睡觉，我就不信干不好。”陶汉君为了在市领导前挽回点面子，真是豁出去了！

许忠仁当然知道这些工作量要多少天，一周确实紧了些，而且难保不会忙中出错，他觉得还是要留点余地，就说：“陶书记有这个决心我很高兴，但是为把事情做得稳妥些，我看给十个工作日吧，今天是周一，那就是再下周一，十四天。村民朋友们，我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的身份许诺大家，十四天后给大家钱。到时候如果你们拿不到钱，我首先提议市委撤你们书记的职，我再亲自来金凤给你们发钱，大家看看，能不能相信我一回啊？”

“好的，就信你一回，到时候拿不到钱，我们就找你”村民代表看着一脸真诚的许忠仁，半信半疑的同意了。

接下来的事好办了许多，许忠仁暗自算了一下，千把万足够支付全部费用，陶汉君财政手里还可挤出近几百万，缺口只有几百万，这个完全可以从地方银行里贷出来。为了村民的安全返回，许忠仁又让长途客运站调来十几部长途车送村民回镇里，看着县府大院外密密麻麻的拖拉机，许忠仁很担心村民们在回程路上又出什么安全问题，再把事态扩大了。

郑国风对许忠仁的金凤之行很是满意，许忠仁是他代理书记后第一个向他表明支持意向的人，他也是投桃报李，让许兼了副书记。

这次金凤事件，郑国风正好找到了一个治理农村问题的切入口。昨天会上马玉祥说的十万一个村支书，唐婉蓉同样也告诉过他，只不过唐说的事早了几年，是八万一个村支书。这两年物价飞涨，买官的价钱也涨了。客观的讲，现在的村支书确实有了油水，财政拨款也好，集资建设也好，一个自然村一年经手的费用有几百万。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农民税费全免，但事实上，没有一个村不向农民摊派费用的，免税以前一亩地交一百，现在反而要交一百五。至于这些钱干什么了，只有村支书和他们几个村干部心里有数。这些村级财政，上面一般没有什么像样的检查，只要干满一届村支书，没有一个不是迅速致富的。

现在隆中的常委会就如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书记郑国风经过这次党委换届洗牌，已经成了大股东。许忠仁，赵雅兰，冯占奎，马玉祥都是他的人，钱运良、张国栋再折腾也是小股东，纪委书记王成明是前任书记的人，他这个散户也渐渐靠往郑国风这边，军分区政委杨承志当初升政委是赵雅兰帮的忙，他的表决一般都是跟着赵雅兰。

虽说这常委会几乎成了郑国风的大股东会，但为了打响农村基层治理的第一枪，他还是做足了前期的调查研究，选试点，定规则，防贿选，等等细节问题他是让马玉祥和冯占奎做了一套又一套的方案。赵雅兰还特地回到中原大学，让长期研究农村问题的导师出了很多点子。

经过几轮的反复讨论，农村自治改革思路已经初现：村长全村直选。候选人产生办法，自然人口小于2000人的村，参选人获得100人的联署提名即可成为候选人；自然人口大于2000人的村，需要150人以上的联署提名。村委会委员参选人获得50人以上联署提名即可参选。当选村长提名村会计和村民小组长等人选，村委会投票通过。村支书由镇政府与镇党委干部兼任，不再直接管理村里事务，村支书定期下村检查和指导村委会工作，接待村民反映问题。村支部委员也可参与村长和村民委员选举，当选者履行相应职责。村长负责制后，村里每个季度都要公开财务收支情况。村民委员和村小组长有义务告知村民村里财务收支情况。

三 新闻记者的重大发现

三 新闻记者的重大发现

赵雅兰接手城建和交通后，走访了许多在建和已完工的项目，在一些专业人员的陪同指点下，发现了不少问题，也接到了一些有关建筑房产商的举报，甚至个别矛头直指张国栋家族。连接隆中新城和旧城间的隆中大桥，十多年前由政府招商引资的香港宏达集团投资建造，当时投资五千万，收费期限30年，现在有人指出，当时造价没这么多，现在已经收回成本了，应该免费开放。赵雅兰觉得这是个好建议，就找郑国风汇报此事，想在常委会上提一提。

郑国风说这事可能跟张家有关系，咱们不宜出面，先外围调查一下，搞点舆论出来看看反应。随后打电话叫来了冯占奎。

“占魁，有没有信得过的能力强点的记者？”

“有，隆中日报姜大民。”

“好的，你让他调查一下隆中大桥的收费问题，把这项目的来龙去脉摸清楚，悄悄的查不要声张。”

“明白，我去找他。”冯占奎说完就去安排了。

姜大明是隆中日报的资深记者，文章写得很好，性格比较独立，与报社领导关系不是那么融洽，所以十多年的记者下来，没什么进步，直到老乡冯占魁发现了她，才把她提为新闻部主任。从此后，姜大明在隆中就有了如鱼得水般的畅快，以前是一直游走在基层，现在则有了不少的上层关系。这回冯部长亲自交代活儿，并且指示悄悄的干，他以记者的敏感觉得这事有些玄机，马上领命去了。

姜大明首先想到的是看一下当年建造大桥的合同文件，这应该保存在交通局的某个档案室。整个交通局跟他熟悉一点的是城建科的一个科长，陆思豪，同是金田的老乡。于是就打电话给陆思豪，约他晚上吃饭。陆思豪虽说是个科长，但却是个肥缺，平日里难得回家吃几顿饭，尽在外面应酬。换上以前，陆思豪还真是懒得跟姜大明一道吃饭，姜安排的晚餐，饭后没什么活动，而那些工程承包商往往饭后还要去那些夜总会，变着花样的泡美女，原本老实本分的陆思豪渐渐地也就喜欢上了夜总会，更喜欢上了那些浑身散发着青春活力的光溜溜的身体。但是现在，他对姜大明有点仰望了，人家现在也是正科实职，而且有了冯占奎这个靠山，还可以跟着一路往前走。接到电话的陆思豪一口答应，并且主动表示请客，姜大明有点过意不去，陆思豪忙解释说是承包商的饭店，他只要签单就行。姜大明只好应了这顺水人情。

饭局安排在河西新城区的秋水人家，一个承揽路桥工程老板自己开的饭店。里面吃喝玩乐一应俱全。陆思豪要了一个小包厢，他知道姜大明找他不会问他要工程，十有八九是打听交通局什么事。姜大明也就没隐瞒，把事儿说了。

陆思豪不解，问：“这事过去十来年了，有什么新闻价值吗？”

姜大明就说：“最近报社接到不少群众来信，建议取消大桥收费，要是一般来信也就算了，可是这里面偏偏有名人，还有这个代表那个委员的，不能随便应付，报社想搞个专题。”

陆思豪听了大笑：“这也真是难为你们了，他们应该找政府部门呼吁此事啊。”

“你当他们傻啊，人家向政府反映了，你们这些大老爷不回应，才找我们煽风点火的。”

“这事儿有点麻烦，合同已经归到档案科了，档案科那娘们是局长的情人，平日里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能不能找个小兄弟私下里复印一份？”

“我试试看吧，下周回你消息。”

场面上的人，一般讲话都留点后路，陆思豪这么说也就是答应办了。

姜大明平时经常跟着领导跑新闻，陆思豪当然也忘不了向他了解点高层动态。

“听说郑国风搞农村改革了，钱运良和张国栋不大同意，有点靠边站了。”

“好像是这么回事，郑国风新官上任，烧把火正常。”

“听说这政府改革还要搞到乡镇和县里，上面会同意吗？”

“我估计会有些波折，毕竟这涉及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要命的是跟中央的宣传口径不一致，就看最高层怎么看了。”

“明年这张国栋还能当市长吗，我们局长还想往上挪一挪呢？”

“天知道，张家虽然是大家族，但郑国风好像也很有来头，不跟他走一道，想当市长有点玄。”

“听说赵雅兰跟郑国风走的蛮近的，她会替了钱运良吗？”

“难说，人家口碑可比张国栋好多了。”

“兄弟，有办法跟赵雅兰拉上关系吗，她现在可是主管我们的市领导。”

“等等吧，我这个新闻专题会采访到她，有机会我会拉你出来的。”

姜大明的回答纯粹是糊弄陆思豪，因为这个调查能进行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报道出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了让这个老乡帮他干点活儿，只好先画个饼悬在老乡面前。

陆思豪很快搞到了当年的造桥的合同底稿，大桥投资方是一家叫宏达实业的香港公司，而建设方是隆中交通局，承建单位是隆中二建公司。大桥全部预算是五千万，约定收费期限是三十年，因为隆中政府没钱，这笔投资全部由宏达方面出，作为回报，隆中给了宏达三十年大桥收费权，核定2吨以下小车每次通行费5元，2吨以上每次通行费7元。大桥后续三十年维修管理费用由大桥收费里开支。

对着这份大桥合同，姜大明这个外行根本看不出什么明显的不妥，里面密密麻麻的各种费用预算也是毫无概念。然而，记者有记者的方法，虽然对工程是一无所知，但他可以从这家宏达实业的公司入手，看看有无可用的信息。回到办公室后，姜大明很快从香港的官方网站查到了这家公司，法人代表是个叫维克多·戴的人，有一个合伙人，叫史密斯·张。再看看公司成立日期，就是十多年前成立的，对比一下合同日期，该公司的成立日期就比合同早了几个月，令人奇怪的是这家声称实业公司的宏达注册资金才一百万美元，按照当时汇率，也才八九百万人民币，或许国外公司注册跟内地不一样，注册资金并不代表公司实力。按道理，这家公司没有这个实力造五千万的桥，隆中市政府应该也不会找到这家公司。姜大明想打一个电话到香港这家公司，可是冯占魁吩咐过不要声张的，他只有另想办法了

.....

忙过前面一阵子的农村自治改革的准备工作，郑国风把实施工作交给了组织部长马玉祥，通过组织部门一级一级的传达下去了。为了防止下面工作的变形走样，马玉祥还特地办了一期组织干部培训班，名义上是正常的组织干部培训，实际上就是让县乡两级组织干部能够学习领会这次农村自治改革的组织实施要领。

虽说隆中当地媒体没有大张旗鼓的报道农村政权改革的事，但这场基层政权改革却是实实在在的推行了。按说改为村长负责制，现任的村支书也可去竞选村长，但数百个自然村，却只有寥寥几个村支书参加了村长选举，而最后当选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因为不适应这种选举而从一开始就退出了这个竞选舞台，或许是往日一手遮天的傲慢，令他们忍受不了这种全民票选的尴尬；又或许是自知失去了民意而主动退却。新当选的村长们有的是村里的大养殖户，有的是外面务工返乡创业的技术工人，有的是帮助村民致富的大学生村官。总之，那些能够实实在在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家致富的，有一些群众基础的候选人都是不出意外的当选了。当然，这中间也出了不少问题，有人利用部分选民不识字缺陷，代填选票时做了手脚；有人悄悄的花钱买选票；有人明里暗里逼着村民投自己票，有的人无中生有，造谣生事，中伤对手。但这些仅是小部分选区出现的情况，因为组织部门事先就有着各种预案，这些事一被举报，马上就处理了。一个横行乡里的地痞，拉着一帮小混混到选举现场强行拉票，被预先到场的公安便衣当场收监。

总之，这场村委会的改选基本按照市委的设想进行了下来。虽然有些波折，甚至传说有些卸任的村

支书还准备上北京告状，但经过镇政府的思想工作，这些人也就消停了，这年头的村支书，谁屁股后面干净呢？

因为这次改革还处于试点阶段，也没有上面的精神指示，隆中本市的舆论工具也故意低姿态的冷处理了。但还是有人在省会媒体上做了新闻关注。嗅觉敏锐的省委宣传部长赵志浩趁着一次省委会间隙，悄悄的向省委书记陈文远和省长周子文提及这篇报道，周子文笑笑没表态，陈文远则不以为然的说：“不折腾不是郑国风的风格，以后的事儿还多着呢，有着你看。”

赵志浩忽然间觉得自己有点小题大作，既然大老板没当回事，他也就心里有数了。于是，省会的党报日报以及商报均无人再提及隆中农村改革的事。

农村的自治改革是郑国风主动发起的一场试验性小战役，虽说是只干不说，但从上到下的议论却是从来不缺。郑国风到省城开会，已经感觉到了许多异样的目光，有不怀好意的，有幸灾乐祸的，当然也有鼓励赞许的，郑国风均是一笑而过。

省委秘书长吴其荣悄悄告诉他：“你的折腾看来大老板是认可的，只是不便表态，你自己掌握一下分寸和火候。”

“谢谢兄弟提醒，先谢了。”郑国风很感激这位曾一同在陈文远书记家用过几次餐的同僚。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县乡两级政府的手术充满了信心。

姜大明通过曲里拐弯的人际关系，终于找到一位已经退休的负责当年大桥建设的老科长李长顺，老人家为他还原了当年的事情经过。

十年前，市政府为了开发主城河西地区，要在隆阳河上修桥，当时设计院根据方案估算成本是三千万，市交通局准备先期投资一千万，银行贷款两千万。可是当方案提交到市里后，市领导嫌大桥设计得不好看，设计院又重新设计得花哨了很多，自然造价成本也就变到了五千万。因为当年正碰上银行的银根紧缩，无法贷出这多钱来造桥，于是就想到了招商引资，也不知道是谁的关系，后来就找到了香港宏达，由他们出资造桥。当初谈判时交通局提出十五年的收费权，根据当年车流量测算，十五年如果运营得好，确实可以收回投资，二十年收费基本可以保证有30%的投资收益率；但是出于谈判技巧，先提出十五年，待对方还价后再让到二十年。哪知宏达方面一张嘴就要三十年，交通局负责谈判的一个副局长当场就傻眼了。

第一场谈判后，交通局方面就准备找另外的投资商，后来省城的城投公司也参与了进来，经过初步接触，城投公司愿意只要二十年的收费权，因为他们估算，按照设计方案这座桥造价4000万也能拿下来，再说车流量以后还会增加，越往后年收益会越高。听了城投方的介绍，主管副局长很高兴，就向上级汇报说准备跟省城投签合同了，可是项目上报市政府后就没了回音。拖了一段时间后，主管副局长突然就莫名其妙的还是跟香港宏达签了合同，收费年限上还是三十年！

李长顺看不过去，在一次饭局上喝多了就发了些牢骚。结果第二天就被局长叫过去训话，从此冷板凳一直坐到退休。姜大明扳指一算，十多年前的隆中市长正是现在的省委副书记张治平。采访到这里，他对此项目也就明白了八九分，冯占奎叫自己悄悄的调查这个项目，看来他也是奉命行事，这次调查应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是，就这样跟他汇报，好像还少了点火力点。宏达方面的维克多·戴和史密斯·张又是谁呢？

作为地方一把手，首要任务是要发展地方经济。这对于来自特大型国企的郑国风，自然更是不敢掉以轻心，他接手的隆中这座城市并不比自己曾经治理的国企烂摊子好多少。隆中最大的国企隆中钢铁公司是省管国企，加上关联企业共有十多万职工，已经连续亏损多年。每年市府省会接到的上访案例总

有多起隆中钢铁公司的。郑国风虽是市委书记，但人家隆中钢铁公司老总也是正局级干部，虽在你隆中地面上，但不归你管。郑国风内心也无意插手人家的事情，自己干了十多年的国企，又烦又累还吃力不讨好！但上次去省城，子文省长单独找他谈话：“隆中钢铁公司每年亏国家几十个亿，省里实在吃不消，你这个国企经营能手去隆中钢铁公司摸摸底，搭搭脉。帮省里出出主意，提点建设性意见。”郑国风回答说：“这是整个行业出了问题，换谁恐怕也不行啊。钢铁行业本身是个夕阳行业，这几年来国内企业还拼命扩展产能，生产的还净是低端产品，不亏都难哪！”子文省长笑笑，不以为意的说：“不要打我马马虎眼，你总归有些办法的。今天就算布置你课外作业了，下次来回复我。”

郑国风领命归来，自然要去隆中钢铁公司调研一番。隆中钢铁公司九十年代辉煌时产值曾一度达到隆中市GDP的60%，是隆中的利税大户。但是，最近几年随着民营钢铁公司的崛起，公司的建筑用钢价格一路下滑，由于大型国企的管理效率大大低于民营企业，国有公司的钢材成本普遍比民营企业高出200-300元每吨，同样的市场价，民营企业可以赚100-200元每吨，但国企已经亏本买卖了。然而，奇怪的是国家却还在拼命的死保国企，限制民企，给民企设了好多门槛，银行贷款更是歧视民企。正常的市场机制是奖勤罚懒，但政府的做法反过来是奖懒罚勤。

按照郑国风的思路，这种已经是充分市场竞争的行业，国家根本没必要保留国有企业，既然民营企业干得比国企好，国有资本就退出嘛。至于大批国有员工可能下岗的问题，卖掉的国有股份完全可以养活下岗职工，再说下岗职工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再就业，政府也就是面临暂时困难而已。相反，要是一直支撑着这么一大帮子国有企业，那就像面临着一个无底洞，政府背着的是长久的负担。

心里是这么想，但嘴上还不能说。省长大人布置的作业还得认真做。郑国风连续两个礼拜在隆中钢铁公司搞调研，每天两个座谈会：一场是群众反映问题提意见；一场是管理和技术人员汇报各种项目和数据，中间还有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的个别交流。因为省政府事先也下了通知，隆中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和书记都要亲自陪同郑国风参加各级调研活动，郑国风都客气回绝了，说自己只是来做些调研活动，不能影响公司的生产和经营，董事长和书记都是大忙人，有个办公室主任陪同就可以了。就这样，郑国风带着秘书李晓成两个人，每天早早来到隆中钢铁公司，中午到就近食堂排队用餐，晚上回市委，连轴转了两周。赵雅兰调侃说：“我们的郑书记有国企管理强迫症，估计是想兼任隆中钢铁公司董事长了。”

隆中钢铁的管理落后，郑国风是有所耳闻的，但调研中听到的两件事还是让他惊掉了下巴。

第一件事，几十吨的大行车不翼而飞。前几年停产大修时，十几个检修工人费了几天功夫才拆解下来的大行车，临时摆放在厂房外的堆场。谁知道，第二天早上工人赶到堆场时，这个庞然大物居然就不见了。装载这样的十几米长的大铁架子，不仅需要专业的起吊车，还要特制的运载车，才能拉出去。即使是这样，拉着这样的行车出门，那还有门卫这一关，厂区8个大门都是24小时双门卫值班，视频监控。从堆场到最近的二号门出门，也有5公里左右的路程，大修期间公司安全保卫人员夜间巡逻检查也没有发现偷行车的人或者车。就这样，这架大行车不翼而飞了。此后，公司也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查，家大业大的隆中钢铁怎么会不在乎这一架折旧得几乎没有价值的行车！

第二件事，一车废铁可以不卸货送几次。一辆过磅的废铁车在四五双眼睛的注视下，不去库房卸料，大明大方的从另一个厂门出去，再从送货厂门进来，如此循环往复四次，相当于一车废铁卖了四次，比成材的价格都贵！

事后，那个磅秤的司磅员在一次吃饭时喝多了酒，嘴没把门就把这事情说了，以此炫耀他捞钱的能耐。这件事也是很快在全厂职工间流传，那些辛辛苦苦在一线卖力的员工，从此开始对着厂区那些“节能减排、增产增效”的大幅红字标语公然撒尿。

调研结束后，心情沉重的郑国风让秘书李晓成写调研报告。报告集中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干群收入分配两级化趋势明显，当干部的哪怕只当个小组长，收入也比普通工人高出好多，而且还不用干活

；二是生产管理极其落后，浪费严重，成本高居不下；三是公司员工内外勾结的贪污腐败。至于治理意见，郑国风也给了三条：第一是限制管理人员的薪水，提高一线生产者薪水；第二是利用现代化的办公手段，减少管理层级、缩减管理人员，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第三是让出部分国有股份，引进外来资本、外来管理模式。

记者姜大明通过李长顺老人又发现了好多线索，通过多年积累下来的人脉关系，他终于发现，香港宏达公司的那个史密斯·张原来就是隆中大名鼎鼎的宏宝实业集团公司的张治宏——隆中张氏家族公司掌舵人，张国栋的堂叔；那个维克多·戴是张治宏的一个表妹夫，原来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建了这座隆中大桥后，便利用自己的香港身份一直在中原各地投资项目。

四 老同学的周末聚餐

四 老同学的周末聚餐

郑国风刚来隆中的半年多里，这个挂职的市委副书记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甚至连他当年的大学同学范希成也没有想到新来的郑书记就是郑国风。直至在一次金融系统的干部会议上，他蓦然发现当年的同学已经高高在上坐在了主席台。

范希成一下子感慨万千，自己曾是当年的班长，郑国风是学习委员。范希成当年意气风发，不仅是班长而且是系里学生会主席，若是没有意外，毕业时完全可以留在京城。可惜碰上了“六四”风波，事后他被人检举参加了游行，由此他的人生命运便开始急转直下，先是学生会主席被免掉，接下来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毕业分配时更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被直接打回省里二次分配。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就像做梦一样，自己当年与其说是参加游行，还不如说是上街看热闹。当时北大的一个老乡说外面热闹得像过年，反正学校也停课了，出去走走吧，结果他就稀里糊涂的走进了游行队伍。而跟他一个宿舍的郑国风那段时间同样也是宿舍里人影不见，只不过人家是去做家教挣生活费，压根没时间上街看热闹。全班32个同学，就三个同学没上街游行，一个是郑国风，另外两个是一对情侣，悄悄溜出京城旅游去了。于是郑国风的命运也就鬼使神差的从此改变，他是先当了班长，然后是入党。为此他私下来向范希成解释过许多回，范希成只说自己命不好，并没有怪罪这个同宿舍的兄弟抢了饭碗。

郑国风为人稳重，不像范希成那样激情四射，虽说接替范希成当上了班长，因为学习好，同学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来参考他的作业，他也依旧有求必应，好事佬做足，在一帮同学的拥戴下又很顺利的入了党。

当然，郑国风大学期间最大的收获还是他现在的夫人王颖。谈朋友时是王颖的主动，郑国风那时囊中羞涩，虽说学习好一点，但农村孩子的自卑感常使他在女孩子面前缩手缩脚的。王颖不是那种典型美女，初看不出众，慢慢看就觉得五官搭配合理，女人味十足。王颖上学时经常回家住，跟同班的女生不是那么熟稔，跟男生也是难得说几句话。其他女生往往关注外表俊朗的男生，但是王颖不一样，她就像一个高明的猎人一样，从大一一开始慢慢审视周围的男生。范希成属于英俊小伙且性格活泼，但她在“六四”前就不看好范希成，倒不是因为范希成周围一直簇拥着一堆女生，她王颖挤不进去，相反，他认为范希成血气方刚，少了点韧性，这样的人走向社会容易吃亏，很难成功。

“六四”后，郑国风崭露头角，王颖觉得这个皮肤有点儿黑的男生倒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从后台走到了前台，难能可贵的是得意不忘形，始终的持重谦和。看准了猎物后，王颖就开始制造跟郑国风有意无意的邂逅，晚自习去了同一个教室，吃饭又坐到了对面。接下来，王颖又开始拿着作业请教郑国风，然后理所当然的请郑国风看电影作为答谢。郑国风觉得有这么个京城的女孩子看中自己，心中是万分的谢天谢地，心甘情愿的举手投降，于是乎王颖就顺顺当当的拿下了郑国风。直到毕业分配，王颖问郑国风想分到哪里，郑国风不假思索说，哪里都行，只要两人一块儿。这句话让王颖悄悄感动了好一阵子。最后毕业分配，郑国风留在了京城最大的北方石化集团，当时同学里包括郑国风自己都以为是学校的正常安排，殊不知他已经一脚踏上了王氏政治家族为他铺就的坦荡仕途。

范希成毕业时连省城也没留下来，而是被分配到隆中市农药厂。隆中本不是他的老家，但因为工作在这里，也就在隆中娶妻生子了。后来农药厂因为污染大，效益也不好，被迫从市区迁出，范希成虽说在单位里也干上了车间主任，但眼看着要到郊区工作，心里却是一万个不乐意，而且眼看着有机会接班的副厂长才50岁出头，轮着这个副厂长退休的年龄，这个农药厂恐怕都已经不在了。那当儿正好是中国股市开闸的大经济时代，不论国企还是民营，只要上市就能圈得大笔连利息都不要付的资金

·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好多证券公司。范希成觉得这是一个新经济的发展方向，通过这几年在隆中建立的人际关系，范希成很快就顺利调到了中原证券隆中公司，因为在原单位是个科级干部，所以他一加盟证券公司就担任了计算机技术科长，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已是分公司总经理。

范希成看到了郑国风，心里正盘算着如何跟郑国风见面叙旧，是散会后立马迎上去打招呼还是事后打电话到市委找他。这时一位会务人员悄悄来到他座位旁，递给他一张纸条，说了声郑书记给你的就走了。范希成打开纸条，上面写着：“老同学，会后留下来等我！国风”。范希成心里一热，这小子心还是那么细，下面这么多人居然能认出我来！原来，郑国风在主席台上看人家讲话，自己无聊就翻看参会人员名单，结果范希成的大名赫然在目，于是他的眼光就有意无意的往台下多看了几眼，结果还真发现了这个失去联系多年的老同学，就主动写了纸条给他。

会后两位老同学结结实实的握手，寒暄。因为是公开场合，好多话不便细谈，范希成约郑国风周末到自己家中做客，郑国风很爽气的答应了。

范希成做了几年的证券老总，工资加投资所得，也是收获颇丰。现在隆中最高档的雨山湖拥有一套大三居，在城郊的佳山脚下还有一套单门独院的别墅。郑国风第一次来范家是在市区的大三居里，范希成的夫人陆小娟亲自下厨做了一桌菜，其中有两道菜是范希成他们当年在学校里常吃的：麻辣豆腐，椒盐排条。这两道菜是当年北方科大周边饭馆里的常见菜，麻辣豆腐开胃，椒盐排条实实在在地解馋。对于穷学生来讲，价位还比较合适，所以很受大家的欢迎。虽然唐婉蓉也很会做菜，但不了解郑国风的过去，当然做不出这样的菜来。

就着隆中的特产隆中老窖，郑国风和范希成有了分别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广泛而真诚的对话，从个人经历到社会热点乃至国家大政方针，郑国风把他理解的国家的社会状况和政策方针做了他这个层级官员的解读，而范希成则从社会公知角度向郑国风描述了隆中基层社会状况和地方政府治理的诸多缺陷。

席间，郑国风告诉范希成，自己来隆中是正常的干部交流，主要是增加一点地方政府的工作经历，人事档案还在北京。范希成则是一脸的惋惜，像郑国风这样的人来隆中，应该是大有作为的，而且他原本就是正厅级外放的，怎么着也安排个市长的职位。可组织上就是安排市委副书记这个职位的，这样安排外放干部有任何意义吗？人才浪费，绝对的浪费！

想起当年的事，郑国风小心翼翼的问：“回归组织了吗？”

范希成摇摇头，苦笑道：“风波没有平反，谁敢顶风险吧我拉回组织，况且现在一张党票对我来讲已无多大意义。”

范希成虽然离开了党的组织，但他有自己的组织圈子，因为不便公开，对郑国风也只能欲言又止。但是，对党的问题的讨论，两人则有了一番有趣的对话：

范：“苏共执政了70年，你觉得中共还能坚持多久？”

郑：“不要离开组织就怀疑组织嘛！”

范：“打哈哈了不是，咱们不录音不录像，你怕什么！”

郑：“这个问题太大，总书记也不能回答，咱们不讨论。”

范：“你觉得现在的总书记符合群众预期嘛？”

郑：“很好呀，发展经济，打击腐败，都是实实在在地干实事，你倒说说什么地方不对？”

范：“自打文化大革命以后，历届领导人改革了几十年，都没有认识到一个根本问题。”

郑：“哦，你觉得一党执政是个问题。”

范：“你终于说点真话了，一党执政和一人执政其实道理一样，缺乏民主监督，缺乏公平竞争，现在社会矛盾都可以归集到这点。”

郑：“民主在中国可能还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东欧共产党下台后，老百姓也没过上多好的日子，俄罗斯搞的民主大选，你敢说他是民主政府吗？听说腐败比我们还要厉害，我家王颖一个朋友出口点东西到俄罗斯，被扣了，托关系找了总统秘书，结果总统秘书的话还没钱管用！”

范：“我承认，中国目前还不具备美国那样的民主氛围，但我么还是可以往民主路上迈几步的，老百姓的民主意识也是可以培养的。”

郑：“这话我爱听，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有巨大勇气的领导人作出一些政治改革。”

范：“你觉得目前党内的这种领导人培养机制能培养出这样的领导人吗？”

郑：“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常委会集体决策，总比以前一人说了算好多了。”

范：“可不是，以前一人说了算的年代，指定接班人都是失败的。”

郑：“都失败？”

范：“老毛指定的接班人就不谈了，小平这么伟大，换了三个接班人，临终前还指定一个隔代接班人，有哪个做出了一点开创性的改革的，没有！目前这种党内选拔机制，没有外部竞争，就如近亲繁殖一样，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

再看看老毛和小平自己，都是以近乎叛逆前人的方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老毛坚持枪杆子里出政权，取得了武装革命的成功；小平坚持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里抓住了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成为一代伟人。但是，限于他们的时代，他们没有真正了解西方民主，他们以武力推翻了一个独裁政府后，又建立了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实际上跟历史上的封建王朝的更换并无本质区别，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来讲，并没有什么进步。

更为可惜的是，跟随着老毛打天下的那群元帅将军们，在战场上打老蒋时一个个生龙活虎，叛逆精神十足；但是，当他们把一位独裁者赶下台后，又亲手供起来另一个独裁者，而且还把他当神一样供奉着，顶礼膜拜。十年文革中这些将帅们的可悲结局，从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天就已经注定了。”

郑：

“物种竞争，适者生存是普遍真理，通过竞争方式取得领导地位的人肯定比党内培养取得领导地位的人要强。但是要从党的领导过度到全民选举，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十多亿人的社会，稳定和平衡是第一位的。”

范：“我同意你坚持稳定和平衡，但这应该是一种自然的稳定和平衡。用暴力手段去强制维稳，控制舆论工具，你说这种稳定有意义吗？与其说维稳，还不如说维护一党专治！”

郑：“不要那么偏激，你说说世界上哪个政党没有它代表的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嘛。既然上台了，总要千方百计的维护他的统治的，但嘴巴上谁也不会承认这一点，反过来还会说，我们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范：“你总算把政治家的真面目给描绘出来了，希望你以后不要做那种口是心非的政治人物，为老百姓做点实事。”

郑：“在隆中有你老同学的监督，我自然要努力做事。免得你也在背后戳我脊梁骨！”

范：“言重了，你人在官场，身不由己，我也能理解。”

郑：“理解万岁！你这也是干老百姓的事，操总理的心。不要想那么多了，好好赚你的钱吧，名利头衔都是空的，钱是实在的，等你有了几十亿，就可以做好多想做的事。”

范：“是啊，也就是你来了，我找点话题聊聊，就当什么没说。”

郑：“你的思考有深度有高度，对我有启发，以后有机会继续听你的高谈阔论。”

两人经过一番谈话后，又有了大学时代意气风发的感觉。郑国风诧异于这位身在民间的同学对国家和社会的深刻认识，看来无论体制和舆论怎么禁锢，人的思想是自由的，有了这自由的思想，国家就有了前进的动力。范希成则为郑国风的开明和坦诚深受感动，好多人官可以做的很高，但能把做人能做得很高的却很少，郑国风能把做人和做官做到如此境界，实属难得。

后来范希成也找机会回访了郑国风，唐婉蓉的一桌菜让范希成直夸手艺好。

郑国风不忘帮小姑娘一把，说：“婉蓉，范总是证券公司的，你去开个户，让她帮你炒股票赚点儿

生活费。”

范希成大笑：“嗯，这点忙可以帮，婉蓉你来，保你赚钱。”

“你们倒是好心，可是我没钱！”婉蓉不好意思的说。

“亏你还是学财务的，借鸡生蛋，你老板有，借十万。”

“成，没问题。”郑国风毫不掩饰自己有钱。

唐婉蓉本以为是些玩笑话，哪知，郑国风果真取了十万现金给她。她吓的连连摇头：“我可不敢拿，亏了赔不起啊，我们老师特地说过，不能借钱炒股票。”

“赔了算我的，赚了补贴你生活，你对我同学这么没信心哪！”

“那怎么好意思啊！”

“你现在自己上学要用钱，还用照顾弟弟。就当我帮你的，你放心，这是我当企业老总时挣下的，是干净钱。”

“这我知道，那也不要这么多啊。”

“炒股票需要这么多的，但你不要一次存进去，分几次隔开点时间存。你是我的保姆，一下子存这么多，被人家知道要说闲话的。”

唐婉蓉拗不过郑国风，真的就开户炒股票了。借着范希成的消息，几个月就赚了数万元。小婉蓉不由得感慨，有钱人赚钱真容易！

后来，郑国风、范希成两个老同学各忙一块，偶尔通个电话。直至郑国风选上市委书记，开始他的农村基层改革，范希成就更加的对郑国风刮目相看。

周一的早晨，隆中市里匆匆忙忙赶在路上的男男女女，许多人还没有从周末的休闲中缓过劲来。隆中日报的一个专题已经成了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隆中大桥收费该不该取消”这篇文章，详详细细溯源了这个项目的前世今生，把当年造桥的许多猫腻也一一翻了出来。

李长顺老人一辈子没上过报纸，这次作为主要爆料人，隆中日报毫不吝啬的给了一个稍带模糊的侧面照，主要是怕打击报复，才隐去了老人真名实姓和面貌。文章不仅大声疾呼取消大桥收费，而且把阻碍取消收费的矛头直指张氏家族。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宏宝实业公司董事长张治宏向来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早上十点是他用餐的时间，当他挪动着水桶般的身躯准备下楼用餐时，秘书一反常态的站在了门口，手里还拿着一份报纸。

“什么事？”张志宏粗粗的问。

“今天日报发了一个大桥收费的专题，似乎有点针对咱们。”秘书边说边递上报纸。

张治宏瞄了一眼主题，顿一顿说：“几个记者的鬼把戏，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董事长，您仔细看一下，这个记者懂得蛮多的。”秘书小心翼翼的提醒他的老板。

“好的，我吃过饭看一下。”

张治宏这才边吃饭边看报纸，渐渐地他的脸由白转红，进而有些抽搐。

刚转身离开走得不远的秘书听到屋里传来“砰”的一声巨响，他心里明白，看了报纸老板不捶桌子才怪呢。

接到叔叔张治宏的电话，张国栋也是刚刚知道了大桥收费这篇报道。张治宏电话里把侄子抱怨了一番，你这常务副市长居然管不了一个报社记者，真是天大的笑话。张国栋有口难辩，自己名义上是常务副市长，但分管领域已没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那些新晋的常委都跟着郑国风转，没人再来跟他套近乎。比方说，今天这篇报道，按以往做法，报社应该先请示负责宣传口径的宣传部长，宣传部长再请示书记或者副书记后才能批发这篇文章。换作以前，宣传部长看到这篇指向性很明确的报道，一般在请示前也会悄悄知会张国栋。这个冯占魁，不仅没有知会他张国栋，相反就像打了一记冷枪

·让张国栋猝不及防。张国栋气恼之余想给省城的叔叔打电话，但又怕叔叔嫌他沉不住气。冷静下来后，他觉得还是先摸摸底，看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隆中日报的社长吴德良是熟人，张国栋拿起电话打给他，

“是我，你们今天的报道是怎么回事？”

“张市长，什么报道，我在北京啊。”吴德良一头雾水。

“你他妈的养个小三也要跑到北京啊，都有人往我张家头上撒尿了，赶紧查一下，今天这篇大桥收费报道谁发的，我等你电话。”张国栋气呼呼的挂了电话。

吴德良慌忙打总编孙环宇的电话：

“环宇，今天发了什么报道，张副市长打我电话了。”

“讨论大桥收费的报道，好像有点针对张家。”孙环宇怯怯的回答。

“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摸老虎屁股。”

“报道是市委宣传部转过来的，谁敢不发。”

“哪个王八蛋写的，知道吗？”

“看不出来，要不您再问问新闻部姜大明。”

“这小子会跟我讲真话，算了吧。”吴德良知道是宣传部转过来的，心里有了八九分明白。

接到吴德良打来的电话，张国栋心里恨得痒痒的，冯占奎呀，冯占奎！我们张家怎么着你了，好歹也看看我张国栋的面子打个招呼呀。虽说你在金田这么多年没提拔，那也是前任书记那里你没打点到位，我们张家可没给拦着你进步。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隆阳大桥的收费终于寿终正寝，在市政府象征性补贴一百万元后，香港宏达实业无可奈何的放弃了收费。

五 爱心姐姐的故事

五 爱心姐姐的故事

团市委要在五四青年节表彰一批优秀共青团员，隆中市十大杰出青年。团市委书记杨少良亲自到郑国风这里请书记大人出席表彰大会并讲话。

郑国风笑着问杨少良：“这十大青年的事迹认真调查过吗，没水分吧？”

“事迹都是真实的，有的还很感人。”杨少良赶紧回答

“是吗，说说那个最感人的。”

“一个农村小学的老师，叫陈咏梅，被孩子们称为‘爱心姐姐’。她把班上几个留守儿童像弟弟妹妹一样照顾，每个礼拜都骑几十里山路的自行车去看望学生，遇到家庭困难的学生，她还给学生买吃的送穿的。起先，她是照顾自己班级的学生，后来全校的留守儿童都找她补习功课，她就每天放学特地留一两个小时在教室里给孩子们答题解难。”

“真是不一般哪！这个老师自己没家庭啊？”

“这个陈老师还单身，是个省城来的志愿者，会唱歌跳舞，还会好多乐器，孩子们很喜欢她。她还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合唱团，上次教育系统的一次文艺汇演，陈老师钢琴伴奏，全部由留守儿童一起演唱《我和我的祖国》，把大家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好多女老师都是鼻涕眼泪一大把，说这些祖国的花朵太不容易了。”

“留守儿童，哎呀……，以前倒是没注意到，隆中市的留守儿童多吗？”

“隆中范围内的农村中小学，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基本上是老人帮忙带小朋友，这些学生普遍学习都差，没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估计以后大部分人都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成为二代农民工。”

“这些出去打工的家庭，经济条件怎么样，调查过吗？”

“近些年，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一路飞涨，特别是广州深圳这些地方，这些普通打工者，若没有一技之长，已经赚不了多少钱了。”

“这些留守小朋友，政府要管起来，小陈老师的事迹固然要大张旗鼓的宣传，但一个老师的力量有限，要发动整个社会来关爱留守儿童”郑国风说的铿锵有力，“少良，你安排一下，我要跟这十个青年合影，跟那个陈老师要单独合影，电视台要作头条新闻播。”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杨少良有点喜出望外。

杨少良虽然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但祖辈也是农村，父亲是考上大学后才离开家乡在省城立脚的。杨少良从小在省城长大，中学时学习成绩不是那么优秀，就一门心事第一志愿报了二本的中原大学，顺顺当当的录取了。大学期间，学习上没什么压力，他就拿起笔写起了文章，经常在校报上发表一些散文和时评什么的，渐渐的在学校里也有了点名气，大三的时候，竞选学生会主席，成功登顶。毕业后留校，三年就干到了团委副书记。后来被赵雅兰在中原大学发现后，就被引荐到隆中做了团市委书记。

按照市委宣传部的指示，这次的杰出青年全部来自农村和一线岗位：老师、技术工人、大学生村官、农村有作为青年。曾有几位机关干部候选人，还是党员，杨少良觉得不错，就去找冯占魁商量，是不是也加一位。老冯一脸不屑的对小杨说：“你这个小朋友，压根就没吃透郑书记的讲话嘛，以后还要引导机关青年人才分流呢，不能鼓励青年人往机关跑！”

注意到留守儿童的问题后，郑国风马上找来赵雅兰和许忠仁研究问题。

郑国风问赵雅兰：“雅兰，隆中市范围的农村中小学有没有寄宿制的？”

“寄宿制通常在部分中学，高中通常是住宿的，小学都没有。”

“通常一个镇有几个小学？”

“现在的出生率低，好多镇只有一个中心小学了，个别大的的镇可能有两个小学。”

“昨天团市委杨少良来汇报五四青年节表彰会，提到了留守儿童问题，有个志愿者老师照顾了学校的留守儿童，我在想，这也是我们政府的责任，我们能不能在小学部也办寄宿制，招几个校工专门照顾留守儿童的生活起居，学校也指定几个老师来做他们的学习管理人。”

“这个当然好，但要预算一下费用，不知忠仁这边财政费用有吗？”

“为了咱们下一代，没有也要想办法”许忠仁马上表态。

“忠仁这边尽量挤一些资金出来，我们可以几条腿走路，从教育和扶贫条线上想办法问上面要一点，发动社会鼓励企业和个人也捐一些。”郑国风胸有成竹地说，“为小朋友做点事，相信大家会理解的。”

“也是的，国家每年还给非洲儿童捐款呢，中国的儿童不是儿童啊，还是亲生的！”赵雅兰嘟囔着。

“国家往外面花的冤枉钱少啊，单是邻国那个某三代，能吃掉我们几个省的财政收入，这王八蛋得了便宜还卖乖，动不动就要核试验。”许忠仁也是一脸愤愤然。

“要说冤枉钱，国内也不少哦！”

家电下乡骗钱，电动车补贴骗钱，科研经费骗钱，钱都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相反，全民医保没钱，免费教育没钱，我看单是三公经费省下来就能做成这些事。”郑国风也是深有同感。

说着隆中的留守儿童，郑国风突然想起自己的侄子和外甥。当年弟弟妹妹为了他这个当哥哥的能读书考大学，初中毕业就主动出去打工，郑国风的大学生活费大部分是弟弟妹妹打工挣的。郑国风大学毕业留在京城过上了好日子，但弟弟妹妹始终在外打工，结婚生子后小朋友也是留在老家让老人带看。有一年春节，郑国风一家回老家过年，虽然是短暂的几天，但是他马上发现了问题。无论是侄子还是外甥，都不围着爸爸妈妈转，要么找小伙伴玩，要么缠着老人要这要那的，明显的也不爱学习。郑国风临走前找弟弟妹妹谈心，劝他们不要夫妻两个都出去打工，留下妈妈在家照顾小朋友，男的出去打工。弟弟妹妹为难了，说他们做的都是苦力活，一个人在外面打工养不了一家三口。已经当上北方石化分厂厂长的郑国风就对他们说，弟弟和妹夫跟我去北京吧，工作我帮着找，保证收入不低于两口子在南方打工的收入。听到当厂长的大哥打包票，两家人痛快的答应留一个人在家里照顾小朋友。

回到北京的郑国风第一次违心使用手中的权力，把弟弟和妹夫安排到一个外协单位做技术工种，边学习边拿着技术工人的工资。后来，又为他们两个找了几个小分包工程，老实本分的弟弟和妹夫不会管理，郑国风索性让自己的维修车间主任过去手把手教他们，总算把两个农民工调教成了包工头。年终，弟弟和妹夫口袋满满的回家时，妹妹和弟媳终于能够在家安心照看小孩。两个小朋友有妈妈在身边管教，无论是性格还是学习，渐渐的就好了起来。“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郑国风由己及人，对隆中的留守儿童也是同样的关心爱护。

团市委五四青年节表彰会罕见的在电视台作了十分钟的新闻报道。当晚黄金时段，电视台还播出了一个“关爱留守儿童”的爱心专题片，现场录制的郑国风书记和几位领导现场捐款的视频也出现在画面里。

当天还有一个小插曲，郑国风跟陈咏梅合影后，突然喊杨少良：“少良，你过来，也跟陈老师合个影。”单身青年杨少良马上心有灵犀，心情愉悦的赶紧跑过来跟陈咏梅留影，并且热情的寒暄了一会儿。

第二天的隆中日报大幅刊出了“关爱留守儿童”专版，讲了“爱心姐姐”青年教师陈咏梅的事迹。同时号召全体市民奉献爱心帮助筹建留守儿童寄宿学校。

.....

回到学校的陈咏梅，静静的坐在宿舍的院子里发呆。傍晚的空气清新而带着一丝暖意，院子外面的菜畦地里时不时传来几声清脆的虫鸣，远处的垂柳在微风中轻轻摇摆，暮色里如梦如幻。没想到自己的一点无心之举，居然有这么大的社会回报。如果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都能像这里的头头一样，关心身

边的小事，为民服务，那些大城市的房价也就不会火箭般蹭蹭往上蹿了，嗯，隆中的房价确实不高。隆中的人也可爱，这个斯斯文文的团委杨书记，不仅热情的留了电话，而且还加了微信，啥意思？咏梅姑娘不由得脸红了。

三年前，陈咏梅和相恋四年的男友从中原师范大学毕业。男友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在省城找了一个体育特色中学，留在了城里。陈咏梅虽然也有音乐和舞蹈特长，但是找遍了省城内中学，没有人家愿意接纳这个没有后台关系的女生。大学里的班主任舍不得这位优秀的学生，就亲自出马给她联系了一所音乐特色中学，只可惜在省城的郊县，跟市中心有将近一小时的路程。眼巴巴着要毕业的陈咏梅，省城里的中学都是一点眉目都没有，急火攻心之下，一咬牙就去了这所城郊的中学。

刚开始工作的半年里，她和男友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团聚，不是你来就是她去。慢慢的就商量着买房成家了，两人为买房几乎跑遍了城里城外大大小小的楼盘，市中心点的四万多一平，郊区一点的也要三万左右。两人思量着买一个100平左右的两房，怎么着也要三百多万，首付30%就要近一百万。男友家在郊县城里，妈妈下岗多年，爸爸是个印刷厂的装订工人，供完儿子的大学，老两口的口袋也空了。陈咏梅家里倒是好些，但也只能勉强凑个首付。陈咏梅就劝男友回家想想办法，先借点钱，两人把房子买了，这样日子就可以过起来了。哪知男友回去一趟，灰溜溜的回来了，说老家这边的亲戚朋友都势利的很，知道他们家穷，没人愿意借给他们。爸爸妈妈反倒说，你们现在还年轻，不如再奋斗几年，顺便也等等看房价是不是能跌点下来。

陈咏梅听了男友的话差点晕过去，这国家在拼命印钞票，就是用通货膨胀来剥夺老百姓的存款，钱一天天在贬值，这房价怎么能降下来呢！况且，这房价就是政府、开发商、银行联合给哄抬起来的，叫他们降房价那就是拿刀子割他们的肉，谁肯啊？

实在没办法，陈咏梅家里就准备自己买，但声明房产证只写陈咏梅和她父母的名字。

陈咏梅犹犹豫豫的把家里的意思告诉了男友，男友立马就甩脸子了：“你爸爸妈妈这么不信任我，还结什么婚哪，再说以后还贷款是不是还是我们一起还？”

“当然一起还，这不是一起住吗！”陈咏梅不以为意的反驳。

“啊，哦！我和你一起还贷款，房产证连个名也没有，我傻啊？”

“这不是你没钱首付嘛，我爸妈出的钱，写上他们名字不应该啊？”

“既然没我的名字，那我也不管了。你们爱咋地咋地吧。”男友气呼呼的走了。

陈咏梅站在原地半天没动，眼睁睁看着男友毅然决然的绝尘而去。小姑娘心里五味杂陈，四年的感情抵不过房产证上的一个名儿。人啊！总是自私的，当然自私是本性，也没什么错。可是为什么总有人想着占人家的便宜呢？

她开始回味跟男友四年的交往，其实男友长相也非常一般，走在大街上放人堆里估计连个回头的姑娘都没有，就像电影里的路人甲路人乙之类的。因为师范大学的女生多男生少，大二一过，那帮男生就被女生瓜分干净了。宿舍里小师妹把一个看不上眼的二手货介绍给陈咏梅，眼瞅着其他几个舍友都有了男朋友，她也就饥不择食的挽上了这个二货的手。当初也没当真，想想玩四年就算了。没想到这个直男愣是对她言听计从、不离不弃了。说实话，小伙子除了日常小气点，其他还没什么不良嗜好，小姑娘也就这么将就到毕业。

男友分配留在省城后，对陈咏梅的态度就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以前在她面前是个惟命是从的小狗，现在开始耍点小脾气，故意那么无意识的显露他在省城工作的优越感。哦，他现在是市区户口！

眼看着男友这般不闻不问，陈咏梅跟父母一商量，就决定自己买房了，大不了爸妈帮她一起还房贷。于是一家人悄悄来省城，买好了一套两居室，也没有告诉男友。买好房的陈咏梅不声不响的回到郊县的学校，心想着，等这该死的家伙什么时候来电话求饶的时候再告诉他买房的事。哪知道，这翻脸的男友就像头犟驴一样，一个礼拜也没来电话。再一个礼拜后，留在省城的大学闺蜜告诉她，那个男人有了新女友——一个拆迁户家的女儿，家里拆迁分了三套房！

陈咏梅木木的挂断了闺蜜电话，她的婚姻倒在了一套房上。这个原本就像个鸡肋一样的男友，算彻底翻篇了。“老娘再找个称心的”小姑娘心里恨恨的想，“明天就把手机号换了，不再联系，没有再见！”为了忘掉那个负心的男友，她主动申请了去山区任教。

“关爱留守儿童”的倡议发出还不到一个月，各地教育局就收到了许多企业和个人的捐款。其实真正的初期投入费用并不多，好多学校有教室空余，稍加改造就能变成宿舍，费点钱的是要增加食堂，几乎所有的小学都没有食堂，既然改造了，大家就准备一步到位，增加一个全校师生的食堂，留守儿童要吃饭，其他不方便回家的学生和老师也要吃饭。中学里部分学校都有宿舍，也有食堂，花费更少。只要配备几名护理人员，学习辅导老师是现成的，兼职管理一下这些特定同学就可以了，留守儿童辅导老师都享受班主任津贴，工作也有积极性。为了防止个别学校挪用经费，市教育局指示，这批社会捐款一定要专款专用，目前用不掉的，要留在账上用于今后的人员工资和校舍维护。

郑国风忙完留守儿童的事不久，唐婉蓉又给他带来一个新课题。隆中师范的一个心理学教授在课堂上感慨，说政府为留守儿童做了一件大好事，哪天也能关心一下我们这些留守老人就好了。同学们哄堂大笑，说你这大教授怎么成了留守老人，留守老人应该在农村啊？老教授不紧不慢的解释，农村老人子女不在身边，但还有孙辈在身边，但像他们这类城市留守老人，身边连个孙辈都没有，更惨！子女能到国外或大城市工作的，大都在异地生根发芽了，那些让自己父母感到骄傲自豪的社会精英们一个个都是大忙人，一年到头难得有几个电话来嘘寒问暖，通常都是春节这些假日才拖家携口像鸟儿一样回老巢住几天，更让人尴尬的是，就是这一年一趟的大假日，还不能每年都回来，因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男方女方家都要照顾到。教授说完指指课堂下这些同学，你们不要得意，迟早也是我这样！同学们一下子都默然了，谁说不是呢？唐婉蓉坐在下面心里暗暗庆幸，我还有个弟弟！

听了唐婉蓉的讲述，郑国风心有戚戚的笑了，说：“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没准我也会成为留守老人。”

六 房产商的意外来信

六 房产商的意外来信

继大桥收费专题后，隆中日报的又一则看似平淡无奇的新闻也引起了全城百姓的诸多猜测。本地房地产大亨赵子强掉山里了！事发地是市区通往郊区的一段山路拐弯处，时间是凌晨一点多（媒体估计），同车摔下去的还有一位本市小有名气的女主持，警方初步勘察结论是酒后醉驾，方向失控引起的。这个赵子强在隆中也是个传奇人物，早年是菜市场菜贩，曾因打架斗殴还被判刑。因为他打架凶狠被送外号“痞子强”。监狱出来后，他没有继续卖菜，纠集了一帮小混混开了地下赌场，后来又涉足按摩房、洗浴场所。

痞子强的赌场开得特别，一般人进不了他的场子，他的猎物都是隆中那些发迹了的生意人，只要被他盯上的人，都会输得倾家荡产。一位跟痞子强还有点老乡情谊的工程建筑老板杨德发，手下有一支两百多号人的建筑队伍，工程机械车有十几辆，还开了一家隆中最大的浴场——海阔天空。痞子强刚出狱那当儿，全身上下没一个铜板，找老乡杨德发求助，杨德发念在老乡情分借了一万给他，痞子强拿钱的时候千恩万谢。但当他开赌场物色猎物时，第一个就想到了杨德发。痞子强低三下四跑过去乞求杨德发，说你杨大哥是个大老板，到我这儿亮亮相，帮兄弟撑撑场面赚赚人气，钱输了算兄弟我的。杨德发为人豪爽，平时也喜欢玩一把，就欣欣然的去了痞子强的赌场。

刚开始，痞子强规规矩矩的，杨德发有时候小赢一把，有时候小输一把。痞子强还专门拉来一个陪赌女，赌钱的时候帮杨老板倒茶点烟捏捏背，散场后还陪他去包房里温存一会儿。杨德发很快就上了瘾，赌注越来越大，赔的也越来越多。

家里负责管钱的老婆发现杨德发三天两头从公司账上转款，就让娘家兄弟悄悄跟梢他，很快就发现了痞子强的地下赌场。托人一打听，明白了杨德发为啥老输钱，原来只要杨老板去赌场，痞子强就专门设局，杨老板有多少输多少。杨德发老婆知道痞子强是个黑道人物，不敢去砸场子，就悄悄的打电话报警，可是每趟报警，公安出警后的回复都是查无此事。

老婆的苦口婆心，年迈双亲的眼泪，没有阻止杨德发往无底洞的深渊下坠。为了更好的控制杨德发，痞子强还让陪赌女引诱杨德发吸了毒。从此，杨德发就彻彻底底的掉进了痞子强的局，先是工人发不出工资，队伍自然解散，然后是卖工程车，卖浴场。等杨德发成了一根被榨干的枯木时，痞子强便一脚把昔日的大哥兼恩人踢出了门外。原本被人羡慕的夫妻俩，一个去了戒毒所，一个去了精神病院。

得了杨德发家产的痞子强拿着钱到处通关系，认识了好多政府官员，不久就当上了区政府的拆迁队长。这拆迁队长虽然是个没有编制的临时工，但他披上了政府的外衣。以前痞子强打砸抢掠是非法勾当，现在成了政府的合法行为。

得势后的痞子强更加的丧心病狂。城南的城郊结合处，搭建了许多临时住房，住户都是外地来隆中的打工者或者小手工业者。城南区政府决定开发南郊这块地，那些外来户一个个都不肯搬走。这烫手山芋最终落到痞子强手里，他先是断水断电，住户们则点起蜡烛，到外面接水，架起煤气灶照样生活做饭。

痞子强又派小兄弟们去骚扰这些人家，冷不丁的往住户家里钻，人家吃饭就死皮烂脸的坐到桌上吃饭，有几个无赖还故意有事没事的搭讪女主人、大姑娘。小区里的一家东北人，姑娘刚中学毕业，一个拆迁队员骚扰了小姑娘几天，看看主人家没什么过激反应，胆儿大了就开始强吻人家姑娘。男主人忍

无可忍，抄起板凳就砸了这无赖，其他拆迁无赖就赶过来报复，拆迁户里的男人们也开始爆发，两拨人扭打在一起，刚开始还势均力敌，后来那些妇女儿童也加入了混战，那帮拆迁队员很快就败下阵来，丢盔弃甲的逃回去了。

痞子强见手下被打了回来，气得咬牙切齿。恼怒之余，心生歹意。趁着半夜月黑风高，提着一桶汽油带着几个拆迁队员，一把火烧了拆迁户区。可怜那些住户们，好不容易置办起来的一点家具家电全都付之一炬。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心疼房间里的几万元现金，不顾家人劝阻，硬冲进火海去取钱，结果被生生烧死在屋里。事件发生后，政府定性为拆迁纠纷，不允许公安介入，痞子强毫发无损！隆中的老百姓私下里纷纷议论，这个伤天害理的痞子强，枪毙十回都不过分。

许多被痞子强伤害的老百姓曾经四处上访，结果都被政府和公安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给退回来。久而久之，痞子强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事业上有了大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处投机钻营拿了几块地，又狠赚了几笔。从此，摇身一变成了房地产商人。颇为滑稽的是，就这么一位流氓地痞，一边暗地里行凶作恶，一边还公然出现在好多公益事业场合，扮出一副善人的模样。一路走来他不仅成了隆中仅次于张氏家族的房地产老板，而且还是堂堂的隆中市政协委员，跟隆中的好多政府官员称兄道弟。如今莫名其妙的出了车祸，落得如此下场，老百姓心里都是暗暗称幸，恶人有恶报。

如果赵子强的死真是一场交通意外，坊间或许会很快淡忘这件事。但是，痞子强生前接到的一份神秘来信，很快在坊间传开。

就像很多的离奇故事一样：某年某月某天的早上，痞子强来到办公室，发现了一份没有署名的信封。打开信封，抬头尊称是“痞子强先生”，落款是“中国社会公平正义联盟”。信中内容大致是：你痞子强先生通过不法手段，赚取了不义之财，然后列举了好多他曾经做的坏事。现在我们公平正义联盟要伸张正义，你必须掏出一笔钱来，一来补偿被你伤害的老百姓，二来增加我们的联盟经费，用来继续讨伐像你这样的披着羊皮的狼。痞子强顿时火冒三丈，老子就是流氓，共产党都不管我，我怕谁！当场把那封信扯了粉碎。随后，他还想向公安局报案，但一看信也被撕了，况且里面好多内容都是真人真事，也不便让公安局知道，只好私下里找公安局的熟人打听这个“中国社会公平正义联盟”，公安局的人回他说，中国有八大民主党派，这个公平正义联盟是哪根葱，没听说过。痞子强只好作罢，暗地里让他的小兄弟调查。他知道，自己坏事做绝，百分百有人要搞他，但他这两年也不惜血本，不仅攀上好多政府领导，而且也请宏宝张治宏吃过几次饭。自我感觉还不错，心想只要共产党不查我，谁能动得了我。这份信十有八九是哪个小混混来敲诈我的。暗地追查一阵子，没什么消息后，痞子强也就没把这件事挂在心上。直到出事那天晚上，还在花天酒地的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他乡下的老爷子突发心脏病，正在抢救，要他赶紧回去见最后一面。酒喝多了的痞子强没怎么多想，马上就驾车往乡下赶，过那段出事的山路时，手里的方向盘突然的就不听使唤了，齐刷刷的冲下山崖。

公安部门一番仔细的现场查看后认定是交通意外，赵子强的家属也只好自认倒霉。因为痞子强生前还有好多社会头衔，尤其是政协委员这个政治身份，这使他的葬礼比寻常老百姓热闹了许多，先是政协领导，接下来工商协会等一大堆叫得上名字和叫不上名字的组织和个人都致以最沉痛的哀悼。

虽然痞子强一生作恶多端，但他生前使出去的大把银子为他的葬礼挣足了面子。就在丧礼按仪式走完最后一段流程后，痞子强的二奶、小三、小四们突然窜出来又临时加演了一幕。十几个女人，有的还带着孩子，一起趴在痞子强的灵柩上哭着喊着自己命运凄惨，孤儿寡母没人照料。赵家大奶奶看着这帮装腔作势的狐狸精，眼睛里都要冒出火来，恨不得拿把刀子一一捅死她们。然而顾及赵家人的脸面，又不得不客气的把她们请出去，商谈这帮可怜女子的安抚费用。

忙完了丧事的赵家人，尽管对赵子强的死有好多疑惑，但随着赵的去世，全家人以为这事也就算过去了。然而，传说中的那个什么联盟却又像幽灵一样出现了，心力交瘁的赵家大奶奶在第二天起床时，

发现枕边多了一份信，大意是你家痞子强不停劝告，命丧黄泉，上次讨要的赎罪钱还是要出，不然还将有不幸的事接连而来。信件请阅完即焚，不许报警！

这个大奶奶，虽然身为痞子强的原配，但发达后的痞子强明里暗里讨了几房姨太太，这个原配夫人平日里根本见不着痞子强，夫妻间虽有一纸婚书，但早就没了夫妻之实。尽管当初也搞过“一哭二闹三上吊”，但痞子强根本就不在乎，正盼着她走呢，要不是顾及子女，痞子强恐怕早就离婚了。明白人劝她，你家当家的本来就是混混，你还希望他从一而终啊，现在能过上好日子就算烧高香了。听人劝吃饱饭，这位大奶奶也就任由他去了，但仍少不了隔三差五问痞子强讨要生活费，这么多年下来也有一大笔私房钱。

这次收了这份信，再次证明痞子强死得蹊跷，也证明了要钱那回事是真的。她是个明白人，虽然人家张口要了几百万，但对于赵家这么大家业也算不了几个钱，给了也就一了百了，否则，还不知这没来由的灾难事有多少呢！这位省事的大奶奶便自作主张，从痞子强公司账上以丧葬费用名义把钱转出来，悄悄的按人家的办法给了，对谁也没说一个字。

痞子强家的这笔赎金要是真被哪个黑吃黑的小混混给敲诈了，这个事可能就是赵家大奶奶带到坟墓的秘密。可是，那个自称公平正义联盟的组织还真做了一件公平正义的事，还不怕把事闹大。他们这个组织还真的把钱给了那些受痞子强欺负从而受苦受难的人家，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附带一份信说明情况，也是要求阅后即焚。因为受益的人家比较多，秘密也就成了多数市民议论的传说，但是求证任何一个传说中的当事人，均被否认。

就在大家对这个飘忽不定的公平正义联盟百般猜测的时候，中国社会公平正义联盟的一次重要会议正在悄悄进行着。身为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范希成与几位联盟重要成员商讨着几件大事：一是联盟的活动从完全地下转变为半公开，增强影响力；二是组建联盟武装自卫队伍，用于保卫联盟成员的安全及必要的正义行动；三是增加联盟在全国的布点，扩招成员，逐步形成全国范围的社会组织。经历了几十年社会淬炼，范希成不再血气方刚、激情四射，表面上变得低调沉稳远离政治，但他的内心深处依然密切关注着这个社会，依然有着一股强烈的改造这个病态社会的愿望。他深知，一党专政的中国永远走不出封建制度的阴影，思想逐渐活跃的中国人再也不需要什么伟大领袖，他们需要一个公平正义的民主制度，需要一张真正的选票。

当然，作为一个政党组织，不能永远活动在地下，否则就跟恐怖组织无异了。但是在当下一党专政的社会环境里，你还真不能随意走上街头去宣传民主自由，那些讨厌政治的路人会把当精神病人，而秘密警察则会毫不犹豫的把你押上警车，让你悄无声息的消失在这个世界。所以在组织活动的方式上，范希成他们选择了秘密活动，影响公开。从公平正义联盟建立的那天起，就有许多超级富豪捐献了资金，在一些国际组织的帮助下，公平正义联盟已经着手购买一些轻型武器和一些通讯器材。

至于这些武器的用途，范希成跟其他几位成员有一些小分歧，他说：“如果想在今后成为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组织，必须非常谨慎的使用武力，以免被别有用心的人把我们描绘成一个恐怖组织；再者，即使你拥有很强的武器装备，你也无法跟国家军队去抗衡，我们最终还是要借助各种力量通过合法公平的方式去赢得政权。”

“希成，你还是理想主义了一点，我们当然希望去参加公平的选举，即使我们没有当选，那也是我们的胜利，因为国家走向民主了。但是，你想想，一个专政几十年的政党，除了这个政党自身的几千万党员，还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依附在这个政党身上的利益群体，他们现在是吸吮着人民鲜血的既得利益者，过惯了不劳而获的舒服日子，你说让他放弃专政他就放啊，军队和警察就是统治者的暴力统治工具，你现在敢以一个新的政党组织冒头出来，武装警察和部队可以分分钟就把你们灭了。我们不希望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去推翻一个专制政权，因为这样的结果往往是又产生一个专制政权；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群穷凶极恶的专制者，他们没有普世价值的同

理心，那种欧洲式的街头革命在中国行不通，我们只有以暴制暴，国家才有希望。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拥有了一只数万人的武装，即使不去跟他们交战，也会给这些专治统治者强大的威慑力。”另一位联盟执委似乎更倾向于暴力革命的道路。

“虽然中国疆土辽阔，但你要想悄无声息的建立一支几万人的部队，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许多地下组织同时揭竿而起，当局一下子应付不过来，你才有机会和时间去建立一支准军事化的部队。务实一点讲，我们可以在已经建立分部的地区里成立一些小型武装队伍，不是为了去攻城夺寨，而是用于自卫和必要的正义行动，武装成员可以从退役军人里招募，将他们往特战队员方向培训，如果今后我们组织成员有人被捕，就可以进行有效的营救行动；再者，我们伸张正义的时候经常会遇上地方恶势力，这些恶势力往往还有政府、公安的背后撑腰，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武力去消灭他们，同时震慑那些为虎作伥的后台老板。”执委里的一位年纪稍长的成员折中了前面两位的想法。

接下来，他们检讨了最近的几次行动。针对痞子强的行动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也伤及了无辜，不管怎么说同车女孩子是无辜的。大家一致同意，只要行动中可能伤及无辜，就要立即终止行动。特别是这次，明知车里还有其他人，现场执行任务的同志没有及时上报，也没有灵活处理，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另外一次营救民运人士的行动也没有成功，由于房屋前后始终有安保人员把守，通讯又受到限制。营救人员无法接近，只能放弃。执委们讨论半天终究没有什么好办法，而且，即使把人救出来，也很难把他送出国门。

面对着同志们激烈而又热情的讨论，范希成心里也是一番感慨。从当初联盟成立时的几十个人到现在的数十万成员，就是短短几年，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一下子就像潮汐一样涌了过来，无论是富甲天下的巨贾还是拿工资养家的普通职工，都是慷慨解囊，为联盟尽力，公平正义的星星之火终于点起来了。

七 豆腐渣工程

七 豆腐渣工程

自从隆中大桥取消收费后，姜大明一下子成了隆中的名人，他经常收到一些揭发市政工程黑幕的信件。今天的一封来信是揭发隆阳河防护堤的豆腐渣工程的，里面还附了两张照片，照片里清晰的显示，一段脱落了水泥面的防护堤里是竹签而不是钢筋。因为隆阳河连接着长江支流，承担着防洪防汛的任务，河岸两边的防护堤属于国家工程项目，有着严格的技术要求和验收标准，怎么就竹签代替了钢筋？姜大明决定去现场一看究竟。

损毁的防护堤位于城北隆阳河下游的一个工业区。附近有一家造纸厂，厂家偷偷的埋了一根排污管道透过防护堤往河里排放污水，白天水泥盖板盖上的，晚上排水悄悄打开。可能是最近几次排水忘记打开盖板，污水渗漏到防护堤里，致使外层水泥脱落。从拍摄照片的角度看，拍摄人应该是坐在船上拍摄的。姜大明走到岸堤的现场时，一股浓烈的腐臭味扑面而来，有可能造纸厂刚刚偷排过污水，脱落的水泥层边沿还有深褐色的污迹。为了记下造纸厂的罪证，姜大明让助手用围巾裹住鼻子、身上系了跟绳子，拎着摄像机顺着岸堤缓缓落下去，把眼前一切全部录下来，中途还把污水口的盖板拉起来，给了个特写。

一条线索挖出两个重大新闻，姜大记者在岸上兴奋的抽着烟。

助手悄悄的问：“头儿，要不要去污水厂打草惊蛇一下，怎么着也骗一顿好吃好喝。”

“不忙，我们这一去，人家肯定怀疑我们发现了什么，万一他们把排污管毁了，我们就没证据了，得赶紧报上去，先把这些罪证固定下来。”姜大明像个嗅觉灵敏的猎人，马上打通了冯占魁的电话。

接到报案的冯占魁一刻也没耽误的直接电话通知安监局长，让他带人去现场固定证据。随后，来到郑国风办公室汇报姜大明的新发现。

防护堤工程是一年前刚上的新项目，因为项目招标的事，曾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项目建设方宏宝建设工程公司为了中标，特地约了隆中几个有项目资质的单位一起围标。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省城的一家建筑公司也来投标了。知道消息的宏宝建设的老板张国胜就在招标现场安排了几个打手，硬是拦着人家不让进来，两方互不相让，推推搡搡的就打起来了，最后进了派出所。等着省城公司的人从派出所出来时，投标已经结束了。感觉上当的省城公司马上四处找人投诉，招标公司、市城建局、公安局、市纪委全都找遍了，没有一个部门愿意调查这件事。当时还是副书记的郑国风也听说了这件事，心里暗自感慨，小地方就是没有王法，换上京城，谁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舞弊！

张国胜顺利中标后，嫌工程麻烦，就找来几个建筑工程队的包工头进行二次转包。一个叫黑皮的入行不多的包工头，硬生生的把两个多亿的项目叫到了七千万。吓得几个懂行的包工头惊掉了下巴，纷纷劝黑皮：“兄弟，这个造价摆在这里呢，你肯定要亏本的，不能做。”哪知人家黑皮，无知者无畏，毫不在意的仰起头说：“不怕，我有办法。”如今看来，他的办法就是偷工减料，甚至还发明了竹签代替钢筋的“新型”建筑方法。

至于那家造纸厂，是早年招商引资进来的项目。老板在省城有些背景，因为隆中当时的环保要求不是那么严格，这家造纸厂就顺利落户了。名义上，厂区内有一个大的污水处理池，但只有在环保部门检查时才装模作样的开机转一会儿。其余时间，废水就屯在池子里不处理，等到夜间，就悄悄排到隆阳河里。先前的隆阳河水清浪碧，沿河居民可以取水做饭。自从造纸厂搬来后，隆阳河水就逐渐污浊，居民再也不能取水用。市安监局每年收取造纸厂几百万治污费，从来没花一分钱去治理隆阳河。因为造纸厂每年贡献数千万的利税，还养着几千职工，当地政府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任由他去。

对于宏宝建设公司，郑国风觉得是时候收拾张国胜了，这个张治宏的大儿子，张国栋的堂兄弟，名义上开着一家建设公司，实际上是个倒卖工程公司，高价从政府手里接工程，低价转给建设单位，就这么躺着赚钱外，还开着地下高利贷公司。冯占魁建议，封了宏宝建设公司，拿下张国胜。郑国风觉得这样做确实是解气，但那豆腐渣工程还摆在那里，这可是涉及隆中六百万市民安危的大事，得马上重修岸堤，总不能让政府再出这笔钱吧。先让张国胜把工程重修了再说，这钱怎么吃进去的，还得让他们怎么吐出来！然后再治他。

拿定主意后，郑国风就对冯占魁说：“你直接去找张国栋，劝他做做张国胜的工作，赶紧把豆腐渣工程扒掉重做，事情挽救回来了，政府也不会为难他。”

“如果他不听，要不要告诉他这是你的意思”冯占魁试探着问。

“他是个聪明人，你一说他就知道是我的意思。但不能说我知道，不然这事就不能这么做了。”

“明白了，我去说说看，试试他口风。”冯占魁说完就去找张国栋了。

听完冯占魁的来意，张国栋客客气气地说：“老冯，谢谢你第一时间来告诉我，我稍后就联系国胜，瞧他这事办的，不是给政府抹黑嘛。”

“张市长，上次大桥收费的事做得鲁莽，郑书记还批评我了，说应该先跟你通个气。这不，我一看转过来的举报信，马上就跟你商量来着。我想，只要咱们亡羊补牢，事情也就没人追究了，你说是不是？”

“是啊是啊，我回去一定好好开导国胜，争取尽快把岸堤重修了。”

张国栋态度很诚恳的答应了冯占魁，他很清楚，就是借他冯占魁十个胆儿，也不敢自作主张来处理这个事情，这肯定是老大的意思，只是老大不便出面而已。他随即拨通了张国胜的电话，劈头盖脸把这个堂兄弟骂了一通，让他赶紧想办法吧岸堤重新修了。

张家的晚餐依旧是灯火辉煌，美味佳肴，但今天的气氛沉闷，张治宏、张国胜、张小东、秘书、法务一干人都是低头吃饭，张国栋不时看看他们，欲言又止。

饭后大家自觉走到会议室，等着张治宏发话。张治宏端起茶杯猛呷一口，冷冷的盯着张国栋问：“一定要重修吗？”

“肯定的，人家郑国风现在是先礼后兵，你不修，他不仅来拿钱还要拿人。”

“我们可以先把责任推到黑皮身上，事儿是他干的。”身为城管局长的张小东开始出主意。

“合同的法律主体是建设公司，黑皮只算个临时工，公司这个责任逃不掉的。”法务小心的提醒张小东。

“工程不是已经验收通过了吗，我们手续上没问题啊。”张国胜辩解。

“你以为验收的人能逃得了，就是你们重修了工程，他们也没好果子吃。”

“重修很麻烦的，先得把原来的扒了，再重新浇筑，怎么着也要一个多亿。”秘书小心翼翼的提醒。

“重修的事拖一拖吧，先把黑皮逮起来，这小子把我们害惨了。”

“对的，先让黑皮顶罪，实在不行，公司再找个项目负责人，揽下全部责任，坐牢就坐牢，过几年咱们再想办法捞出来。”张小东满不在乎。

“这个办法好，坐几年牢房省掉一个多亿，值！”

“人可以顶罪，公司赔偿怕是躲不掉。”

“这个没关系，公司账上没什么现金，最多破产。”

“咱们是私营公司，公司没钱，股东还是承担赔偿责任的。”

“那就麻烦了，宏宝实业有30%的股份，也要跟着赔。”

“岂止是30%，如果其他股东没有赔偿能力，宏宝要垫付全部的。”

“不管怎么说，明天先把几个公司账上的现金都转出去。”

“国栋，要么就这样，先把黑皮交出去，重修的事缓一缓吧。”

“叔，郑国风的手段多的是，恐怕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初五啊。我劝你还是认了吧。”张国栋忧心忡忡的劝张治宏，他担心这件事跟郑国风闹僵了，悬在头上的市长的帽子会离他越来越远。

“国栋，这也是一桩买卖，他郑国风出价了，咱们也还一下价格，保不准还能让政府也出一点费用呢

。”张治宏摆出一副在商言商的面孔。

“叔，你不了解郑国风这个人，我不多说了。你们好自为之吧，我先走啦。”张国栋叹口气，先行离开了。

……

第二天一早，宏宝实业和宏宝建设的财务匆匆忙忙开始往外转账，网银均显示余额不足，转款失败。财务打电话去银行询问，银行告知说，银行系统在升级，个别账户不正常，过两天就好了。做贼心虚的张国胜打电话给银行行长，行长支支吾吾的说：“系统确实在升级，税务也在查账，查到的单位暂停所有汇款申请。”

令人糟心的事情还不止一桩，宏宝实业看中的一个商业地块计划是本周投标的。张治宏秘书突然接到招标方电话，告知投标延期。看样子，张氏家族的几家公司已经被政府停摆了。

接到兄弟张治宏的电话，省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张治平有点恼恨郑国风了，你郑国风到我隆中地盘来，张家从来没有为难你，省委任命你书记我也投的赞成票，堤坝这点小事你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啊！张治平自己不便出面，就来子文省长这里诉苦：“子文，现在还是法治社会吗？这郑国风也太霸道了，一言不合就把人家企业查封了。工程出了问题，大家可以走法律途径，政府也要守法不是？”

“治平，这件事可不是小事，不能感情用事啊。防洪大堤涉及几百万人的身家性命，郑国风做法欠妥，但也是职责所在。你是明白人，人家也顾你脸面嘛，既没有向社会公开这件事又没有追查谁的责任，给张家留足了空间嘛。”子文省长劝慰这几十年的老搭档。

“治宏他们也是受害者，被一个叫黑皮的包工头骗了，现在要赔一个多亿，换谁也不肯啊，他郑国风是看我们家大业大，存心打我们秋风呢。”

“老伙计，不要在乎这点钱，赶紧吩咐治宏把岸堤修了。回头，找郑国风多给几块地，不就赚回来了嘛。”

“你说的轻巧，谁账面放一个亿的现金。”

“贷款啊，凭你张家的声望，还愁贷不到一个亿？你呀，老糊涂了吧！”

“那倒是个办法，我让治宏去试试。”

子文省长一席话让张治平心里舒坦了许多，怪不得人家当省长，那格局就是比我张治平大呀。

两天后，张国胜终于低下头带着一群建筑工人走上隆阳河防护堤。叔叔张治平的电话使他一下子醒悟过来，张家在隆中一手遮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以往他们张家就是隆中的一只大老虎，没人敢跟张家叫板，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而如今，郑国风就像那大闹天宫的孙猴子，金箍棒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就连张家这只大老虎，也被当头一棒，被打得火冒金星，晕头转向。

小霸王张小东憋着一股子邪气没处撒，带着一帮城管来到造纸厂。安监局的一台挖掘机正在挖开造纸厂到岸堤的排污管道，一根粗粗的白色塑料管露了出来。张小东指名道姓要见造纸厂老板孙长林，保安慌忙说：“张局长，这不出事了，老板在安监局里交代问题呢。”

“那你告诉我，谁在里面主事？”

“就厂办主任在。”

“喊下来。”

保安马上对讲机呼叫厂办主任：“王主任，城管张局长要见您，您下来一趟吧。”

一会儿工夫，王主任来到门口，诚惶诚恐的问：“张局长，您有事？”

“知道这岸堤怎么坏的吗，被你家的污水腐蚀掉的。我们现在要重修岸堤，你们造纸厂要赔偿损失。”

“是是是，老板回来我一定转告他。”

“让他主动来城管局找我，明白吗？”

“明白，明白。”厂办主任连连称是。

张小东没见着老板，只好带着一帮兄弟上车走了。等这帮城管大爷走后，厂办主任恨恨的唾一口说：“王八蛋，你们家的豆腐渣工程，好意思来找我们！人倒霉喝口水也塞牙。”

长林造纸厂位于隆中河西东北角，锅炉废气和造纸污水一直困扰着当地居民。这最近十年间，附近居民的肝癌和肺癌的发病率一直在攀升。多次到政府投诉未果的村民想了各种办法来阻止造纸厂生产运营，聚众围堵工厂大门，挖断通往造纸厂的公路，损坏供水管……但是长林造纸厂就是不管不顾，像一只蚂蟥死死的钉在隆阳河岸边。在几次聚众斗殴中，当地公安偏袒造纸厂，还打伤了好多村民。

偷埋的排污管道被发现后，长林造纸厂就被安监局勒令停产整顿了。事实上，一旦偷排管道不能排污水，工厂也无法生产，那两个装模作样的污水处理池根本处理不了全天产生的污水，甚至两个小时的处理能力都没有。

市委市政府的联合办公会开始专题讨论长林造纸厂的问题。安监局长蒋伯年如实汇报说，这个长林造纸厂二十多年来，排污排废从来就没有达标过。安监部门每年都下发环保整改通知，但造纸厂始终是虚心接受屡教不改。这件事也多次向市里反映过，但都没有答复。

张国栋脸上有些挂不住，说：“这件事我知道的，市里没有采取措施，主要是看这个厂生产效益一直不错，每年销售额有三十多个亿，是个利税大户，一直下不了决心赶他走。”

“国栋说得没错，因为隆中钢铁这些年来一直亏损，整个市里难得有长林纸厂这样的利税大户，我们确实没有对这个厂从严管理，生怕影响了全市GDP。”市长钱运良补充说。

“牺牲环境换发展，对不起子孙后代啊！政府有了GDP又有了利税，表面上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实际上，造纸厂交的利税可能还不够我们治理环境的费用，更不用说附近村民患恶性病治疗的费用。”冯占魁感慨道。

“留着它有严重的污染，关掉它又舍不得。可以帮他们换个地方吗？比如迁到黄原工业开发区，附近没有居民，还有专业的污水处理厂。”赵雅兰提醒各位。

“这是个办法，但估计孙老板不肯，搬迁重建一个造纸厂费用可不低，他现在赖在这里不走，每年躺着净赚几大千万。”

“先跟他商量看看，把我们的意思也告诉他，如果愿意搬迁，这次偷埋管道的事我们就淡化处理，不仅不重罚，还可以给他介绍一些战略投资方。”郑国风吩咐蒋伯年。

孙长林被关在安监局招待所里，一会儿写交代材料，一会儿站到窗前发呆。刚刚事发的时候，他心里动了许多念头。首先想到的就是找人，钱运良、张国栋都可以，平时逢年过节好烟好酒、现金礼券送了不少，这时候帮忙说句话，安监局也不会为难他，最多罚点款了事，毕竟蒋伯年也是熟人，平时也拿了他不少好处。可是这回安监局好像来真的了，当场就拿人，关在这里不让跟外面联系，蒋伯年也不来见个面。接下来他又想到转移财产，公司财务负责是小姨子，这个丫头不知道能不能灵活点，帮他从小公司账上转点款出来，不然被封账就一分钱也出不来了。还有自己银行里的那些大笔理财，不知道会不会被查出来。胡思乱想一番后，他开始做最后的打算，听说新书记是个清官，民情民意上比较顾着老百姓，周边这些村民可是恨死我了，他们要是趁机再闹一闹，我这造纸厂怕是要被关了。关也就关了，反正这两年钱也赚够了，儿孙几辈子都花不完。只要这趟平安出去，什么都不是事儿。安监局长蒋伯年终于来看老朋友孙长林了。孙长林喜出望外，忙说：“我就说嘛，老朋友就是老朋友，不能忘了兄弟。”

“孙总，不好意思啊，这是上头的旨意，我也只能奉命行事。”

“理解，理解，那现在怎么着啊，你们总不能一直关着我呀。”

“老大很震怒，幸亏钱运良、张国栋帮你说情呢，你小子人缘好啊。”

“都是靠领导关照，这不也要你帮忙嘛。”

“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还是要靠你自己。”

“怎么说？”

“老大原意要把你送进去，关个十年八年的。人家张国栋替你打圆场，说你已经意识到环保问题拖不

下去了，正准备找个地方搬迁。计划中的新厂产值比现在还高，还能为隆中的经济建设做贡献。”

“张市长真是好人，老大怎么说的。”

“老大一听脸就缓下来了，说如果你真打算搬迁办个新厂，那就不跟你较真了。相反，政府可以帮你拉投资，当然，你孙总如果自己有钱那是最好。”

“这个搬迁确实要不少钱的，政府要是能帮忙引进投资方当然是最好了。”

“你跟我说实话，你真打算搬迁吗？不会是张市长为你找的借口吧。”

“这个，我确实说个这话，只是还没选好地方。”孙长林硬着头皮承认，生怕说不好被关进去。

“赵市长说，黄原工业开发区可以建造纸厂，条件优惠着呢。”

“那是最好了，我就是找不到地方。可我现在出不去啊。”孙长林苦着脸说。

“你若真打算搬迁建新厂，那我现在就去市里汇报，放了你。孙总，你不会害我，出门不认账吧？”

“不会，绝对不会！我一出去就筹划新厂，反正这个厂也不能生产了。”孙长林信誓旦旦的说。得到孙长林肯定的答复，老狐狸蒋伯年心里暗暗的笑了，总算完成老大的交代。

当蒋伯年来到郑国风办公室时，法院院长正在汇报包工头黑皮的案情。知晓了罪魁祸首确实是黑皮后，郑国风指示从严从重处理。

八 悄悄来访的县长

八 悄悄来访的县长

晚饭时间，唐婉蓉忽然好奇的问郑国风：“老板，你听说过公平正义联盟这个名字吗？”

“没有啊，民主党派里没这个组织，你们同学弄出来的？”

“才不是呢！最近学校里都在议论这个组织。”

“现在这社会组织都要在政府登记的，不然就是非法的，你可不要参加哦。”郑国风认真的说。唐婉蓉就把外面传说的痞子强的故事告诉了郑国风。

郑国风听了睁大眼睛问：“真有这么事？”

“应该是真的，讲得有鼻子有眼的。”

“咱们隆中是个小地方啊，啥时候冒出这么一尊大神。”

“你不会追查这件事吧，老百姓可叫好着呢。”

“如果没人报案，谁去调查一个传说啊。”

“那就好，不然我跟你说了这事，反而害了人家。”

“这个组织为民除害做了政府不能做的事，也算是社会稳定力量，不是恐怖组织。”

“老板，你这么认为就太好了。”

“不要说出去，就当今天我们没有讨论这个话题。明白吗？”

“明白，我没说过这事。”

唐婉蓉安心吃饭了，她很诧异隆中坊间都在议论的事情老板居然不知道。由此可见，那些高高在上的领导是多么的不体察民情。

郑国风嘴上说不调查，心里可是犯起了嘀咕，这可是件大事件，不可小视。要是这个组织产生于隆中地面上，又真干了这些事，那我这市委书记绝对的失察啊！不行，一定要调查一下。

郑国风住在招待所里，通常下班后就是看看书练练字。他看的书可谓包罗万象：经典古籍，财经专刊，军事科技，社会热点等等。最让人看不懂的是，一个堂堂市委书记却从来不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这个号称上等人要看的节目却偏偏入不了这位郑书记的法眼。唐婉蓉起初有点不解，就问：“老板，你怎么不看新闻联播啊？”郑书记笑笑，回答说：“全国几百个电台都只会播一条一个字都不会变的新闻，你还有兴趣看吗？”唐婉蓉若有所思又懵懵懂懂的点点头就再也不问了，当然她也不会告诉任何人书记不看新闻联播这件事。

郑国风晚上很少接待客人，通常政府同僚也是白天到他办公室汇报或请示工作，只有赵雅兰这样的少数几个市级领导才会偶尔晚上来谈点事。但是，今天他破例接待了一个人，起初是唐婉蓉委婉的提起，说老家的县长要来拜访一下。郑国风一愣，突然想起这个黄原县地处隆中市的西北角，是个老少边穷的地方，上次去工作调研尽遇着那些精心挑选的人民群众，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这次县长要来，可以敞开来谈谈黄原的问题，于是他就痛快的答应了。

这位黄原县长叫王传志，五十多岁了，当了两届县长，算上常务副县长任期，共伺候了三任县委书记，传说他又要迎来第四任书记，心里很是不甘。找了好多关系，最后竟然通过一个保姆求见了新书记，真是应了宰相门前七品官的老话。

这位王县长早年的仕途也是顺风顺水的，他本是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在一次书法比赛中认识了他的老岳丈，当时的隆中书画协会主席，老爷子慧眼识才就把女儿许配给小王老师。在老岳父的一路帮衬下，小王从中学校长干到教育局长，再从教育局长做到了县长，一路走来虽没有啥耀眼的政绩，但做人倒也中规中矩，工作也算勤勉。他的仕途戛然而止于岳父大人的意外去世，据说是一次老友聚会时

喝高了，半夜里突然中风撒手人寰。隆中那些附庸风雅的上层人物原本可以隔三差五的问老爷子要幅字画什么的，现在什么都要不到了，自然也想不起来这位王县长了。

黄原地处凤鸣山的北侧，凤鸣河穿城而过，据说历史上有过一段手工业发达的繁荣景象。当年洪武大帝朱元璋得了天下，把这块地分给一个朱家子孙，这个小藩王对属地农民盘剥掠夺，穷凶极恶。百姓被逼无奈，有人就上凤鸣山当了强盗，拉起一支队伍后，回头血洗了小藩王朱家，黄原从此没落。国共两党争天下时，黄原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当地百姓紧衣缩食供养八路军几万人的部队。国军来围剿八路军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坚壁清野，坚决不给国军一粒粮食，搞得国军军长因为后勤供给不上，慌慌忙忙的撤军走了。事后八路军的将军当着老乡的面留着眼泪说：“黄原人民为革命作了大贡献，以后共产党得了天下一定要把黄原建设好。”

解放后，八路军的将军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黄原县长到北京开会特地找了这位将军，想让他帮忙在凤鸣河上造座桥，这位将军兴冲冲的找到财政部，要求拨点款。哪知财政部长这个大财神随口一句话就把将军打发了，毛主席的家乡还没钱建设呢，黄原是啥地方？将军的脸顿时蜡黄蜡黄的，回家后几个月都没上班。搞得那位黄原县长因为给将军找了麻烦，被省委书记狠狠批评教育：“不脚踏实地好好工作，跑到北京走歪门邪道。”

大陆改革开放后，当年在黄原没吃到当地农民一粒粮食的国军军长终于有机会回家乡黄原来看看。当地政府迅速修缮了这位亿万富豪台胞的老宅和祖坟，还搞起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老人看着乡亲们一个个还穿着补丁的衣裳，含着眼泪问县长：“想不到解放几十年了，老家还是这个样子，你们需要我做点什么？”

县长小心翼翼的说：“您老要是方便，就帮我们在凤鸣河上造个桥吧。”

老人爽朗一笑，说：“好，那就造桥。”

于是，凤鸣河终于告别了几百年的摆渡，有了她的第一座桥。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黄原跟随着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流，城市和社会发展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凤鸣河上又造了一条崭新的大桥，不过这座大桥连接着穿城而过的省道，车辆过桥统一征收十元过桥费。因为老桥是当年台湾侨胞捐赠的，政府没好意思收费，所以当地许多在乎这十元过桥费的车主还是选择从老桥绕道过河。每天上下班时间，老桥上总是车满为患，加上国人不守规矩爱插队的习惯，这个时段的碰擦事故也特别多，于是下车吵架的，拼命按喇叭的，大喇叭放音响的……等等一切都折射着整个城市的浅薄、浮躁、功利。

黄原的民风彪悍，不像东部富裕县城，人家那里的社会秩序井然。无论是当官的，还是跑腿的，大家都固守在自己阶层的圈子里，早九晚五悠闲的工作生活。尽管当官的捞足了钱，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普通工薪阶层的日子也很滋润，他们满足于自己的生活，一般都懒得理会当官的那些破事。但黄原不一样，当年倾家荡产支持八路军的百姓发现，解放后自己并没有成为梦想中的国家的主人，相反，在三年号称的自然灾害里还饿死了几万人，接下来又是文革运动，又有好多年年轻人死在武斗中。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和折腾里，大家的日子始终过得艰苦，养个娃上不起学，生个病去不了医院，更不要说去城里买个房过几天城里人的生活了。相反，地方上当官的从来就不顾百姓疾苦，横征暴敛，动辄就用城管、警察来对付乡里。受尽了欺辱的良民渐渐也就成了当官的嘴里的“刁民”。

王传志恭恭敬敬的坐在郑国风书记的对面，一脸委屈的诉苦：“郑书记，我今天来不是为了争什么位子，我今年都55了，也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我就是不明白，前面那些县委书记都是市里下来的皇亲国戚，到咱们黄原来晃一晃，搞点政绩工程，就脚底抹油升迁去了。但是您看看，黄原的经济上去了吗，留下一堆烂摊子，还是我在给他们擦屁股。我都伺候三任了，这不听说又要来第四任县委书记了，我实在伺候不起了，您也让我退了吧。”

郑国风看着眼前这位两鬓一片斑白的县长，心中有些不忍，忙说：“老王，我知道一些黄原的事，你不要着急。这次干部调整还没有讨论黄原的人事安排，你们县委书记有没有在黄原干实事，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作为黄原土生土长的老干部，不要被一些假消息误导，要在其位谋其职，哪怕就是退居二线也要站好最后一批岗，态度上可不能出问题。你今天来，正好谈谈黄原的问题，咱们把问题谈好了谈透了，黄原以后才有希望。你说是不是？”

“现在主要是经济问题，政府现在全靠卖地和发债来维持开销，今年经济形势不好，地卖不动了，发债利息也变高了，政府筹不到钱，教师工资已经在减半发放了。”王传志忧心忡忡的说。

郑国风微微一笑，说：“老王啊，黄原吃财政饭共有多少人哪？”

“不到三万人，教师三千多人，是吃财政饭队伍中人数最多的。”

“其他部门有减半发放工资的吗？”

“没有。”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如果我记得不错，你也是教师出身哪，怎么就单想着欠老师的工资呢？要减半就大家减嘛！”

“这不都是惯例了吗，而且也不是我决定的呀。”王传志有些委屈的说。

“黄原的财政收入少，经济上遇到什么风吹草动容易扛不住，你想过发展一些特色经济吗？”

“黄原传统上是个农业县，水牛比较出名，凤鸣山的梨子和枣子也是特色，但这些农产品都赚不了大钱。”

“凤鸣山山清水秀，可以在文化旅游上动动脑筋。山上有什么名胜古迹吗？”

“以前有两处寺庙，文革时被红卫兵拆掉了。”

“联系一下佛教协会，市里拨点款，重修一下吧。只要山上有了人气，就不愁没游客。”

“是啊，我们还可以办文化旅游节，采摘梨子、枣子。”王传志一下子兴奋起来。

“加上你们的牛肉，一道招待客人，肯定受欢迎。”郑国风笑着启发他。

“嗯嗯，以前我们只想到招商引资办工厂，没往旅游上想呢。”

“工业还是要大力发展的，你们在凤鸣河边上经济开发区要加紧招商引资。”

“我们一直努力来着，可人家就是嫌我们没铁路，运输不方便。”

“铁路没有你们有水路嘛，把凤鸣河拓拓宽，在开发区边上搞个码头。”

“这年头招个商可不容易呢！今年来了几拨人，张口闭口多少亿的，样子都像大老板，还有几个讲英语的鬼佬。我们好吃好喝的招待了，结果人走后都没有下文。”

“这个我来帮你们想办法吧。还有铁路，我下回去北京问问，有什么规划中的项目，让他们从你们这儿绕一下，设个站。”

“郑书记，这也就是你，这事恐怕省里出面也不顶事嘛！”王传志眉开眼笑，心想，这北京来的官就是管事。

郑国风上次回北京时，北方石化正在筹划一个大型乙烯项目。因为北京的环境污染问题，北方石化正在全国寻找适合项目上马的地方。今天跟王县长一聊天，他马上想到了这个项目。北方石化是他的老根据地，国务院负责批项目的也是他的小兄弟，这事十有八九能成呢！至于铁路的事，让老丈人去打个招呼。郑国风心里盘算完这事，继续跟王传志说：

“谈谈你们现在的财政状况，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差多大缺口，想了什么办法？”

“往年政府预算收入30多亿，卖地30多亿，发债20多亿，政府支出80亿左右，

今年好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关门，税收上要少掉四五个亿，

现在房子不好卖，地也卖不动了，估计也要少10来亿的收入，

想着多发点债补一点，银行方面也贷一些。”

“这政府运行也像家里过日子，开源节流，开源上你们想到了，节流上有没有措施啊。”

“三公费用上紧了紧，省掉五千多万，县里组织的外出开会学习都停掉了，招待费也减半了。”

“这些都省不了多少钱，有没有想过减减人头啊，政府养的闲人太多了，

一个县级政府一百多个机构，既浪费了纳税人的钱又浪费这些闲置的人才。”

“可不是，我这边副县长就有八个还外加一个县长助理，哪个都不是好惹的，裁谁也不合适。”

“让你来主政黄原，你敢不敢对这个臃肿的政府机构动手术啊？”

“我哪有这个胆儿呀，除非中央政府有新规定了大家才敢做。”

“不要什么事都等上面的指示，我们地方政府要敢为人先，不怕丢了乌纱帽。”

照我看，一个县城几千个公务员都嫌多啊，更何况几万人吃财政饭！现在年轻人都想着考公务员，就是因为这份差事清闲，福利待遇好。以后要打破公务员铁饭碗，大家都是合同制员工，参照全民收入的中间标准给工资，一样社保一样退休待遇，看谁还稀罕公务员？”

“郑书记，上次的村级班子改革可是刚过去，您不会一下子就要改到县级政府吧，步子快了点儿吧。”

“谁让你们揭不开锅了呢，穷则思变嘛，回去想想办法吧，真想不出办法我也只好再派个人来啰。”

一番对话后，王县长显然有点跟不上郑国风的思路了。按照你郑书记的意思还真是要拿我们黄原开刀了，那一百多个机构可都是国家编制里头的，你想撤了谁啊，又怎么安排人家？郑书记啊郑大人，您背景深厚可以大折腾，我王传志这小县令可干不了你这活儿哟！唉，不管怎么说，今天来也来啦，该送的东西还是要送！王县长从包里掏出一只绢布包裹的木盒，打开盒子，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里面是一块黝黑发亮的黄原砚台，边层夹里有一大一小两支黄原狼毫。王县长讪笑着说，“知道郑书记不收礼物，

这是黄原的特产，不值几个钱，但它是黄原人民的一片心意，请郑书记笑纳。”郑国风看着这宝物，着实是喜欢，虽然自己的字上不了大雅之堂，但平素也喜欢看看字画什么的，眼前这宝物若是带回北京孝敬那酷爱字画的岳父大人，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显然这位王县长是问过小丫头的，不然不会这么投其所好。这砚台看着不凡，这王县长大概是费了不少银子！仔细把玩了一会儿，郑国风想想还是不能要，眼前这王县长显然是来要书记这个位置的，就他这点能力、见识，哪能堪当重任啊！想到这里，郑国风把打开的盒子重新包好，对王县长说：“老王啊，砚台很好，我也长见识了，但君子不夺人所爱，你拿回去保管好，黄原人民的心意我领了，市委一定重视这次黄原领导班子的调整，希望今后把黄原建设好。”王县长难为情的说：“我这几年没贪没拿，拿不出像样的东西，让郑书记笑话了，但我知道您也不是那号人，

东西我带回了，希望您不要有什么误会。”“哪里的话呀，以后欢迎你来交流工作。”郑国风客客气气把这位县长大人送出了门。

见王传志走远后，唐婉蓉不好意思的对郑国风说：“老板，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吧？”

“不麻烦，正好让我再了解一下这个人。”

“这个王县长在黄原口碑还是不错的，规规矩矩的一个老实人，没想到也会送东西开口要官。”

“你误会了，他没有问我要官，送一个砚台也在情理之中。”

“你会让他当县委书记吗？”

“这个可要大家讨论决定的，我不能搞独裁哦。”郑国风嘴上这么说，心里已经拿定主意，这个王县长，怕是千年老二的命啊！

“不好意思，我不该问这样的话。”唐婉蓉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保姆问的话。

“没什么，你一个小丫头，嘴没遮拦不奇怪，到外面嘴紧点就是了。”郑国风笑着吩咐她。

“嗯嗯”唐婉蓉很是感激这个像大哥一样的老板。

九县委书记们的愤怒和质疑

九县委书记们的愤怒和质疑

中原省农村工作会议在省委大礼堂隆重举行，隆中市的基层政权改革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肯定，这场大会就是要在全省推行这项改革。赵雅兰作为这场基层改革的主要推手，上台做了专题发言，洋洋洒洒的讲了一个多小时。台下的听众一个个竖起耳朵认真听讲，不时还做着笔记。赵雅兰的发言全是干货，从思想动员、组织培训到具体实施、跟踪考核，里里外外全讲了个透。台下坐着的这些市县两级的主要领导也基本领会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和要领，只是部分人心里还是觉得让农民自治改革有些不靠谱，以前都是讲党的绝对领导，现在让村民自治，哪里还有绝对领导？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暗暗叫苦不迭，以往那些村支书、镇长、镇书记的帽子都可以卖的，现在这么一来，一大笔收入损失了，心痛啊！

会议休息期间，郑国风走进了陈文远书记的休息室，刚好子文省长也在。

“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们谈事。”郑国风手扶着门把手很识相的准备退出来。

“真是的，说曹操就曹操到了，赶紧进来吧。”陈文远书记冲着郑国风招招手。

“国风这是跟我见外啊，有我在你就不进来啦？”子文省长也不忘揶揄一下。

“哪里呀，这不看着领导谈事，不方便打扰啊。”郑国风有些难为情。

“不把我们当自己人嘛，

瞧我们两个为你这农村改革都拼了老命了，你到北京这一趟回来也不给我们透点风声”子文省长不依不饶。

“正是向领导来汇报工作的，哪敢有所隐瞒啊？”郑国风赶紧辩解。

说起这次北京之行，郑国风心里也一直掂量着怎么向省委领导说这个事，本来是休假回北京一周，全是私事。哪知道岳父大人无意中告诉了中办领导，中办领导说首长正好要了解一下情况，要安排一次见面。就这样，郑国风以私人名义拜访了首长，不算是正式汇报。谈完了农村改革，首长要他说说下一步的想法，郑国风有些为难，说：“想从县级政府层面做些大手术，不知道中央政府层面有没有什么说法，就怕犯政治路线错误。”

首长倒是很大度，说：“现行的政府机构和职能确实满足不了社会发展需要了，大家都在说要改，但没人敢提怎么改，估计很多人都有你这种担心。具体怎么改，由你们自己去摸索，可以设两个前提：一是保证社会稳定，不能引起动乱动荡；二是党可以退出政府一线管理，但一定要有监督权和最终拍板权。另外加两个有利：一是有利于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政府成本；二是有利于国家的民主法治和长远发展。”

郑国风说：“有这两个前提、两个有利做指导是可以做些大的改革的，但是希望中央层面能给中原省委下个文，哪怕是表明一下支持改革的态度，我就可以去做了。”

首长说：“这个议题常委会上没有讨论过，就是讨论估计也会意见不一致，政治局会议就更不要说了。但你们可以先去尝试，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这边可以用中办的名义发个文到你们省委，讲两点，一是肯定你们的农村自治改革，二是鼓励你们在更高的政府层级继续改革创新。”

郑国风说：“那就可以了，省委主要领导还是很支持我们隆中市的改革的，有些人想给我扣帽子揪辫子甚至打棍子，都被书记省长驳回去了。”

首长听了点点头，说：“那就好好干吧！”

就这样，郑国风从首长家里告辞出来，中办领导送他到门口，悄悄叮嘱说：“这只是私人会见，不宜

让外面知道。”

郑国风连说：“明白明白”，如沐春风般走出了中南海富强胡同。

这不一回到省里，就来见书记和省长了。

“见着大老板了？”文远书记小声问。

“见了，但是吩咐不要多说。”郑国风小心的说。

“就连我们也不让说，我们可是在为你打工哦。”子文省长开始叫屈。

“那倒不是，中办领导吩咐不要传出去，中办文到了吗？”

“到了，两天前，要么怎么敢大张旗鼓的开会。”

“这个基本是大老板的意思，鼓励继续改，但要保证社会稳定，也不要丢了党的领导，只要有利于政府革新除弊，

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就可以试一试”，郑国风故意不提原话的两个前提两个有利，但把意思讲了，省得日后中办领导怪罪他不保守秘密。

“哦，原来是拿到尚方宝剑了，你还真有一套啊！”

“这只是老大的个人意思，不是正式意见，现在高层意见分歧也大着呢。”

“那就有些麻烦了，中办发发了个文实际就是表了个态，这个尺度很难把握啊。”

“嗯，是有些难办，那国风你有些初步想法没有？”

“马上人大政协换届了，准备从这里开始改，真正民主选举。”

“理论上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真正民选了，怎么保证党的领导啊！”

“可以留三成至四成的名额由党内选举产生，其余可以按区域按界别直接选举，人大常委会由党委提名和代表集体推荐产生，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

“那政府首脑还由人大选吗，还是全民直选？”

“最好是全民直选，当选县市长全权负责地区事务，人大只履行监督职能，如果当选人不能有效履行职能或者贪赃枉法，人大可以弹劾罢免当选人。”

“这个步子跨得有点大，容易被人家误解为三权分立。”

“有些区别，我们的人大由党委掌控的，不是多党制。”

“这个估计不行，我们省委也肯定不能支持你这么干，你这个西方式民主的嫌疑太大了。”

“你可以参照农村改革的样式嘛，由上级政府党委成员兼任下级政府的书记，只监督不具体管理，县市长还是由人大选举产生，当选县市长全面行使职能，对政府机构重组改革，人大进行监督。”

“这是个稳妥点的做法，县市长的产生问题不是关键，关键是政府机构的改革，要彻底解决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

“乡镇的改革可以参照农村自治模式，县级政府我回去再认真想一想，有什么新想法再来向省委汇报。”

“省委不能包治百病，大的原则可以提醒你一下，具体的要靠你自己想自己做，实在吃不准了可以像今天一样做个小交流。”

“好的，有两位领导支持，我肯定去做点事来。”

……

隆中的农村自治改革才不到一年时间，中原省委便在全省推行隆中模式，这让好多怀疑派、等待派多少有些惊讶，中央还没有定调的事，就这么全省推广，那得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

早前的省委常委会上，身为省委副书记的张治平就是明确反对的，“仅凭中办的一纸电文就做出这样的举动是不明智的，虽说这次农村自治有些积极的效果，但明显是弱化了党的领导，如果这种倾向得到我们省委的默许，那以郑国风为代表的这群改革派就会把党的领导革没了。”

常务副省长田国富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回应张治平：“郑国风自己是市委书记，他会把自己的位置革没了，上级党委委员兼下级支部书记，级别高了，能力强了，也可以说加强了党的领导。”一席话引得众人大笑，文远书记出面打圆场：“有反对意见很正常，可以记下来，以后真有事，治平也有个说法

。”

散会后，张治平副书记心事重重地谋划他的一系列计划。首先是张国栋的安排，郑国风这番折腾肯定停不下来，以他的这种强势，国栋就是当了市长也没什么话语权哪，说不准还要跟着郑国风冒政治风险，那还不如帮国栋另外找个地方。其次是隆中那么多老部下，这四平八稳的官大家都会当，郑国风这么一搅腾起来，这些人的位置很难再保啊！最后要担心的是张氏家族在隆中的利益，那些地产公司、金融公司、垄断生意可能都要受到影响！与其坐着挨打，不如奋起抗击，试试能不能把郑国风赶走？

公安局长悄悄向郑国风汇报：“痞子强的事是真的，调查了几家受害家庭，痞子强下葬后几天里，这几家都有现金往银行存款。同时调查了痞子强公司账户，那两天先后转出了800万现金。”

“那收款账户的人查到了吗？”郑国风问。

“收款账户是中原证券的几个自然人账户，但户名都是外地的假名。”

“证券开户也必须是实名，假名怎么开得了账户？”

“非实名制以前是允许的，而且旧身份证现在也没法查了”

“那这个公平正义组织查到什么人了吗？”

“没什么线索，还要查吗？”

“继续查，不过不要急，慢慢来。”

公安局长领命去了。郑国风一听说款转到中原证券，马上想到了范希成，或许老同学能提供些信息。

自打县级政府换届方案定下来后，组织部长马玉祥便按照郑书记的指示跟隆中下属的五县三区的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谈换届选举事宜，根据郑国风设想，整个县委班子不再专职，县委书记以后的正式头衔是人大常委会主任，不再直接参与政府管理，只对政府行使监督职能。县委常委及委员可以竞选政府公职。如果不愿意这样安排的书记，可以转县长或区长，但都要通过人大会议的差额选举。

首先表达不满的就是金凤县委书记陶汉君，你说人大代表直选我忍了，毕竟还可以在候选人资格上做些手脚；你说精简机构我也忍了，那是政府的事，与我县委关系不大；你要把我县委一锅端，我是真不能忍啊。我堂堂一县委书记怎么能放下架子去竞争县长呢，亏你马玉祥说得出口。其他那些县（区）委书记在谈完话后，也是一个个面色凝重的走出了组织部大门。

眼看着手中的人事权力即将丧失，这几个县（区）委书记回去后马上开始调整人事，尽量把心腹调往一些关键部门。眼看着整个隆中市又要兴起一股买官卖官的逆流，冯占魁、马玉祥随即向郑国风汇报了此事，郑国风立即让组织部发出通知，政府换届选举前全市所有人事任命暂时冻结，上周已经任命调动的全部取消。市委斩立决的态度迅速平息了这股刚刚泛起的不正之风，那几个躁动不安的县（区）委书记只好消停下来。

中纪委监察室王立峰主任带着厚厚的一份举报信来到主管副书记陈刚的办公室，八位隆中县（区）委书记联合签名的举报郑国风的信。举报信洋洋洒洒的写了上万字，罪状集中在四条：一是身为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刻意淡化党的领导，走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二是勾结外部投资公司贱卖隆中钢铁的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三是与副市长赵雅兰、生活保姆唐婉蓉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四是纵容非法组织社会民主正义联盟在隆中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在张治平的授意下，张国栋背后操刀，组织八位西县（区）委书记炮制了这份颇有分量的举报信。

陈刚粗略过了一下举报信，心里明白了八九分，就问何立峰，“你怎么想啊？”

“举报内容不奇怪，经济问题、男女关系这些都是问题干部的通病，调查一下就是了；但是，这政治错误不好办哪，听说中办都发文支持人家呢。”

“那政治问题暂不管，先核实经济问题和男女关系，八位县太爷联合状告上司，倒是头一遭哦！”

“老大刚接见过这位郑书记呢，这当口去我们去调查是不是有些不合适？”

“你们倒是鬼精，这种不对外的事也知道，那就转中原省纪委，让他们摸摸底。”

“好的，

郑国风本来就是厅局级干部，转省纪委也正常”王立峰一边回答一边心想，这八成就是诬告，转省里，他们爱咋地咋地吧。

陈刚心里当然更清楚，这份信转下去就是对郑国风的保护，中纪委没当回事，你省纪委怎么处理，还不是看文远书记的脸色行事。

张治平手里捏着从中纪委转过来的举报信，心里有些愤愤然。八个在职县委书记的联名举报，你们中纪委居然不当回事，皮球又踢回来了，更为可气的是，批复上压根没提郑国风的政治错误，只是简简单单写着“着省纪委调查经济问题和作风情况”，落款：王立峰。张治平张罗着将举报信寄给中纪委，心里想的就是把事情的影响做大了，不管举报属实不属实，只要中纪委一下来调查，影响就造成了。这时候就可以建议省委按个暂停键，要么暂停郑国风的职务，要么暂停郑国风的改革，这样也就目的达到了。眼下这一来，他只能拿着这份信来试试文远书记的口风了。

所谓的贱卖国有资产，郑国风确实参与了这次资产重组，他的调研报告交给子文省长后，马上就批复执行了，因隆中钢铁从没有外方融资经验，老总就找郑国风帮忙，说好事做到底，送佛到西天，你郑国风既然提了建议，就得帮我找投资方。郑国风被他缠得没办法，只好让自己老婆大人王颖出面，拉来几家投资公司。因为隆中钢铁的固定资产和存货价值估值高，外方投资公司就压了一下价格。人家钢铁公司正为钱发愁，哪里还顾得上跟投资公司讨价还价，急急忙忙的就成交拿钱了。王颖所在基金公司作为经纪人自然也赚了一些中介费用，王颖作为公司业务联系人，按比例拿了她应得的奖金。作为郑国风本人，谈判开始后，压根儿就没参与过，他甚至连成交价格都没关心！

陈文远书记仔仔细细看过举报信，就问张治平：“隆中有一个公平正义联盟？”

张治平就把当年痞子强的事情讲了一遍。

文远书记又问：“这事跟郑国风有关系？”

“应该关系不大，主要是郑国风没有下令追查这件事。”张治平估摸着说。

“你这也只是个传闻，又没报案立案，那不能算郑国风庇护这个组织”文远书记说，“不过有机会还是要调查一下真假。”

“我的书记大人，那其他问题怎么办，就这么算了？”张治平无奈地问。

“其他的事情我觉得不靠谱，你可以派人去调查核实，但不允许干扰他们的工作。”文远书记的语气很坚定。

“调查期间是不是让郑国风回避一下，比如去参加个学习什么的？”

“治平同志，咱们不能凭着一个莫须有的指控就去打断人家的工作，你尽管调查嘛！”

“好的，文远书记，我这就去安排”张治平不无失望的走开了。

十 解放路上的游行示威

十 解放路上的游行示威

身为市委政府机构改革小组组长，赵雅兰又开始频繁奔波在隆中和中原大学之间。郑国风主要确定的是大方向和思路，具体操作还得赵雅兰，只有她才熟悉整个政府机构的流程和协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搞过多次政府机构改革，初心是精简机构，结果却是越改越多，一个县级政府财政供养的机构多达一百多个，规模大点的机构动辄上千人。

人多官多的弊端不仅在于人工成本的增加，而且滋生了好多不良习气。“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就是政府人浮于事的生动写照，机关大院里一杯茶一张报纸坐一天的习俗延续了几十年。凡是有点头衔的手里都捏着一点小权利，吃拿卡要甚至贪污受贿，无所不用其极。

郑国风现在力主的大方向就是，政府由民选出来，然后让党和人民再来监督它。党如果直接参与了政府事务，那谁又来管党呢，这就相当于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政府事情做好做坏，都是自己说了算。就像国家电视台那样无耻，明明办了一场烂得不能再烂的晚会，第二天的新闻里仍然是一水的好评如潮，当然，国家电视台也就是个无脑的新闻机器，不讲真话才是它的最大原则。

按照中原大学一位公共管理系教授的名言，现如今的网络社会，资讯发达，政府人员闭着眼睛就可以裁掉一大半。赵雅兰仔细核对过县级政府的一百多个机构，按照目前的社会功能，可以缩编到二十个左右。凡是社会团体如共青团、妇联、工商联、文联、红会等，不再设专职人员，全部由社会人士兼职，自筹经费自主开展活动。

缩编首先从县委县政府首脑开始，县委书记到委员不再专职，县委书记任人大主任，副书记及委员可以由政府机构和人大的人员兼任；县政府首脑只有县长、副县长两人，由人大代表差额选举产生。一个五十万至一百万左右人口的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员可以缩编至几千人左右，相比较现在最多三四万人员的规模，何止是砍掉一大半！怪不得有人戏称“国外政府雇员忙得像条狗，我国政府雇员懒得像条虫”。

面对这么多即将被精简裁撤的人员机构，不仅赵雅兰觉得难以推行，就连宣传部长冯占魁和组织部长马玉祥也觉得不可思议，三人觉得把议题拿到市委会讨论之前，应该小范围向郑国风汇报一下，于是便一同走进了郑国风的办公室。

郑国风请三人落座后平静的说：“咱们这机构精简还没开始，就有人告到北京了。”

“谁让你动人家的奶酪的，搁谁谁急。”赵雅兰笑道。

“岂止是奶酪，你郑书记可是在敲人家饭碗！”冯占魁不忘补刀。

“是经济问题还是作风问题啊”马玉祥有些调侃。

“还真有作风问题呢，雅兰和唐婉蓉都被人家提到了。”

“这是抬举我呀，人家婉蓉姑娘青春年少才是正主啊。”

“还有更大的罪名呢，淡化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

“嗯，这个帽子适合你，还有吗？”

“还说我纵容非法组织呢，隆中有个民主正义联盟，你们听说过吗？”

“听过，都是痞子强那件事传的，不知真假。”

“这种事你们知道了应该告诉我一下。我这还是听唐婉蓉讲的，有关渠道反馈，这个组织可能是真的。”

“好的，我也让记者去查查看。”

“说说你们的进展吧。”

“我们的方案准备得差不多啦，你过目一下，主要是人员安排问题。”

“几万人要离岗，不能一下子推到社会不管啊！”

“可以鼓励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先退休。”

“那也只是很小一部分。”

“尽量安排转岗，鼓励离职创业。还有一条，放风出去，提前五年内办理退休的按原公务员退休待遇，五年后跟企业退休人员待遇并轨。今后录用的公务员一律改为合同制员工，跟企业员工一样。”

“郑书记，

你这是要革我们自己的命啊，我们是社会利益分配的主导者，这么刀往自己人身上砍，会不会出乱子啊？”

“改革到了今天，

当权者如果没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去革自己的命，那以后就会有更大的革命，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动荡。”

“你看，前一段还只是几个县委书记跟你闹，

现在再把几万公务员群体惹毛了，这么多人，还不得吃了你！”

“饭一口口吃，路一步步走。咱们先抓这次换届改选，

政府机构精简分批分次进行。可以今年合并几个局，明年裁撤几个委办，创造条件鼓励提前退休、主动离职；最重要的是遵循一个原则：保证分流人员就业。”

……

张国栋借着到省城开会的机会，去看望叔叔兼政治导师张治平。这位神通广大的叔叔在张国栋还是一位中学生时就为他的侄儿遮风挡雨了。当年张国栋学习不理想，考大学完全没希望，张治平愣是从教育局弄到一个委培生的名额，硬生生的把张国栋送到隆中师范。担心这位聪明的侄儿学理科可能毕不了业，还特地给张国栋选了个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后的张国栋在市一中还没学会拿教棒，就被调到市委当秘书了。然后，刚开始学会写篇完整讲话稿的时候，又被调去当科长。就这么一路升迁，张国栋学了一身政府官僚的手段，真正实事没办过几件，独立决策就更加谈不上了。但是，文凭却给混得越来越高了。一个隆中师范的专科委培生，读了一个党校的本科，报了个省城三流大学的在职硕士，一天学没上，两年后居然也拿了个管理硕士的文凭。人家郑国风到现在还是个本科学士，但那是一流大学的含金量足足的四年全日制本科。看着郑国风就任市委书记后一系列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张国栋显得有些跟不上节奏，总觉得隆中要变天，再也回不到以前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的年代了。

对着叔叔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张国栋提不起一点点胃口，他只能茫然的盯着张治平问：“叔，我该怎么办？”

张治平端起酒盅细细的长长的咪一口，叹口气说：“市长不用想了，这个位置是赵雅兰的。帮你想办法调到其他地方吧。”

“不能啊，叔，这张家在隆中还有那么多生意呢，我走了咋办？”张国栋急急地问。

“眼下郑国风这一折腾，你以为那些生意还能做下去？再说了，郑国风这改革有政治风险，你不能跟着他受累，他这么下去很有可能要掉乌纱帽的！”张治平口气很重。

“倒也是，我先调离避避风头，等他下台了再回来。”张国栋有些喜色。

“等机会吧，我这边准备派个工作组去查他，

不管怎么说，先杀杀他威风，你这边也不要闲着，也给他制造点困难，把那么多张家的干部调动起来对付他。”张治平恨恨的说。

往年隆中的国庆假日是欢乐祥和的。清晨，雾气弥漫的市区街道告别拥堵模式，只有几个清洁工零星的散落在大街上，慢悠悠的扫着地面的梧桐叶，时光一下子会慢下好多。从春节后上班到现在的市民又难得的拥有了七天黄金假期，头一天的假期往往是从睡破脑袋开始的，尤其是年轻人，前一晚都

是要玩得天昏地暗的，哪怕是宅在家里看电视的，也要把松弛的身体扔到沙发上熬过半夜。

而今年的国庆，雾蒙蒙里透着些诡异。早上十点不到，市政府前的广场上三三两两的人群就开始聚集了，接下来就如同被人施了吸星大法一样，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到政府广场。由于是国庆第一天假期，街面上偶尔骑过几辆交警摩托，看着广场的人群，估摸着又是什么商家在搞促销活动，谁也没在意。

渐渐的，雾气散尽后，广场中央竖起了好几面横幅标语：“坚持党的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公务员是财富，不是累赘，反对裁员”。人们一个个戴着口罩，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走出市政府广场开始在解放大道上游行，路边还有一些摄影记者随行，不断的拍着照片，几百人的队伍由北而南，沿着解放大道不断推行，声势浩大。

刚刚睡醒的人们纷纷起床，匆匆忙忙的拿起手机相机在窗户边噼里啪啦的拍照。在隆中这块土地上，有多少年没看到游行了哦！就是文革前的三年饥荒期间，善良的人们也是饿死也不敢上街游行的，今天这又是搞的哪一出啊？

换届选举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正式通气会是在国庆节前几天召开的，参会的都是处级以上干部，社会上这么快就有了反应，显然是有人泄了密。隆中这次游行示威一下子成了整个中原省国庆期间的最大的热点新闻。

虽然这次游行并没有按照法律程序事先登记，但事件上报市委后，郑国风仅仅吩咐警察上街维持秩序，并没有驱散游行群众，游行人群走完解放大道后也没有过激举动，大家很快散掉了，或许是急着回家开始真正的假日生活了。

面对反对派利用国庆假期突然发起的示威游行，冯占魁想动用隆中的舆论工具对此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批评教育，同时也安排公安排查一下示威背后的组织者以及会议泄密者。电话里向郑国风汇报后，郑书记却说，把泄密的会议内容在隆中日报上以征询意见的草案形式刊出来，让全市干部群众公开讨论，看看民意到底是支持改革还是否定改革，改革方案有哪些优缺点，正好也可以完善一下。为了减轻对广大干部群众的震动，郑国风让冯占魁再请教一下赵雅兰，把拟公布出去的方案再斟酌一下，尤其是一些敏感的数字，能不讲的不讲了。先看看再说。书记的回复让冯占魁颇感意外，以往一直强调的是管控舆论，现在却是民意放开，开门办公，郑书记真的是改革从我做起了。

国庆游行的幕后黑手很快浮出了水面，隆中宏宝实业的张治宏进入了警方视线。那场号称以公务员为主体的游行实际是宏宝实业的员工加一些外来务工人员搞的一场闹剧，事后每人还补贴了三百元的劳务费。自从自己的大桥收费项目被媒体公开出来后，张治宏便一直思量着如何反击，待张国栋把政府的内部会议告诉他后，他觉得是时候对郑国风反戈一击了。张治宏的那些狗头军师很快便拟出了这份游行方案，张国栋觉得可以，就让他们去准备了。

张治宏有点不放心，悄悄问张国栋：“国栋，这事闹大了，郑国风会不会秋后算账？”

“放心吧，你们只管游行，不要和警察冲突就可以了。”张国栋想着自己都快调走了，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再说郑国风也不会这么小家子气。

国庆游行原本是一场给政府施加压力的闹剧，没想到却引燃了一个热点话题。隆中电视台、广播电台、隆中日报、门户网站都在热烈讨论着隆中这场即将到来的改革。

主流的民意认为，能够让人民代表真正拥有话语权，并监督政府绝对是个大好事，至于政府机构精简那是早该做的事，几百年前那么原始的封建政府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公务员。一个中学历史老师甚至拿出一组数据，当今社会的官民比例是1:4，历史上离我们最近的最腐败的清朝政府的官民比例是1:7，难道我们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政府效率竟然比不上一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

针对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和工资收入，也有人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公务员群体本质应该是服务社会公众事务的，他们既没有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又没有文化艺术上的贡献，工作上也不需要特别的专业技能，凭什么拿着优厚的工资待遇，还享受着特别的社会福利呢？在欧美国家，绝大部分的优秀人才都去了高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因为那里的工资福利远远高于一个公务员的水平，而我们的年轻人居然抱着流传几千年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不放，越是优秀的人才越是往公务员队伍里钻，而且是削尖脑袋的往上爬。他们看中什么呢？权力，尤其是那些不受监督的权力。现在的改革就是要把权力放在笼子里，不让它胡作非为，不让它以权谋私。

从中国公务员现状来看，那么多优秀人才放到公务员队伍里，也是一种人才浪费，博士、硕士的终点站应该是能发挥一技之长的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而不是成天泡在事务性工作里的政府机构。

当然，那些可能被裁撤部门的群体也有些辩护声音。共青团的人说，我们是党最重要的后备力量，怎么能把我们裁了呢？反对派马上说，难道把你们养在机关里成天养尊处优就算培养接班人了，广大生产一线和科研一线更能培养人！

妇联的人辩解，我们妇女能顶半边天，只有妇联才能替女同胞讲话。接着就有人反驳，现在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是劳动法，妇联想替女同胞发声还可以继续啊，作为群众组织你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可以通过你自身努力发展壮大。

工商联、文联也都纷纷声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甚至可以随口说出自身存在的一百个理由，网友嘲笑道，难道你们都是养不大的孩子吗？国家养了你们几十年，现在让你们出去自立了，你们居然好意思叼着奶嘴不肯放，真要做一辈子寄生虫吗？

舆论一边倒的支持着改革，这让在隆中盘踞多年占着各个领域垄断生意的官僚家族们惴惴不安，宏宝实业张治宏更是恨恨的说，要让砸他们饭碗的人付出代价。

因为市府公布的机构精简方案没有公布具体的人数和时间点，公务员群体反应相对比较温和，老是喊狼来了，喊了这么多年，也不见一根狼毛，大家都已经麻木了。

就在大家热议着即将到来的政府改革时，隆中的房产价格没来由的涨起来了。因为整个经济形势不好，大家都在预想着房价的下跌，隆中这个中部的三线城市怎么会上涨呢？

主管副市长赵雅兰马上进行了调研，一番走访后，渐渐发现了其中的端倪。先是几个大地产商散步谣言，什么隆中要升级为副省级城市，要设立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隆中政府改革后房地产要限购，以后买房国家要增加交易税等等；然后是全市新开的楼盘集体提价，更加恶劣的是房产商们提价后还不急着卖，采取“饥饿疗法”营销；接下来房产中介推波助澜，二手房也开始跟着新房涨价。

紧急召开的市政府办公会上，有人提出行政干预，约谈所有地产商，不允许高于备案价格销售，违反市府精神的，打入黑名单，以后不准在隆中拿地。也有人说，新房涨价都是开发商把房子卖给自己，骗的是银行贷款，可以提高首付，限制银行贷款来控制房价。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给出了好多药方。会后赵雅兰特地接受电视台采访，澄清市场上流传着的种种流言，声明隆中房地产市场不存在涨价的基础，对于个别地产商的扰乱市场的行为将严惩。

紧接着，房地产局约谈了所有房地产商代表，传达市府精神。

会后第二天，市政府关于房地产调控的几条意见也出台。首先在房地产商方面做了限制，拿地后一年内必须开发，不开发的政府收回土地；拿地三年内必须销售，四年内没有卖出去的商品房按照销售备

案价格每年征收百分之五的房产资源空置税；其次是防止炒房，新购商品房五年内不得转让，五年后转让商品房的差价部分全额征收增值税和所得税（改善型除外），企事业单位不得以单位名义购买商品住房；最后银行方面也紧了资金来源，首付提高到百分之五十，贷款条件改为本市社保记录三年以上，月还贷额小于百分之五十家庭收入。

市政府一套雷厉风行的的组合拳出台后，刚刚兴起的涨价潮迅速回落。房产商们暗自里抱怨张治宏，不作不死，老东西把大家都害了！

十一 小保姆的烦心事

十一 小保姆的烦心事

下午放学后的唐婉蓉正收拾书包准备回去，班主任梁老师从教室外走了进来，说：“唐婉蓉，你跟我来一下。”

“好的，您稍等。”唐婉蓉把书和笔记塞进书包，拿着水杯就跟着老师出来了。

“省里来两个人，说要问你点事。”班主任很奇怪的打量着唐婉蓉。

“说什么事了吗？”

“没有，院里宣传部的人就说问你点事，让我把你带过来。”

唐婉蓉跟这个班主任一年也难得说几句话，班主任经常找的是班长和团支书。这回莫名其妙的来找她，唐婉蓉觉得有些奇怪。走进办公楼的一间会议时，院党委书记正跟另外两个人在聊天。看到梁老师和唐婉蓉进来后，院党委书记就亲切的说：“婉蓉同学，省里两个同志找你了解点情况，你实事求是的回答就好，不要害怕。”说完，就拉着梁老师出去了。

省里的两个人和唐婉蓉隔着会议桌对面坐着。一个年纪稍长的人开始自我介绍：“唐婉蓉同学，我们是省纪委的，找你了解一点郑国风书记的事，请你如实回答。办公室有实时监控记录我们这次谈话。”

“好吧。”唐婉蓉看着眼前这个光着脑袋，戴着粗黑框眼镜的人，心里有点暗暗的说，好个中年油腻男人！

“你到这里来上学是郑书记安排的吧？”油腻男冷冷的问。

“是我们招待所经理安排的。”

“为什么安排你，不安排别人？”

“他说我工作认真，又是高中毕业，适合去。”

“那在你入学前，你是不是跟郑书记提过要去上大学？”

“没有”

“那就是郑书记主动帮你上学的。”

“我不知道，我已经跟你说了，是我们经理安排的。”唐婉蓉马上警觉起来，这个家伙不是好东西。

“我们查过你的股票账户，赚了不少钱，你能解释一下吗？”

“我学的是财会专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炒股票不犯法吧？”

“我看你6个月里，投入了近十万元钱，能告诉我钱哪里来的吗？”

“家里亲戚朋友看我炒股票赚钱了，也想赚点钱，就借给我了。”

“有借条吗？”

“没有，我们农村人借钱凭个人信誉，不打借条。”

“赵雅兰副市长是不是经常来找郑国风书记？”

“不经常，有时候。”

“她来的时候，你也陪着吗？”

“他们在客厅里谈工作，我就倒茶添添水，削个苹果什么的。”

“你看到他们一直在客厅谈工作吗？”

“是的，他们谈话都是敞着门的，从不关门。”唐婉蓉开始明白这个丑陋的男人想问什么了。

“他们一般谈工作多长时间？”

“这个不一定，有时半小时就谈完了，有时长点。”

“除了工作他们不谈点别的？”

“我大部分时间在自己房间看书，我进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谈工作。”

“好吧，谈谈你的事情。有男朋友吗？”

“现在没有，以前谈过，这跟你们有关系吗。”

“嗯……，没关系。你现在没谈男朋友，是不是因为郑书记？”

“不是，因为我现在又要工作又要读书，没时间谈朋友。”唐婉蓉压住心头的怒火，尽量不发作。自己一旦失态，就容易被他们抓住把柄。

“你跟以前的男友有过男女关系吗，就是性行为。”

“有过。”

“你跟郑书记也有过吧？”

“没有，我们没有男女关系。”

“能联系上你以前的男朋友吗？”

“那还是好几年前打工时认识的，电话也换了。”

“叫什么名字？”

“李小强”

“你跟他认识了多长时间？”

“两三个月吧，他辞职后不久我们也就分开了。”

省纪委的两个人问了半天，始终问不到他们想要的内容，这个外表稚嫩单纯的小姑娘回答的滴水不漏。他们原以为能从唐婉蓉不是处女这个环节能坐实唐婉蓉和郑国风的男女关系，没想到小姑娘大大方方的承认有过男友，那这个锅就让那个不知真假的男友背了。实在没办法，只好叮嘱唐婉蓉：“这次谈话内容要保密，不许告诉任何人。”

唐婉蓉暗自庆幸。前两天，招待所拉她们服务员去妇保医院做了体检，医生特地检查了她的下体。当时她还不明白，又没有结婚生孩子，检查那个干什么？原来是为今天的调查准备的。这两个家伙显然是看了体检报告，有备而来的，幸亏有个曾经给自己献殷勤的小男生。

几个月前，唐婉蓉去郑国风的卫生间取衣服出来洗，发现郑国风的内裤浸水搓过了，她拿在手里还闻到了一股男人味。后来也有好几次是这样，成熟得像个水蜜桃一样的婉蓉姑娘立马明白了，老板正值壮年，身边没个女人，这是自然溢出啊！

晚上吃饭时，唐婉蓉故意说：“老板，电视台那么多美女往你跟前挤，你怎么不挑一个，大嫂不在身边怪冷清的。”

“唉，这些记者主持人都不简单呢！好上很容易，以后可就麻烦上了，一大堆的要求等着你。”

“人家保不准真心喜欢你，不图什么呢。”

“一个长得不帅的中年老男人，要不是戴着市委书记这顶帽子，哪个姑娘愿意鲜花插牛粪上。”

“那你就给点人家什么呗。”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她今天问你要这个，明天问你要那个，总有一天你无法满足她。”

“然后呢？”

“身败名裂进监狱啊！不用怀疑。”

“算了，我陪你吧，我不要什么。”唐婉蓉狡猾的看着郑国风。

“你一个黄花大姑娘，要结婚嫁人的，跟我算怎么回事。”

“就当谈个男朋友，好上几年是几年，等你厌我了再嫁人。”

“你这是拿你最宝贵的东西给我，我可承受不起啊。”

“最宝贵的东西！”

你看看我那些同学，都给了那些不負責任的小男生，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也不会是终身相伴的人。

”

“人家那是你情我愿的爱情。”

“准确一点，是你情我愿的游戏。你帮我改变了人生，我奉献给你我愿意。”

“我帮你的都是举手之劳，不要放心上。”郑国风很诚恳的说。

.....

唐婉蓉入学一年多来，在学院里耳濡目染，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来招待所时的拘谨和害羞。学院里的同学都小她三四岁，一个个像小鸟儿一样活泼。男欢女爱的，不止是校园的花园里，就连走在路上，也要忍不住咬一下嘴儿。唐婉蓉起初被这帮弟弟妹妹羞得脸红到脖子，她常常装作没看见似的稍微让开点路快速走过去。后来，在一个晚自习上，坐她前面的一对活宝，男的那只咸猪爪都插到女的裙腰下面去了，婉蓉妹妹在后面被那个男生撩得心里砰砰乱跳。更要命的是，每逢周末，这些弟弟妹妹们忍不住青春荷尔蒙的刺激，一对对的手挽手大大方方进了学院周围的那些宾馆。看多了，唐婉蓉也就见怪不怪了，渐渐的衣着打扮上也开始靓丽起来，并且勇敢的戴D杯罩。

当天夜里，小婉蓉就钻进了郑国风的被窝，小鸟依人般趴在他身上。郑国风爱怜的抚摸着她的后背说：“你个小傻瓜！”

隆中师范的大门前，唐婉蓉淹没在人群中不声不响的上学放学，规则得就像闹钟上的指针。有了和郑国风的鱼水之欢，婉蓉自有一番成熟的风韵。一帮高年级的男生时不时的有意接近她，有的来攀攀老乡，有的来邀请她加入这个社那个社，有的就直接厚着脸皮请她看电影吃饭。唐婉蓉表面上都客客气气的拒绝了，心里暗暗的骂着，就你们这帮占了便宜就走的不负责任的混蛋，姑奶奶是你撩的吗！

眼前这帮像苍蝇一样乱飞的男生自然入不了婉蓉姑娘的法眼，但周末回去遇见的那个人，让她有些心动。前几天，从来没有主动打电话的妈妈突然打来电话，说老爹身体不大好，让她有空回去看看。从隆中到黄原老家，要转几次车。先是乘坐长途车到黄原，到黄原再转个小巴士或三轮车到老家白杨镇子上。从镇子上到老家还有十里多路，老一辈人从外地回来通常是走回去的，现在的人通常叫个摩托的士，在乡间小路上一溜烟的就到家门口了。郑国风本想让司机送她的，婉蓉说从县城到老家的路汽车很不好开，就一个人背着个双肩包回去了。

初秋的季节，婉蓉扎着马尾辫，穿着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上身罩一件乳白色的卫衣，在白杨镇大街上特别扎眼。她刚下车，就有几个摩托抢了过来，争先恐后问去哪里。这时有个瘦高个、白白净净长方脸的小伙子走了过来，“是唐婉蓉吧，你妈妈让我来接你。”

“是我，麻烦你了。”妈妈电话里已经吩咐过了，唐婉蓉放心的跟在小伙子后面上了摩托车。

小伙子叫王新春，是白杨镇中学的老师，也是隆中师范毕业的，教语文。两人一聊天，原来还是黄原二中的校友，王新春早唐婉蓉两届。两个人还有几个共同的老师，说起学校当年的事，都很兴奋。

王新春刚进大学时，嘴角还留着一撮毛茸茸的小胡子，腼腆的像个大姑娘。宿舍里的几个文学青年说王新春这个样子像个诗人，就劝他学着写些抽象派诗，有的还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让他看。农村文学青年王新春看着室友那些残字段句拼在一起的抽象诗，就说你这作品太高级了，我都看不懂。室友认真的说，这就对了，抽象诗没有具体的意境，全凭读者的阅历和体会去想像。王新春心想，你就扯淡吧，自己都不知道表达什么，还让人家去猜。

从此，王新春就把心思放在古代文学研究上了。四年下来，到毕业的时候，导师说王新春的古文研究不输给北大的研究生，建议他留校继续深造。王新春听了也很高兴，就等着教授安排。可是，没过几天，导师又苦着脸无奈的对他说，留校名额就一个，系里几个领导为争这个名额都快打破头了，你赶紧另寻出路吧。王新春钻在古文堆里，研究的净是明君良臣，看着眼前这帮弄权小丑，一气之下，索性卷着铺盖回了白杨镇，这个生他养他的故乡，毕竟还是个干净点的地方。

婉蓉到家后，发现老爹唐俊山正好端端的在院落里剥豆子，妈妈和舅妈正在厨房里忙碌着做饭。原来是老爹身体没病，心里有病，正思量着给唐婉蓉谈婆家呢！王新春就是舅妈给介绍来的。按照舅妈的说法，小伙子大学生，长得俊俏，端着公家饭碗，家底也不错，是农村里打着灯笼难找的女婿。

尽管是被妈妈骗回了家，唐婉蓉还是挺开心的。她用炒股票赚的钱把家里的房子整修了一下，里里外外显得明亮了许多。爸爸妈妈身体健健康康的，种着十来亩地，也不劳神费力。最主要的是自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可以让老爸老妈在农村里体面的生活。

自从婉蓉给市里的领导当了保姆，唐俊山那紧缩的眉头就逐渐舒展开了。他内心里一直愧对着女儿，要不是自己在建筑工地上摔一跤，懂事的婉蓉也就不会退学了。虽说现在又拿起了书本，毕竟耽误了好几年。村里年龄相仿的姑娘都有孩子了，女儿还要去读书，得赶紧张罗着找个婆家。相比较起婉蓉的落落大方，王新春反倒有些不自在，倒不是自家的家境怎么差，相反他老爸是闻名乡里的养殖大户，家里的存款足以让他藐视学校的一众老师。但是，面对眼前这双清澈明亮的眼睛，王新春总有一些自惭形秽，感觉婉蓉就是天上的仙女，自然的清新典雅。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位新时代的老学究王新春是看上婉蓉了，几乎是一见钟情，他心想着，娶上这样的老婆，这辈子做牛做马都值了。

唐婉蓉对这个王新春印象也比较好。小伙子尽管是小富人家，但看不出一点娇气，很实在一人，还带着浓浓的书生气。饭桌上，妈妈不断的给小伙子夹菜，明显的一脸喜欢。老爹乐呵呵的眯着自酿的农家米酒。舅妈肆无忌惮的不断的看看唐婉蓉，又瞅瞅王新春，不时还给婉蓉姑娘挤眉弄眼的。唐婉蓉很反感舅妈这种低俗举动，就说：“舅妈，你消停一会儿，好好吃饭。”

午饭后不久，村支书唐宝才领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也来拜访唐俊山，介绍说：“这是咱们白杨镇刘镇长，听说婉蓉姑娘回来了，特地来拜访的。”刘镇长把手里拎着的两个大礼包恭恭敬敬的递给唐俊山，说：“唐师傅啊，我们以前不知道婉蓉姑娘是在书记家里做事的，对你们照顾不到位，请你原谅啊。”唐俊山五十多年来还是第一回见到镇干部到自己家来送礼，慌忙说：“你们都是公家人，事情多忙着呢，我们没事，没事。”唐宝才冲唐婉蓉使眼色，说：“婉蓉姑娘，今天刘镇长是特地来唐家村办实事的，村民有些啥心愿你就代表说说，前两天大伙不是还念叨着修路吗。”唐婉蓉心领神会，立马说：“刘镇长，我们家倒是没什么事麻烦政府的，要是镇子上要为我们做点事，就把我们唐家村的路修一修吧。”“这个应该，应该的。”刘镇长连连点头，“我们回去就安排。”婉蓉舅妈在镇上做事，认识刘镇长，赶紧拉刘镇长坐下，端茶递烟，拉着唐宝才一道说闲话。

婉蓉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早的吃过午饭就往回赶。王新春开着摩托再把她送回镇子的车站，眼巴巴的看着唐婉蓉上车，离去，直到那拉着一车子人喘着粗气的小巴车消失在路面扬起的灰尘里。唐婉蓉隔着玻璃对王新春挥挥手告别后，愣愣的坐在位置上有点儿不知所措。她已经23岁了，按照农家的习俗正是谈朋友的年龄。可是自己情况特殊，在外面打了几年工，耽误了学习。念的这个财务专科，还有两年才能毕业。而且毕业后也不能回白杨镇做老师，十有八九会留在隆中工作，很可能还是个不错的单位。这一点她不用怀疑，这也就是老板郑国风动动嘴皮子的事。如果跟这个王新春谈成了，岂不成了两地分居。我是肯定不愿回黄原了，王新春愿意来隆中吗，他能来吗？怎么能让王新春来隆中呢？自己已经是老板的人了，总不能脚踏两只船吧。当然，老板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也明事理。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他，家里介绍了男朋友，人还不错，我准备交往下去了。老板会怎么回答呢？婉蓉，你这刚跟我好上咋又要交朋友？亦或是，婉蓉，我这边没关系，有可心的人就去交朋友吧。以后，你只要做我保姆就行。嗯，后面一种可能性大些。即使这样想，婉蓉心里还是觉得愧对了老板，也有点对不起王新春。

十二 市长看病也排队

十二 市长看病也排队

赵雅兰风风火火的忙碌了一阵子，忽然发现自己莫名其妙的失眠了，还带有一些妇科毛病。她有些纳闷，自己才四十多点，不会更年期到了吧？

趁着工作间隙，赵雅兰一个人去市人民医院看病。这是隆中市内最大也是医疗水平最高的医院。在医院的挂号大厅里，八个挂号窗口前都排着一长排人。赵副市长在咨询台取了一个妇科号，然后就排在队伍稍微短点的窗口等待挂号。赵雅兰一身工作女性的干练打扮，脸上没有厚重的粉黛，周身也无晃眼的金银首饰，上身一套深蓝色的西服，下身黑色西裤，静静的排在队尾。

等了二十多分钟，终于轮到她了，递上预检单后问：“妇科专家还有号吗？”

“没有了，普通的有。”

“那就普通的吧。”赵雅兰心想，反正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走到三楼的妇科门诊，门口又是乱哄哄的挤了好多人，几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一个个苦着脸坐在一起悄悄嘀咕着什么。

赵雅兰把病历丢给导医，悄悄的问：“这群女孩子哪里来的呀？”

“KTV的小姐，查身体呢。”导医也小声告诉她。

“公司体检啊？”

“不是，一个老板昨天刚查出艾滋，今天就来几波人查身体了”

“哦，原来这样。”

赵雅兰不吭声了。

隆中市这几年大搞经济开发，服务行业也随之繁荣“娼”盛，在张氏家族开发的一个商业地块上，还专门辟出了一条洗脚街，成了远近闻名的红灯区。随之而来的是性病发生率迅速升高，因为这种病隐私性强，好多人不好意思去正规医院，找外面的所谓老军医、老中医，根本治不好，结果又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人。

卫生医疗一直是赵雅兰的分管区域，看着眼前几个正值青春的女孩，她心里也是隐隐作痛，都是父母生的，也是没办法才走了这条路。她曾想过取缔这些洗脚店、按摩店，但人家明面上都是合法经营，没办法动他们，更让她头疼的是这些店背后都有或白或黑的道上朋友，搞个突击行动，警察还没出门人家就有准备了。

终于等到自己的号了，赵雅兰赶紧走进去。

“哎呀，是赵市长啊。”里面的大夫热情的打招呼。

“是我，你是？”

“我叫张小妹，我爱人钱大均是二中的老师，教过您家公子。”

“不好意思，我想起来了，钱老师的爱人。”

钱大钧是省里面有名的特级数学老师，赵雅兰慕名请他教过儿子乐乐。这个张小妹还是她帮忙调到这里来工作的。

张医生问了赵雅兰的病情，又把她带到里面仔细检查了一下身体。没查出什么明显病灶，就对赵雅兰说：“赵市长，我没查出什么毛病，估计您是工作累的，要不要叫个专家门诊的医生再查一下？”

“不必了，我想也是工作累的。”

“那我给您开点药，您多注意休息。”

等赵雅兰又去排在长长的队伍后面准备付钱取药时，一路小跑着闻讯赶来的院长张有才赶紧拉了赵雅

兰直接去了药房。

走过排队的大厅后，张院长苦笑着说：“赵市长，您让秘书来个电话，我不就提前安排了嘛，您时间多宝贵啊，这跑来跑去的至少两小时。”

“一点小毛病，兴师动众的不好。怎么这么多人，一直都是吗？”

“一直都是，大家大病小病都爱跑大医院。”

“不是有区中心医院吗，附近居民去也方便，又不要排队。”

“那些医院是可以看些普通门诊，主要是缺少好医生，去的人少。”

“大医院忙不过来，小医院没病人，这浪费小医院资源了嘛。”

“可不是，我们人民医院和医大附院一直人满为患，其他医院都很空。”

赵雅兰听了张院长一番话，觉得医疗这一块也应该动手术了。门诊病人的多少还不是什么大问题，整个医疗体系中的以药养医才是大问题，医院单凭诊疗费用收入根本活不下去，只有靠药品差价利润才能补足各项费用。这给医药生产企业的销售代表和医院以及医生之间创造了很大的利益寻租空间，一盒几元钱的药卖到患者手里就变成了几十元甚至几百元。“看病难、看病贵”成了中国医疗体系的一大特色。

全世界几百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还没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而我们这样一个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每年有大把大把的外汇去支援那些非洲的友邦和邻国，却没有钱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更令人可气的是，即使是有限的公费医疗费用，其中的80%也用于我们的那些高等级“人民公仆”身上了。

当然，以药养医也是僵化的医疗体制逼良为娼的结果。隆中人民医院这样的三级甲等医院，一个普通的门诊才15元钱。有个医生朋友曾向赵雅兰吐槽说，我们医生连动物园的一只猴子都不如，你去动物园看猴子还要几十元门票呢！赵雅兰听得哈哈大笑，心想，可不是，按国家规定，一个普通手术的手术费也才几百元，那么一大群人伺候一个病人，又是麻药又是手术的，医生的价值没有体现嘛。

为了摸清全市的医疗现状，赵雅兰又走访了一些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的情况也跟市里差不多，县人院和中医院收治了全县绝大多数病人，乡镇卫生院经营惨淡，好多已经转卖给个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耍小聪明的病人在镇卫生院拿了医生处方后，并不从医院药房拿药，而是直接到镇子上的私人药店买药了。这让好多医生也多了个心眼，看完病情也不开药方了，直接拉开抽屉，掏出药来卖给病人，至于这现金留在了医生手里还是交到了院里，就没人说清楚了。因为卫生院变成了私营单位，好多医生都没有归宿感，平时也无心工作，再加上医院也没了什么业务培训，医生整体的医疗水平下降了好多。由此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医疗水平下降导致病人减少，病人减少医生没病人看，医疗水平更加下降。

相对而言，再下一级的村卫生室管理运行的还算可以。一个全科医生，给村民看个感冒咳嗽的，工作量还是满满的，大点的村子其实还需要一个护士，医生一个人经常忙不过来。

走访完乡镇医院，赵雅兰又去拜访隆中人民医院已经退休的老院长李国民老先生，作为市政协委员他经常在两会上为本市的医疗问题出谋划策。

说明来意后，赵雅兰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老先生的讲话。

老院长对她说：“最好不要记，先听了再说，有些内容不方便记下来。”

“那好吧，您说，我听。”赵雅兰合上本子。

“中国的医疗体系目前有好多问题，有些是根上的，咱们没法改；有些不是根上的，我们可以努力努力，就像做个小手术稍微改善一下。

先说说以药养医的事。医院上上下下那么多人，政府拨款原来越少，不靠卖药根本养不了那么多人。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药便宜点，让医生给病人少开点药，时髦用语叫‘不要过度医疗’。原厂几块钱的药怎么到病人手里就翻了十几倍，这个就是采购环节出了问题。政府要想管，可以把采购权抓过

来，全市医院的药品统一采购，直接让厂家来投标，省掉以前所有的中间环节。采购过来的药品配送各医院，允许医院适当加价，譬如二十个点。

由市卫生局拟定一套医疗参考方案，对各种常规病例都给出一个合理治疗方案、用药建议。医保中心再根据这些核算治疗成本，以这些成本去考核各个医院的公费医疗费用。尽量取消不在医保范围内的药，不给医生私下里增加病人负担的机会。”

“这个建议是很好，有个别省份也在试行了，但是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赵雅兰如实告诉老院长。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根上的问题。千万不要低估了生产商的小聪明，一旦市场上某种药通过市场竞争大幅减价了，他就会找各种理由减产直至停产。然后以几乎同样的成分再申请个新药名字进入医保目录，价格再涨回来。”

“那国家药监局就这么好糊弄啊？”

“前几年不是因这事枪毙掉一个局长吗，但他这套玩法大家都学会了，谁当局长还不是一样玩。再说现在，连审查新药的那帮人也跟药厂穿一条裤子了。”

“那倒确实是拿他没办法了。”

赵雅兰心想，这个国家药监局或许也需要一个郑国风式的局长。

“您接着说，乡镇医院有办法吗，怎么改？”

“乡镇医院比较尴尬，普通的小毛病被村卫生室治了，毛病重点的病人去了县城。我们可以改变它的定位和属性，私有化是一个方向。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来办医院，跟公立医院竞争，政府只要规范管理就可以。以后谁对病人好，谁帮病人省钱，谁就能在竞争中活下来。以往医生不负责任、甚至收红包这些现象就会自然消失。

眼下我们也可以做些务实一点的工作。首先要培训医生，乡镇医院的医生要去县市级医院去培训，县市级的医生要下沉到乡镇去看病，这个要形成制度。这样既可以提高乡镇医院医生水平和治疗水平，又可以带来病人，也减轻了上级医院人满为患的负担；接下来可以在乡镇医院搞一些特色医疗，一个医院有一两个特色就可以存活下来，比方说：中医的推拿、针灸，专攻心肺，专攻肝胆，专攻耳鼻喉……

甚至还可以做老年护理，这可是一个大市场。早些年的计划生育造成了现在的养老问题，两个年轻人照顾四个老年人，时间精力都做不到，况且还有好多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更需要这些护理机构。许多乡镇卫生院地处郊区，空气和风景都适合养老，转型做老年护理有先天优势。”

“可不是，您老人家子女也不在身边吧？”赵雅兰关切的问。

“我儿子在北京，女儿在省城，节假日里兄妹俩会有一个回来陪陪我们，他们还算懂事的，蛮有孝心。大城市里房价高，房间少，人多了没法住，我们不能去，也理解他们。”老院长有点伤感。

辞别李国民老院长后，赵雅兰就找郑国风汇报准备医改的事，并把老院长的想法说了出来。

郑国风听了很高兴，说：“你看一次病，搞出一个医改来，天大的好事啊！你看，这些弊端早就有了，大家也心知肚明，就是没人去管。这就是相关利益团体在作怪，政府不作为。一个退休老人还在为医疗问题积极出谋划策，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呢？大胆去做吧！”

“我想换个卫生局长，找个得力的人帮我做点事。”

“是啊，你还有政府改革那个大头呢，不能什么事都亲力亲为。”

“把杨少良调过来吧，你不正好要他们做兼职书记吗？”

“可以，先帮你把医改弄完，锻炼锻炼。”

“怎么，你还要派其他重任？”

“是的，如果你这做得好，就派他去黄原，那个王传志做不了一把手”

“还有一个小事情，不大好意思讲，但是也算个社会问题。”

“在我这儿，有啥不能讲的，只要你愿意。”

“上次去看病，发现几个女孩子在查身体。据说是一个老板确认了艾滋病，然后就有好多人去做检查

。”

“你是想治理一下娱乐场所？”

“以前治过，没用。”

“这是一个社会现象，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必然有这些问题。政府没办法杜绝它，那就规范一下管理，控制这些疾病的传播。”

“怎么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吗？”

“国内我没听说过，国外好像这些场所都要申请牌照的，工作人员也是严格登记，而且要定期体检的，好像都是免费。”

“那我们也去做一下普查登记，然后免费体检，及时送医。”

“不要大张旗鼓的，要保证人家的隐私，可以通过红十字会之类的公益组织去做，这样容易被人家接受。你估算一下费用，如果超出政府负担就让娱乐场所的老板也承担一些，以员工健康保证金之类的名义收。”

“好吧，你好像比我更同情她们。”赵雅兰笑笑说。

“谁天生做这个，只是没有工作机会而已，不容易！”郑国风惋惜地说。

赵雅兰满脸春风的走出郑国风办公室，自己积攒多年的心思终于可以展开手脚去做了，不必顾虑张国栋那张狗脸，更不必在意卫生局长那个阳奉阴违的狗奴才，拉上市委市政府领导直接召开医改大会！

十三 嚣张的城管

十三 嚣张的城管

隆中师范附属中学是隆中的四大名校之一，学校所在的育才路也是隆中最繁忙的大街。南北方向的育才路西面是附中，东面是一排餐饮小吃，对着附中的东大门。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马路两边挤满了接送同学的车子，人行道上来回穿梭着学生家长和学生。早上，送完孩子的家长急急忙忙的赶着去上班，同学们经常像百米冲刺一样冲向教室；晚上，家长们又聚集在校门口和马路对面，翘首张望着里面走来的同学，焦急的等待着自己的小孩。

每天放学的人流高峰过后，校园的夜灯初起时，又会有一大群住宿的同学走出来，到马路对面用餐。学校也有食堂，但是品种单一，又是大锅菜，条件好的学生都不愿意在校用餐。他们宁可多花点时间走到马路对面的餐馆里，几个同学凑一桌点几个炒菜，吃得有滋有味。那价格分摊下来，比学校的份菜也贵不了多少。于是，到外面用餐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的食堂师傅就吓唬同学，外面的小餐馆都用地沟油炒菜，你们也敢吃。外面的餐馆老板听到后大笑，你们学校用的油是跟我们同一个市场批发来的，要是地沟油，大家都是地沟油。

就餐同学们多的时候，好多小餐馆就把桌子、凳子摆到人行道上。因为放学人流高峰已经过去，这条路上除了学生也没什么人，城管通常也不来管这人行道占地的事儿，餐馆老板们也很懂事，每个月都孝敬城管几百块辛苦费，大家相安无事。

沿街十几家餐馆里，有一家餐馆的生意特别好。来顺餐馆是城郊的许来顺夫妻带着女儿开的，夫妻两个做的菜地道可口，份量也足。姑娘许小丫水灵灵的一双大眼睛，白皮肤，鹅蛋脸。前来用餐的小男生们忍不住都会看几眼，好多人还心里念叨着，这么漂亮的女孩不读书真是可惜了。

今天的晚上，来顺餐馆照例是一片繁忙的景象，餐馆前面人行道上的四张餐桌也坐满了同学。与往常不同的是，餐馆里面坐了三个穿制服的城管队员，其中一个五十多岁，黑不溜秋的满脸横肉，长着一对三角眼。三个人抽着烟喝着酒，讲着一些黄色的笑话，然后肆无忌惮的放声浪笑，满屋子的乌烟瘴气。

学生们没办法，只好转到外面用餐。里面的五六张桌子一下子都空了，许来顺夫妻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也不敢发作。小姑娘不明世道，不开心可就摆在脸上了。上菜的时候，拉长着脸，狠狠的把菜盘子一扔，扭头就走。三角眼看出了小姑娘的不快，趁着醉意一把抓住她的手嚷开了：“妈了个巴子，老子来这里吃饭是抬举你，别不识抬举，给爷笑一个。”“放开！”小姑娘抽了抽手，没有拔出来。“小娘们害羞呢，老大你抱抱她。”旁边一个城管起哄。三角眼顺手一拉，真就把许小丫抱在腿上了。“救命啊，救命！”小姑娘大喊。

外面的几个高中部的男生看不下去了，冲进去就想把许小丫救出来。三角眼带来的两个同伙赶忙站起来拦学生，几个人就扭作一团。一个学生见城管力气大，眼看着自己同学要吃亏，就拿起桌上的空酒瓶对着城管的脑袋砸下去。三角眼看着这帮同学人多，自己又倒下一个人，赶紧放了小姑娘退到餐厅角落里，拔出警棍狠狠的说：“造反了，你们这帮王八羔子。”

“我靠，操你妈的，打！”同学里也不知谁喊了一声，大家抡着板凳就冲着三角眼过去了……许来顺哆哆嗦嗦扶起满脸鲜血的三角眼，说：“大哥，我送你去医院。”“滚！”三角眼嚷了一声，顾不得擦脸上的血迹，掏出电话开始搬救兵。许来顺退出来，赶紧对帮忙的同学说：“快回学校去，他们叫人来了。”同学们知道闯了祸，拉着外面还在吃饭的一道回了学校，迅速关上大门，里面锁得死死的。这边来顺媳妇带着小丫也躲到外面去了，只留着许来顺跟三个受伤的城管。

一会儿功夫，开来四五辆城管执法车。下来几十个城管，就像土匪进村一样，把附中对面的所有餐馆都砸了一遍。来到顺顺餐馆前，一个头头模样的一把拉住许来顺，问：“谁打的，跟我去找人。”

来顺只好说：“我在厨房里烧菜，没看见呢。”

“队长，是他把人放走的”三角眼赖上了许来顺。几个城管对着来顺一顿暴打，来顺瘫倒在地上，队长一脚踩住许来顺的头：“说不说？”“我说我说”来顺连连告饶。

几十个穿着制服的城管黑压压一片的向附中门口涌来，为首的几个人架着不能走路的许来顺一路拖了过来。学校门卫躲在值班室不敢出来，打电话给校长。校长让他打110报警，随后也急急忙忙骑着自行车赶来了。

“你是校长？”

“是的，你们这是？”

“你们学生打了我们人，把人交出来我们走人。”

“就是学生打了人，也应该派出所解决啊。”

“你不开门是吧，兄弟们，上！”

“等等，凡事讲个道理，你们城管也得讲道理。”

“讲道理，老子的棍子就是道理。兄弟们，砸门！”

附中的铁门做的磁实，城管们忙活了半天也没打开，一辆警车闪着红灯叫着喇叭过来了。出勤民警问明情况后，要许来顺和三角眼跟回去做笔录。城管队长不答应，一定要把打人的学生也要叫出来，并让几个弟兄把民警也围上了，民警一看势头不对，拿着对讲机呼叫增援。僵持了一会儿，直到来了一车全副武装的防爆警察后，城管们才不甘心的收了队。

城管打人事件迅速传遍了全城，隆中电视台城市调查记者当晚就去师范附中采访了几名当事人同学，又去马路对面拍了临街小餐馆的录像，镜头里那些餐馆的门面就像遭遇了一场打劫。一个被砸店的老板还把城管打人时偷拍的照片给了记者，其中一张就是城管队长踩着许来顺头的。记者又跑到医院现场采访了许来顺，许来顺对着镜头痛哭流涕的说：“城管调戏我家姑娘，学生们是为救人才打人的。”

第二天，隆中日报、电视台的城市早高峰节目，都对昨晚的城管打人事件做了全面报道。一时间，全市的舆论哗然。

冯占魁吩咐隆中日报和电视台继续跟踪报道，随后向郑国风汇报了情况。郑国风找来分管常委王成明，说：“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斗殴，城管打人总是不对的，你现在就通知城管局长去电视台给全市人民道歉，中午的电视新闻里我要看到。其他事情查清楚了再处理。”

王成明有点为难的说：“城管局长张小东是国栋的侄子，张治宏的孙子，小霸王不大听话。”

“你就去通知他，就说是我意见。”

“好吧，我马上去通知”

王成明随后就给张小东打了电话，让他放下电话就去电视台，说郑国风书记要在中午的电视新闻里看到他的道歉。

张小东是隆中最有名气的官三代，脾气暴躁，从小就以打架斗殴闻名于隆中。初中时就开始明目张胆的打同学，甚至打老师。高中阶段还曾因强奸女青年的流氓罪被公安机关扣押过。原本是判刑的，张家上下打点，又给受害人家里赔了好多钱，强奸罪变成了恋爱纠纷，张小东又活灵活现的出现在大街上。此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隆中市内的女青年晚上都不敢独自出门。

接到王成明的电话后，张小东还不想去电视台，心想，多大点事，我才不去丢这个脸呢。

他马上打了张国栋电话：“叔，我们城管上街是代表政府执法，我的人被打了，怎么反而要道歉？”

“你们这回影响太坏，郑国风都发火了，你不去谁去？”

“你们咋都这么怕他呢，信不信我做掉他。”

“你少张狂，人家北京来的，治平爷爷也让他三分呢。你这局长不想做了就不要去道歉。”张国栋气恼的挂断了电话，他有点后悔，怎么把这么个不成器的东西安排到政府部门来。

张小东没有办法，只好让秘书你拟了个稿子，跑到电视台面无表情的念了一份道歉信，期间还读错了好几个字。

看到张小东那毫无诚意的道歉，赵雅兰气呼呼的来找郑国风：“国风，我提议立即召开常委会，免去张小东城管局长的职位。”

“不忙，先让记者把他们的老底翻翻干净。”

“打人的那个队长先控制起来吧，免得又去祸害学生。”

“这个要的，以纪委的名义先双规那个队长，同时暂停本市所有区域的城管执法活动，让他们集中学习法规法纪。”

.....

果不出赵雅兰所料，纪委的车子赶到师范附中那边的城管中队时，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队长正在商量着怎么再去学校找人。

隆重日报姜大明亢奋的安排着手下去做城管打人事件的跟踪调查。看着张小东这个不可一世的小霸王终于在电视前给全市人民道歉，他有着着一股不可名状的兴奋，一定要痛打落水狗，除掉这个小霸王！隆中日报刊出的那张城管队长踩着许来顺头的照片，立刻引起了全市人民的同仇敌忾。揭发城管的信件、电邮、短消息、微博铺天盖地的向日报和电视台涌来。

焦点首先集中在豪华的城管局大楼，20层高的城管大楼在隆中是少有的高层建筑，楼下有金碧辉煌的大厅，高级的咖啡厅，餐厅。楼上还专设了娱乐休闲区，浴场、按摩、K歌、会所、影院，每天都对外开放。这幢造价高达几十亿人民币的大楼，居然没有一分钱政府拨款，全部来自城管自己创收的收入和银行贷款。

有离职的城管内部人士爆料，全市城管十个中队，每个中队都有创收指标，从几百万到上千万，所在街道不同，任务也不一样。经济开发区的指标最高，每年要上交一千万。那个中队长不仅收取开发区内所有餐馆，酒店，娱乐业的管理费，还直接经营几家高级会所，是张小东的铁杆兄弟。

张小东本人历次开会的新闻照片也被网友扒拉出来，名表发烧友鉴定：照片里张小东戴的均是名表，价值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这位城管局长大人的座驾随即也被曝光，是一辆伍佰多万的意大利高级跑车。

一位被城管打伤的建筑包工头向日报记者反映，张小东带领城管参与了多起暴力拆迁，有两起还闹出了人命案子。其中一起是河东老居民区的改造，有两家钉子户提了过高的现金补偿要求，开发商没法答应。在其他住户搬走了以后，开发商就断水断电，逼着这两家走，结果把这两家的年轻人给赶走了，老人就是不走，说死也要死这里。开发商没办法找到张小东，张小东就让手下半夜里下手，强行把老人拖出屋子，随即用铲车把房子铲平。没想到为首的城管队长没仔细查房，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留在房间里被生生活埋。

另外一起，更加令人气愤！是市郊的一处民房，房主人到处打工好不容易建起了一幢两层的小洋楼，也是面临着拆迁。村干部私吞了大量的开发商补偿款，给这家的补偿费用还不够盖一套小平房。村支书领着城管的拆迁队过来时，这家男主人躺在压路机前对司机说：“有本事从我身上碾过去。”现场城管队长电话请示张小东后，大手一挥，压路机真的就开过去了！

当时这两起案子都传遍了隆中市，但是都压在了张国栋的权力大手下，新闻不准报道，公安不准立案。最后都是连哄带骗用钱解决问题，这使得小霸王张小东名震隆中，更加的肆意妄为。

郑国风指示公安，对隆中日报报道的两起拆迁旧案要重启调查，要还事实真相，要还死者公道。

隆中的市委常委会专门讨论这次的城管打人事件。常委们手里一人一份由宣传部组织的材料，历数了城管近年犯下的累累罪行以及张小东本人贪污受贿的巨大嫌疑。

郑国风举着材料对大家说：“痛心哪，朗朗乾坤，共产党的天下，居然还有土匪一样的执法队伍。大家说说。”

“鉴于张小东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我建议立即双规。”王成明首先表态。

“抓一个张小东不解决问题，整个城管系统都要整治。”赵雅兰补充说。

“日报记者调查了10个城管中队长的背景，有5个是张小东社会上的小兄弟，公安系统里留有案底是7个。另外，10个中队长都在外面有情人或二奶。”

“城管这块的职能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把他们的执法权收一收。”

“对啊，把市容市貌的管理落实到街道和派出所，道路秩序本身就有交巡警维持。”

“交警警力不够啊，现在连乱停车罚款也由城管去做了。”

“城管的主要工作就是整治街头的小商小贩，我们主动划一些路段，非上下班时间允许小商小贩出来。”

“那还是影响交通的，最好能划些不影响交通的小区、广场，就让小商小贩集中在那里，收取适当管理费，以便清洁整理”

“如果小商小贩的问题能够解决，城管要做的事情还真不多了。”

“是的，其他市容市貌问题还给街道和派出所，也不增加多少工作量。”

“还可以发动志愿者，让那些退休的大爷大妈参与治理。发放一定的补贴，总比养着这帮大爷强，总给政府抹黑。”

是啊，养着这帮大爷，还总给政府抹黑。为什么还养着他们呢？郑国风心里也在暗暗的问自己。城管的诞生本身就是个怪胎，全国也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和归口，各个地方都是各自为政，甚至连个统一的制服都没有，像极了抗战剧里的那些伪军，也就是我们说的二鬼子。政府有那么多的执法行政部门，不知是哪个王八蛋想出来，设立这么一支城管执法的队伍，初衷居然是仅仅为了对付小商小贩。滑稽得就像国家的反腐败一样，照理来讲，腐败就是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检察院，法院都是现成的，愣是要设立一个反贪局，反贪局设立后贪污腐败也没见少，反而像病毒一样越来越多了。如果上层领导头脑里有一丝丝清醒，就会想到从根源上查找原因。但是，奇葩的是，我们又多了一个机构，预防贪污腐败局，以显示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治理，形式永远大于实质，口号永远大于行动。拿定主意后的郑国风开始总结发言：

“在座的常委同志都发了言，尽管意见不一样，建议不一样，但大家的认识都是共同的，那就是这支城管队伍已经彻底烂掉了，它成了我们健康社会的一个毒瘤，必须割除。我建议：一，对张小东立即双规，涉及违纪的党纪处理，涉及违法的移交法律部门；二，撤销城市管理执法局，解散城管队伍。以往城管涉及打砸案件责成属地公安查办，劳动局合理分流相关人员；三，各区县为小商小贩划列部分允许活动的领域，由街道和派出所联合管理。”

常委们一致鼓掌通过，张国栋的脸又像笑又像哭。

十四 省委书记的中庸之道

十四 省委书记的中庸之道

眼看着政府换届方案日趋清晰明朗，舆论形势也是非常有利，郑国风想着该去省委做一下汇报了，于是就让李晓成约了司机去省城。

因为隆中去省城有三个多小时的路程，第二天市委一号车早早的出了市委招待所，司机小王专心开着车，想赶在上班高峰前进入外环高速路，谁想一场飞来横祸从天而降！在解放路人民路的交叉口，一辆解放大卡顶着红灯硬生生的撞了上来，小王避让不及，被大卡拦腰推了出去，市委一号车空中翻了一圈后四轮朝上掉落在十多米外的草坪里，小王满头鲜血的躺在方向盘下……

接到秘书李晓成打来的电话，郑国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昨晚，好久没有联系的老同学范希成没来由的打了唐婉蓉电话找郑国风，简单寒暄几句就切入正题，问郑国风是不是第二天去省城，郑国风说是。范希成就告诉他，有人想在途中针对他行动，电话已被跟踪，让他把手机丢在车上随司机走，自己带两个警卫人员改乘高铁。

郑国风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

第二天他带着两名配枪公安便衣，三人悄悄去了高铁站，郑国风手里拿了唐婉蓉的手机。由于李晓成一直跟车在一号车后面，事发后马上报了警，司机小王因为事先有了警告，开车比较警觉，卡车撞过来时紧急做了避让，虽然车翻了，但也只是腿部骨折，头部轻伤并受了些震荡。肇事司机出事后显得很冷静，并没有逃跑，老老实实跟交警回去做了笔录，交代说头天晚上喝了酒，早上赶着去送货，结果出了事。

有人想针对自己，郑国风早料到了，但没想到的是对方用这种极端无耻的方式来阻止这场改革，更没想到的是范希成神通广大居然有这种消息来源，难道他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只是因为同学关系才救了他？

郑国风按约来到省委陈文远书记办公室时，文远书记颇感意外，他也是刚刚接到赵雅兰的汇报，正在担心郑国风在什么地方。郑国风就把事情经过简单做了汇报，文远书记听后马上电话给省公安厅，吩咐他们派武警去隆中秘密押回肇事司机，单独审讯。

国庆期间隆中的游行事件已经报告省委了，郑国风的处理方式让文远书记暗暗赞叹，心想就是换上自己，恐怕也不敢这样放开舆论去争论一件有重大政治风险的事，年轻人就是浑身是胆啊！

为了隆中的试点改革，文远书记亲自去了趟北京。先后拜访了书记处、中组部、中办，把郑国风的改革设想与他们做了些交流。书记处书记表示，改革精神可嘉，但这事不归书记处管，中央也没讨论过这件事；中组部则明确否定，这不符合组织原则，除非有政治局的指导意见；中办主任则很为难的告诉文远书记，几位首长这段时间忙着处理经济和外交事务，根本没时间和精力过问隆中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政府改革问题，至于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还是由你们省委自己掂量着办。

文远书记只得苦笑着退回，是啊，现在有许多迫在眉睫的大事等着中央去处理呢！宏观经济增速连续下滑三个季度了，中央政府放出十几万亿的天量贷款去投资基建，建筑材料需求猛然扩大，价格上涨一下子带动了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要不是国家价格管制，估计连自来水的价格也要翻番了。美国佬一边限制高科技领域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一边嚷着要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强迫中国大量进口农产品，搞得中国政府疲于应付。

拜访完中央部门，陈文远又去看望自己的老首长。老首长以前分管经济和金融工作，刚从上一届政治局退下来。见到文远书记来看他，很开心的说：“以前家里门槛都被踏破了，现在可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难得你还想到来看我。”

“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请教您哪。”陈文远开门见山。

“你们那个孙猴子郑国风把你忙坏了吧？”

“可不是，这趟来北京就是为他，已经跑了几个衙门了。”

“吃闭门羹了吧，这可是你们中原省自讨苦吃的。”

“差不多是这样，谁让我们穷折腾呢。”

“勇气可嘉呀，总要有有人先走这第一步的。”

“就怕高层意见不统一，走不下去啊，我倒是没什么，主要担心郑国风不保，就可惜了。”

“他不贪不拿，又是朝中有人，政治前途应该还在。”

“您是说改革可能走不下去？”

“有可能，大环境不好，要化解一切不稳定因素。”

“全球金融危机后，大环境什么时候好过，还不是各大央行拼命放水维持这经济命脉。”

“是啊，动不动就来个几万亿的大刺激，就是通货膨胀刹不住脚。”

“房价涨到天上去了，物价也在往上蹿，老百姓吃不消啊。”

“现在是要面子不要里子，只要鸡屁股（GDP）能保住，其他都靠边站。”

“鸡屁股就这么重要吗，美国人增加一两个点，日子也很好过啊！”

“不知哪个天才讲的，中国鸡屁股增长低于6个点，就会引起失业潮，所以官方数据一定是大于6的。去年按照行业数据测算，实际的增长数据也就4个点左右了，好像也没有失业潮嘛。你看看这帮经济学家是多么的误事！”

“可不是，好多经济学家就是专门替政府吹喇叭的，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这年代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像你们这样冒着风险干点实事的就更少了。”

“我们也只是摸索一下，还要看大领导的意思。”

“前任领导的僵化思想还在影响着这一代领导层，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允许你们搞农村自治改革，已经是下了很大决心了。再往上级政府改，估计也就是蜻蜓点水搞个试点，不会让你们往前走了。你们还是在发展经济上动动脑筋吧。”

老首长一辈子从事经济工作，他亲眼见证了货币增发后，房价物价坐上火车一路狂奔到现在。退休前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他建议把货币政策收一收，不要撒那么多的麻辣粉（中期借贷便利）出去，逼迫那些高杠杆运行的企业主动降降杠杆。中央银行只要保证银行体系不出事就可以了，其他企业和个人该破产就破产，不能都赖在国家身上。刺激经济不能单纯依靠银行释放流动性，那就好比饮鸩止渴。真正要刺激经济，还可以动用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比方说，减费降税，放水养鱼，让利给企业和个人，增加居民收入。还可以打破各个行业的垄断门槛，鼓励外资和民营企业参与进来，政府要放开手，不能管得太多。他还举例说，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几家大的私营企业，没有一家是政府规划和培养起来的，那都是政策放开人家自己找到市场空白发展起来的，都没有要国家一分钱投资。相反，国家投了许多钱给那些政府支持的单位，都没有什么产出或成果，形成了巨大的浪费。国家要把钱花在全国老百姓的福利支出上，在教育、医疗、住房上减轻老百姓负担，才可以真正刺激民间消费，从而带动产业发展。可惜的是，老首长的发言并没有得到主要领导人的认同。当时的形势，没有哪个主要领导人有力和魄力去收缩经济泡沫。眼看着宏观货币（M2）短短七年间从100万亿扩张到200多万亿，老首长只能暗自叹息，遗憾退休。

陈文远在北京这么走了一大圈，忽然发现，偌大这么一个国家首府，就像一辆老掉牙的牛车在吱吱呀呀、晃晃悠悠的运转着，大家都盯着自己眼皮底下的那点事，谁也不关心这辆牛车还能运转多久，能走多远。

文远书记已经是62岁的待退休老人了，按照省部级的65岁年限，他也只有3年的时间留在中原的政治

舞台。如果想太平平的干到退休，他大可不必支持郑国风这么大闹天空式的政府改革，但是就这样干到退休，他心里又有很多遗憾。自己是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高级干部，亲眼目睹了农村土地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看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活力。如今的改革是真正到了深水区，如果执政者没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去改变这个国家体系，那么最终就可能是一场暴力革命来摧毁这个腐朽落后的国家机器，由此整个国家和民族将会陷入巨大的社会动荡。他不想这么碌碌无为的度过政治生涯的最后三年，面对郑国风这样能够敢为人先，勇于改革的后来者，为什么不支持他闯出一条利国利民的生路呢？对于把党的领导通过人大去实施执行，是一个很好的党政分离途径，政府由人大选举出来，党领导人大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监督政府，这样就有了真正的权力监督，以往的党媒姓党不替人民说话的做法是应该彻底抛弃了。但是，为了堵上那些指责放弃党的领导的反对派的口，他还是让郑国风给这次党政分离戴一个党政合署办公的帽子，毕竟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有政府公职嘛。

省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张治平派出去调查郑国风的人也回来汇报了，郑国风只有在隆中钢铁公司的资产重组中，让自己的夫人参与了投资引荐，这有些不符合原则，但是据隆中钢铁公司方面反馈，这是他们董事长主动要求郑国风推荐投资人的，而且整个过程也是中规中矩的，应省国资委要求，第三方审计还出过审计报告。张治平当然知道查不出什么硬核，但就这点，也可以给郑国风一个警告之类的处分，免得他目中无人。

拿定主意后，张治平就上文远书记那里汇报郑国风问题的调查结果，并且理直气壮的建议给予党内纪律处分。

文远书记笑笑说：“治平哪，如果说郑国风的家属直接参与了投资，那肯定要处分，但是人家只是一个中介方，而且也是以国企金融公司名义引来的外资，收取的也是合理的中介费，硬要给个处分，我有点儿说不出口呀！”

张治平瞪大眼睛问：“难道不处分，这可是中纪委转下来的！”

“当然不是，可以给个口头警告嘛”文远书记不以为意地说，“昨天组织部来问华阳市市长人选，我看了几个候选人都大不满意，你有什么人推荐吗？”

“这个.....，隆中市常务副市长张国栋倒是跟我提起过，希望换个地方，主要是跟郑国风合不上节拍。”张治平有点难为情。

“举贤不避亲嘛，可以考虑，先去做副市长代市长，换届后转正”文远书记大度的说。

“文远书记，那就先替国栋谢谢你了。郑国风的事情就按刚才谈话精神汇报上去，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张治平有点喜出望外，没想到陈文远为了郑国风，竟然这么痛快的拿出一个市长的位置来回报他。他当然也不能在郑国风的问题上死缠着不放了，在接下来的省委常委会上，张治平为隆中市的换届选举改革方案也投了赞成票。

因为前期换届选举方案的公开以及广大市民充分参与的大讨论，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开展得井然有序。有些缺憾的是，人大代表的竞争并不激烈，很多市民还不习惯去主动申请参选人大代表，有些区分块的选举区域最终还是由组织出面推荐几个候选人，大家再差额选举，但是不管怎么说，最终也产生了真正的民选代表，民选代表们又差额选出了各个县（区）长。八位联名告状的县（区）委书记有五位顺利当选了人大常委会主任，三位主动要求调动工作的，市委也给安排了，郑国风并没有因为检举信而让他们穿小鞋。

在省公安厅的直接干预下，那位肇事司机终于扛不住压力交代了幕后黑手，警方顺藤摸瓜，透过层层中间人后，最终指向了张治宏、张小东。鉴于张小东已经双规，张志宏身份特殊，陈文远书记指示公安厅再把证据链理一理，暂不要动嫌疑人，等隆中的换届选举结束后再拿人。

县级政府的换届打着党政合署办公的旗号，顺顺当当的完成了改选，或许新当选的县长还不习惯当一把手，去主动执政；但是，郑国风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的政府模式会慢慢的生根发芽。

接下来就轮到市级政府的改选了，赵雅兰调侃郑国风：“你这个大书记，马上就要革自己的命了，舍得吗？”

“如果能用自己的前途去换国家的前途，何乐而不为呢？”郑国风大气的回答赵雅兰。

在这资讯发达的时代，隆中地区县级政府的改革很快传遍了全国，甚至连国外媒体都有了报道。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央政府选择的一个试点改革，据此认为新一届中央重新开始了革命性的改革。为了表示欢迎和肯定，不少外国政要不吝赞美之词，说中国从此将走向民主之路。

负责引导舆论舆情的中宣部首先坐不住了，这么重大的改革试验省里面说做就做了，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现在想控制也来不及了。更让他们为难的是，中原省委把本次改革的汇报总结发给了国办和中办，并且明确请示，如果中央没有意见，隆中市政府的换届也将采取新的模式进行试点。

中央常委会终于开始讨论中原省提交的改革问题了，大家讨论的焦点是改革倾向性，到底是削弱了党的领导还是加强了党的领导。二号首长认为，表面上看是削弱了党对政府的直接领导，但长远来看，更有利于党的领导，因为党委离开政府的一线领导后，更能代表广大群众监督政府，为人民群众说话办事。一号首长也肯定了隆中的做法，认为党的领导还是有保证的，人大代表名额直接下发党内以及党的委员会书记兼任人大主任这种做法很好，还是体现了党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的。也有首长认为，隆中的改革步伐迈得太快了，造成了这么大影响，搞得中央层面有些被动，郑国风不宜继续留在隆中了……

中央的批复很快下到了省委，同意隆中市试点改革，建议省委另选隆中市委书记，郑国风同志中央另有任用。

文远书记拿着这批示，有些纳闷，这改革中央是肯定了，按理应该是让郑国风继续留在隆中或者省里啊，没必要另有任用啊？那就等等吧，保不准，任命也很快到了。由于张国栋的调离，赵雅兰高票当选了隆中市长，在接下来的任期里，她将主刀隆中市政府的机构精简和人员分流。郑国风并没有如大众预期那样当选市人大主任，而是由市委副书记许忠仁当选。

赵雅兰悄悄问郑国风：“是不是要升官了？”

“不一定哪，可能要失业了，文远书记说省委暂时无法安排我呢。”郑国风叹口气，不置可否。

看着自己力主的改革得到中央的试点肯定，郑国风觉得到隆中这一趟已经是不虚此行，至于个人的去向其实不那么重要了。纪委已经把他的问题调查清楚，对于他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错误的指控已经不存在，上面又能怎么他呢？

两周后，一纸调令终于揭开谜底：任命郑国风同志为国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上集完）